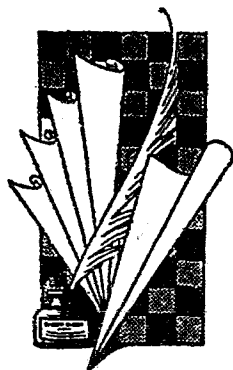


現代創作散文選

新編文學讀本



上海中央書行
印書店



11818
4210

MG
72/1
529

編 輯 乃 姚
選 文 散 作 創 代 現

1 9 3 5

行 印 店 書 央 中 海 上



3 2173 7564 5

編者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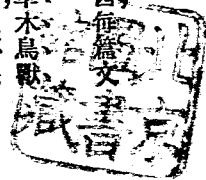
我一向愛寫散文，也愛讀各個作家的散文。我覺得散文是文學中最有真實性的東西，每篇文字裏沒有含着虛偽做作的腔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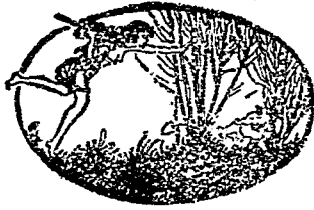
產生散文的主體，是由於性靈情感的流露，所以它的範圍是非常的廣泛，無論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以至於痛哭狂笑，憂慮喜悅憎惡愛好……及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的一切，只要是情之所感，都能發揮為散文。

近代寫作散文最努力而達到成功的高峯的人，我們當然要推崇到魯迅先生了；他的朝華夕拾、三閑集、而已集、熱風華蓋集等，都是轟動文壇的力作。其內容的充實，可想而知。其他如周作人先生的自己的園地、澤瀉集、談龍集，及冰心女士的寄小讀者等，也是很好的作品，本文選對之極為注重。

本文選的作家有二十餘位，都是在現實文壇上很有佳譽的人。而編者對於選材方面，抱着適合各人的閱讀為宗旨，凡內容枯澀的作品概不選入。

姚乃麟一九三五，三，八。上海。





現代創作散文選目錄

姚乃麟編

稿者明記	姚乃麟	一
勇拂集序	林語堂	一
祝土匪	林語堂	四
給玄同先生的信	林語堂	七
論性急爲中國人所惡	林語堂	一一
蒼蠅	周作人	一四
烏篷船	周作人	一七
苦雨	周作人	一九
狂人日記	魯迅	二二
黃花節的雜感	魯迅	三四
過客	魯迅	三六
棹沈叔微	徐志摩	四三
巴黎的鱗爪	徐志摩	四五

我所知道的康橋	徐志摩	六三
寄小讀者(一)	謝冰心	七三
寄小讀者(七)	謝冰心	七五
寄小讀者(十四)	謝冰心	七八
寄小讀者(二十八)	謝冰心	八三
夢	謝冰心	八五
蓬萊美景	黃蘆隱	八七
疲倦的母親	許地山	八九
落花生	許地山	九一
途中	倪貽德	九二
北國的微音	郁達夫	九三
一個人在途上	郁達夫	九八
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	郁達夫	一〇五
野花	向培良	一一〇
六封書的第一書	向培良	一一四
第一天到巴黎	徐霞村	一一五

我的庭園.....	謝六逸	一一八
作了父親.....	謝六逸	一一九
海燕.....	鄭振鐸	一二五
不速之客.....	鄭振鐸	一二八
宴之趣.....	鄭振鐸	一三二
蟬與紡織娘.....	鄭振鐸	一三八
歸也.....	王世穎	一四一
倥傯.....	王世穎	一四二
曹娥早渡.....	王世穎	一四四
塵囂裏.....	王世穎	一四六
送妹.....	王世穎	一四八
觀音.....	徐蔚南	一五〇
初夏的庭園.....	徐蔚南	一五三
快開的紫藤花.....	徐蔚南	一五四
我的快活.....	徐蔚南	一五七
草率負了秋光.....	徐蔚南	一六〇

白種人——上帝之驕子	朱自清	一六二
溫州的踪跡	朱自清	一六五
葉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朱自清	一七一
葉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俞平伯	一八〇
湖樓小擷	俞平伯	一八八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俞平伯	二〇〇
長安道上	孫伏園	二〇六
愁來碰人	臧克家	二一五
小品六章	郭沫若	二一七
夕陽	郭沫若	二二一

現代創作散文選

剪拂集序

林語堂

據說出文集是文人的韻事。在作者死後，朋友們替他搜集遺著以表示其愛好珍惜者且勿論，在作者生時刊行的，至少也應有悲歡交集的一種感慨，然而在我却是如枯木似的，一點的蓬勃的氣象也沒有。我惟感慨一些我既往的熱烈及少不更事的勇氣，顯然與眼前的沉寂與由兩年來所長進見識得來的沖淡的心鏡相反襯，益發看見我自己目前的麻木與頑硬。這自然會種種的原因。一是自己年齡的不是，只能怪時間與自己。一是環境使然，在這北伐業已完成，訓政將要開始，天下確已太平之時，難免要使人感覺太平人的寂寞與悲哀。

在這太平的寂寞中，回想到兩年前「革命政府」時代的北京，真使我們追憶往日青年勇氣的壯毅及政府演出慘劇的熱鬧。天安門前的大會，五光十色旗幟的飄揚，眉宇揚揚的男女學生的面目，西長安街揭竿拋瓦的巷戰，哈達門大街赤足冒雨的遊行，這是何等的悲壯，國務院前曝刺的鎗聲，東四牌樓沿途的血跡，各醫院的奔走昇屍，北大第三院的追悼大會，這是何等的激昂，其實，拿三一八屠殺而論，通共不過殺了四十八個青年，這是長了兩年見識的我們，還值得大驚小怪嗎？然

而在當日，却老老實實不知墮了多少青年的眼淚，激動多少青年的熱血，使青年開過幾次的追悼會，做過幾對的輓聯，及擬過多少紀念碑的計劃。到如今，紀念碑一個沒會成立，（除去燕大魏女士以外，劉和珍是沒有的）不但往日的熱血與悲哀，憤慨與眼淚，只剩下冷冰冰的紙上空文，甚至欲再觀一個青年烈士追悼會而不可得。這種活潑有生氣的青年團結大概是再看不到了。我們朋友當中做無名英雄的固然不少，而往日的學者與教授，正在效忠黨國的也自願不乏人。時代既無所用于激烈思想，激烈思想亦將隨而消滅。這也是太平人所以感覺沉寂的原因。

有人以為這種沉寂的態度是青年的拓落，這話我不承認。我以為這只是青年人增進一點自衛的聰明。頭顱一人只有一個，犯上作亂，心志薄弱，目無法紀等等罪名雖然無大關係，死無葬身之地的禍是大可以不必招的。至少我想如果必須一死，來為國犧牲，至少也得一班親友替我揮幾點眼淚，但是這一點就不容易辦到，在這個年頭，所以從前那種勇氣，反對名流的「讀書救國」論，「莫談國事」論，現在實在良心上不敢再有同樣的主張。如果學生寄宿舍沒有電燈，派代表去請校長裝設，這些代表們必要遭校長的指為共產黨徒，甚至開除，致于無書可讀，則寄宿舍代表愚見亦大可以不必做，還是做年輕的順民為是。校事尚如此，國事更可知了。這一點的見解是于「莘莘學子」實在有益的。

所以這書中的種種論調，只是一些不合時宜的隔日黃花，讀者也儘可以隔日黃花視之，好在作者並無立說立言，藏諸名山，傳諸其人的夢想。激烈理論是不便于任何政府的，在段祺瑞的「革

命政府」提倡激烈理論是好的，但是在這革命已經成功的時代熱心于革命事業的元老已不乏人，若再提倡激烈理論，豈不是又與另一個「革命政府」以不便這是革命前後時代理論上應有的不同。

然而我也頗感覺隔日黃花時代越遠越有保存之必要，有時夾在書中，正是引起往日郊遊感興的好紀念品，愈在醜陋的城市中過活的人，愈會想念留戀野外春光明媚的風味。太平百姓越寂寞，越要追思往昔戰亂時代的鎗聲勇氣是沒有了，但是留戀還有半分。遠客異地的人反要做起銅紙招魂無謂的舉動，南下兩年來，反使我感北京一切事物及或生或死的舊友的可愛。魂固然未必招得來，但在自己可得到相當慰安，往日的悲哀與血淚，在今日看來都帶一點渺遠可愛的意味。所以我只把這些零亂粗糙的文字，當做往日涉足北京文壇攝來的軟片。攝照的工藝實在粗糙的很，又未經照相專家照例應有的修改。不過所照的當日正人君子學者名流的影子實在多，而因為是偶爾隨興所撮攝的，正人君子又不曾刮臉修髮正襟危坐來向我排八字脚，事後又未加以點綴修飾，所以正人君子的面孔看來仍舊逼肖而特別親切。在當日是無何等意義的，時移境遷看來也就別有傳趣。雖然還是粗糙的很，却也索性粗拙為妙。這就是我所以收集保存他的理由。或者因為所照的學者名流，當日雖是布衣，現在都居榮官顯職，將來一定還要飛黃騰越，因而間接增加這些他們布衣時代的遺影的價值，也是意中事吧？吾文集之無聊，于此已可想見。

十七，九，十三。

（選錄剪拂集）

祝土匪

林語堂

莽原社諸朋友來要稿，論理莽原社諸先生既非正人君子，又不是當代名流，當然有與我合作之可能，所以也就慨然允了他們。寫幾字湊數，補白。

然而又實在沒有工夫，文士們（假如我們也可冒充文士）欠稿債，就同窮教員欠房租一樣，期一到就焦急，所以沒工夫也得擠，所要者擠出來的是我們自己的東西，不是挪用借光販賣的貨物，便不至于成文妖。

于短短的時間，要做長長的文章，在文思遲滯的我不行的。無已，姑就我要說的話有條理的或無條理的說出來。

近來我對於言論界的職任及性質漸漸清楚。也許我一時所見是錯誤的，然而我實在還未老，不必裝起老成的架子，將來升官或入研究系時再來更正我的主張不遲。

言論界依中國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來說話不可。這也是祝莽原、恭維、莽原的話，因為莽原即非太平世界，莽原之主稿諸位先生當然很願意揭竿作亂，以土匪自居。至少總不願意以「紳士」「學者」自居，因為學者所記得的是他的臉孔，而我們似乎沒有時間顧到這一層。現在的學者最要緊的就是他們的臉孔，倘是他們自三層樓塗到樓底下，翻起來時，頭一樣愁。

到是拿起手鏡照一照看他的假鬚鬚還在乎金牙齒沒掉麼？雪花膏未塗汚乎？至于骨頭折斷與否似在其次。

學者只知道尊嚴，因為要尊嚴，所以有時骨頭不能不折斷，而不自知，且自告人曰：我固完膚也，嗚呼學者嗚呼所謂學者！

因為真理有時要與學者的臉孔衝突，不敢為真理而忘記其臉孔者，則終必為臉孔而忘記真理，於是乎學者之骨頭折斷矣。骨頭既斷，無以自立，於是「架子」「木脚」「木腿」來了，就是一副銀腿銀腳也要覺得討厭，何況還是木頭做的呢？

托爾斯泰曾經說過極好的話，論真理與上帝孰重。他說：以上帝為重于真理者，繼必以教會為重于上帝，其結果必以其特別教門為重于教會，而終必以自身為重于其特別教門。

就是學者斤斤于其所謂學者態度，所以失其所謂學者，而去真理一萬八千里之遙。說不定將來學者反得讓我們土匪做。

學者雖講道德，士風而每每說到自己臉孔上去，所以道德，士風將來也非由土匪來講不可。

一人不敢說我們要說的話，不敢維持我們良心上要維持的主張，這邊告訴人家我是學者，那邊告訴人家我是學者，自己無貫澈強毅主張，倚門賣笑，雙方討好，不必說真理招呼不來，真理有知亦早已因一見學者臉孔而退避三舍矣。

惟有土匪，既沒有臉孔可講，所以比較可以少作揖讓，少對大人物叩頭。他們既沒有金牙齒，又

沒有積釀，所以自三層樓上滾下來，比較少顧慮，完膚或者未必完膚，但是骨頭可以不折，而且手足噴臉，就使受傷，好起來時，還是真皮真肉。

真理是妒忌的女神，歸奉她的人就不能不守獨身主義，學者却家裏還有許多老婆，姨太太，坑老媽，通房丫頭，然而真理並非靠學者供養的，雖然是妒忌，却不肯說話，所以學者所真怕的還是家裏老婆，不是真理。

惟其有許多要說的話，學者不敢說，惟其有許多良心上應維持的主張，學者不敢維持，所以今日之言論界，還得有土匪傻子來說話。土匪傻子是顧不到臉孔的，並且也不想將真理販賣給大人物。

土匪傻子可以自慰的地方，就是有史以來大思想家都被當代學者稱爲「土匪」「傻子」。並且他們的仇敵也都是當代的學者，紳士，君子，士大夫……自有史以來，學者，紳士，君子，士大夫都是中和穩健，他們的家裏老婆不一，但是他們的一副面團團的尊容，則無古今中外東西南北皆同。

然而土匪有時也想做學者，等到當代學者天滅殤亡之時，到那時候，却要請真理出來登極。但是我們沒有這種狂想，這個時候還遠着呢，我們生于草莽，死于草莽，遙遙在野外莽原，爲真理喝采，祝真理萬歲，於願足矣。

只不要投降

一九二五，十二，二十八。

（選錄莽原）

給玄同先生的信

林語堂

玄同先生：

我剛剛讀過你的寫在半農給啓明的信底後面一大著，使素非「激昂慷慨」的我也要跟人豕「瞪眼跳脚拍桌子」，忍不住也來插說幾句，也借此可以聊補我對於語絲逃懶足足兩個整月之過。近來正想做一點文章，適來了先生瀟灑幽默之大文，再好的題目沒有了。

未入正題，先說一句閒話：半農先生的信裏頭有一句恭維先生的話而為先生所璧還者（我是先讀先生之「璧還」然後讀半農先生之原璧）。半農想念啓明先生之溫文爾雅，先生之激昂慷慨，尹默先生之大棉鞋與厚眼鏡……此致語甚好，先生何必反對？但是我覺得這正合拿來評近出之三種週刊：溫文爾雅、語絲也（此似乎于自誇姑置之）、激昂慷慨、猛進也、穿棉大鞋與帶厚眼鏡者、現代評論也（現代評論）的朋友們不必固謙，因為穿大棉鞋與帶厚眼鏡者學者之象徵也；現代評論、冠冕堂皇、威儀棣棣的學者無疑，且不失其「出」與「入」之分也。固然，激昂慷慨不必限于猛進，溫文爾雅不必限于語絲。此亦猶厚眼鏡（學者之象徵）不必為尹默先生所獨有，而可于玄同身卜求之耳。

閒話少說，言歸正傳。先生的「歐化的中國」論及「各人自己努力去變象」的話，說的痛快

淋漓，用不着弟來贊一詞。此乃弟近日主張，且視爲惟一的救國辦法，明白淺顯，光明正大，豈稱可聽，聽不容疑惑者也。故不妨借題發揮來多說幾句。弟近有「孫中山非中國人」（卽思想歐化精神歐化習慣歐化的中國人）之論，其見地主張，完全與先生所持一致。弟本來以爲是國通共有一位偉人，近日細想，此一偉人乃三分中國人，七分洋鬼子（此乃痛心話，若有人以爲兜玩笑的話，也只好由他去罷），然則欲再造將來的偉人，亦惟在再造七成或十足的洋鬼子而已，此理之最明者也。半農先生在巴黎想起青雲閣琉璃廠來，因而有「中國國民內太多外國人」的謬論（只可當他爲謬論），謂「在國外鬼混了五年，所得到的也只是這一句話」。此乃半農在外留學五年所致。若僅僅留學一年半載，或回國天天看國內日報張三打李四王五請趙六喝白乾的新聞，只會感覺到國內外國人太少，不會有外國人太多之嘆。卽以弟個人而言，今日之主張，亦係回國後天天看報之結果，此弟一年來思想之變遷也。

今日談國事所最令人作嘔者，卽無人肯承認今日中國人是根本敗類的民族，無人肯承認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近日孫先生之死，雖有了不少的名士照例來奉揚助祭，做輓聯，察其語調，一若甚舒服自在者，然而其實爲國悲感者絕少，一若高調一唱，將來中國定然有望。惟其不肯承認今日中國人是根本敗類，奴氣十足，故尙喜歡唱高調，尙相信高調之效力（廢督裁兵略國民會議略，護憲略，拒賄略……等等花樣甚多），故此高調終爲高調而不能成爲事實。惟其不肯承認今日中國人是根本敗類，故尙有敗類的高調盈盈吾耳（如先生所舉「趕走直脚鬼」、「愛國」

及「國民文學」三種，及什麼「國故」「國粹」「復辟」都是一類的東西，尚沒人敢毅然贊成一箇歐化的中國及歐化的中國人，尚沒人覺得歐化中國人之可貴。此中國人爲敗類一條，不承認，則精神復興無從說起。

誠然今日最重要的工作在于「針砭民族卑怯的癱瘓，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切開民族昏憤的癰疽，閹割民族自大的風狂」（啓明先生的話）。然弟意既要針砭，消除，切開，閹割，何不爽快快行對症之針砭術，給以根治之消除劑，施以一刀兩斷猛痛之切開，治以永除後患劇烈的閹割。今日中國政象之混亂，全在我老大帝國國民癱氣太重所致，若惰性，若奴氣，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識時務，若無理想，若無熱狂，皆是老大帝國國民癱氣，而弟之所以信今日中國人爲敗類也。欲一拔此類喪不振之氣，欲對此下一對症之針砭，則弟以爲惟有爽快講歐化之一法而已。固然以精神復興解做「復興古人之精神」亦是一法。然弟有兩個反對理由。第一，此種扭扭捏捏三心兩意的辦法，終覺得必無成效。且若我們願意退讓以求博一般社會之歡心，則退讓將無已時，而中國之病本非退讓所能根治者也。治此中庸之病，惟有用不中庸之方法而後可耳。（試以日本維新時代態度與中國革命後態度每較一下此點便明）第二，「古人之精神」未知爲何物，在弟尚是茫茫渺渺，到底有無復興之價值，尚在不可知之數。就使有之，也極難捉摸，不如講西歐精神之明白易見也。或者唐宋中國人不如兩漢中國人，兩漢中國人不如周末中國人，也不一定，如是則古人之精神或有可復者，故周末尙可出一個孟軻講「善養吾浩然之氣」及墨翟之講兼愛，此乃其時精神未

死之證。卽如孔子，也非常十分呆板無聊，觀其替當時青年選必讀詩三百篇，陳風鄭風選得最多，便可爲證。說到這個，恐話太長，姑置之。惟我覺得孔子，由活活潑潑的世故先生，老練官僚變爲考古家，由考古家變爲聖人，都是漢朝經師之過。今日吾輩之職務，乃還孔子之真面目，讓孔子做人而已，使孔子重生于今日，當由大理院起訴，叫毛鄭賠償名譽之損失。總而言之，就使古人有比較奮勇活潑之氣，然既一厄于儒墨之爭，再厄於漢時十四博士之經學，三厄于宋明人之理學（大學中庸是宋人始列入四書是中國人之成敗類自宋朝始之證），古人之精神已一無復存，此種之精神復興，恐怕不大容易講吧，除非有一位費希特來重新替我們講給我們聽，古人是如何精神法子。弟史識淺陋，未知吾兄有以教我乎？

野馬跑得太遠了，趕快收束吧。總而言之，我近來每覺得精神復興之必要，因爲無論國事或教育，所感覺進步最大的魔障，乃吾人一種頹喪習氣之空氣，在此空氣內，一切維新都可變出唱戲式的笑話。三十年前中國人始承認有科學輸入之必要，二十年前始承認政治政體有歐化之必要，十年前始承認文學思想有歐化之必要。精神之歐化，乃最難辦到的一步，且必爲「愛國」者所詆誣反對，然非此一步辦到，昏憤卑怯之民族仍是昏憤卑怯之民族而已。弟嘗思精神復興條件適足以針砭吾民族昏憤卑怯頹喪傲惰之癥疽者六，書于左方以待參考，不復多贅（這也可謂不識時務之我的一點鄙見，一笑）

1 非中庸（卽反對「永生生氣」也。）

2 非樂天知命（即反對「讓你吃主義」也，他咬我口，我必還敬他一口。）

3 不讓主義（此與上實同。中國人毛病在於什麼都讓，只要不讓，只要能夠覺得忍不了，禁不住，不必討論方法而方法自來。法蘭西之革命未嘗有何方法，直感覺忍不住，各人拿刀棍勒把衝打而去而已，未嘗屯兵秣馬以爲之也。）

4 不悲觀。

5 不怕洋習氣。求仙，學佛，靜坐，扶乩，拜菩薩，拜孔丘之國粹當然非吾所應有，然磕頭，打千，除眼鏡，送訃聞，亦當在屏棄之列。最好還是大家穿孫中山式之洋服。

6 必談政治。所謂政治者，非王五趙六忽而喝白乾忽而掀辮子之政治，乃真正政治也。新月社的同人發起此社時有一條規則，請在社裏什麼都可來（剃頭，洗浴，喝皮酒）只不許打牌與談政治，此亦一怪現象也。

玄同先生因爲你的一篇大文，使我謔了一大堆的廢話，未知有當否，然這回我對於語絲的謔務可盡了。願頌「歐」安，並問「化」祺，不宣。

弟語堂 一九二五，四，七。

（選錄語絲）

論性急爲中國人所惡

——紀念孫中山先生——

林語堂

記得一二月前報上載有一篇孫中山先生的談話，他說：「我現在病了，但是我性太急，就使不病，恐怕于善後會議，也不能有多大補助。」我覺得這話最能表現孫先生的性密，並且表現其與普通中國人性癖的不同。因為性急爲中國人所惡，且孫先生之與衆不同正在這「性」字上面，故使我感覺改造中國之萬分困難。如魯迅先生所云，今日救國在於一條迂謬渺茫的途徑，即「思想革命」。此語誠是，然愚意以爲今日救國與其說在「思想革命」，何如說在「性之改造」。這當然是比「思想革命」更難辦到，更其迂謬而渺茫的途徑。中國人今日之病固在思想，而尤在性癖，革一人之思想比較尙容易，欲使一惰性慢性之人變爲急性則殊不易。中國今日何嘗無思想，無主義，特此所謂主義，紙上之主義，此所謂思想，亦紙上之思想而已。求一爲思想主義而性急，爲尙理想而狂熱而喪心病狂之人，求一轟轟烈烈非貫徹其主義不可，視其主義猶視其自身革命之人則不可得，有之則孫中山先生而已。難怪孫中山有「行之匪艱知之維艱」之學說。

若由歷史上求去，性急者每爲中國人所虐待，乃至顯的事實。中國也本來不喜歡性急，故子路早已得孔子「不得其死然」的詛咒。若屈原，若賈誼，便略可爲中國性急者之代表，尤其是賈誼，然賈誼也早有蘇東坡之謔其短見。此乃中庸哲學及樂天知命道理之天然結果。徐先生的非中庸論誠是一聽天命和中庸的空氣打不破，我國人的思想永遠沒有進步的希望。」（猛進第三期答魯迅語）個人以爲中庸哲學即中國人情性之結晶，中庸即無主義之別名，所謂樂天知命亦無異不願奮鬥之通稱。中國最講求的是「立身安命」的道理，誠以命不肯安，則身無以立，惟身既立，

即平素所抱主義已拋棄於九霄之外矣。中國人之惰性既得此中庸哲學之美名爲掩護，遂使有一二急性之人亦步步爲所吸收融化（可謂之中庸化）而國中稍有急性之人乃絕不易得。及全國既被了中庸化而今日國中衰頹不振之現象成矣。即以留學生而論，其初回國時大都皆帶一點洋鬼子之急躁性，以是洋氣洋癖，時露頭面，亦不免爲同事者所覷笑，視爲不識時務。由是平時久日漸少有不變爲識時務及見世面之時賢。及其時務已識，世面已見，中庸不偏之工夫練到，樂天知命之學理精通，而官運亨通名流之資格成矣。

我覺得孫中山先生性格不大像中國人，是指孫中山先生不像現代的中國人，至於孫中山先生不能像將來的中國人，這便是吾人今日教育之最大問題。果使孫中山是像將來的中國人，那末我們也不必爲將來的中國擔憂了。要使孫中山先生像將來的中國人，換言之，要使現代惰性充盈的中國人變成有點急性的中國人，是看他們能不能現代激成一個超乎「思想革命」而上的「精神復興」運動。

豈明先生已經說過（語絲第十九期）「照現在這樣做下去，不但民國不會實現，連中華也頗危險……」心所爲危不敢不告，「希望大家注意，」誠然應希望大家注意。

提倡「精神復興」我覺得是今日言論界最重要的工作。

（選自剪拂集）

蒼蠅

周作人

蒼蠅不是一件很可愛的東西，但我們在做小孩子的時候都有點喜歡他。我同兄弟常在夏天乘大人們午睡，在院子裏棄著香瓜皮瓤的地方捉蒼蠅，——蒼蠅共有三種，飯蒼蠅太小，麻蒼蠅有蛆太髒，只有金蒼蠅可用。金蒼蠅卽青蠅，小兒謎中所謂「頭戴紅纓帽，身穿紫羅袍」者是也。我們把他捉來，摘一片月季花的葉，用月季的刺釘在背上，便見綠葉在桌上蠕蠕而動，東安市場有買紙製各色小蟲者，標題云「蒼蠅玩物」，卽是同一的用意。我們又把他的背穿穿在細竹絲上，取燈心草一小段放在腳的中間，他便上下顛倒的舞弄，名曰「嬉棍」，又或用白紙條纏在腸上縱使飛去，但是空中一片片的白紙亂飛，很是好看。倘若捉到一個年富力強的蒼蠅，用快剪將頭切下，他的身子便仍舊飛去。希臘路吉亞諾思 (Lucretius) 的蒼蠅頌中說：「蒼蠅在被切去了頭之後，也能生活好些時光。」大約二千年前的小孩已經是這樣玩耍的了。

我們現在受了科學的洗禮，知道蒼蠅能夠傳染病菌，因此對於他們很有一種惡感。三年前臥病在醫院時曾作有一首詩，後半云：

「大小一切的蒼蠅們，

美和生命的破壞者，

中國人的好朋友的蒼蠅們呵，

我詛咒你的全滅，

用了人力以外的，

最黑最黑的魔術的力。」

但是實際上最可惡的還是他的別一種壞癖氣，便是喜歡在人家的顏面手脚上亂爬亂舔，古人雖美其名曰「吸美」，在被吸者却是極不愉快的事。希臘有一篇傳說說明這個緣起，頗有趣味。據說蒼蠅本來是一個處女，名叫默亞（Miria）很是美麗，不過太喜歡說話。她也愛那月神的情人恩迭米茲（Erdymion），當他睡着的時候，她總還是和他講話或唱歌，弄得他不能安息，因此月神發怒，使她變成蒼蠅。以後她還是記念着恩迭米茲，不肯叫人家安睡，尤其是喜歡攪擾年青的人。蒼蠅的固執與大胆，引起好些人的贊歎。詞美洛思（Homerus）在史詩中嘗比勇士于蒼蠅，他說，雖在你趕他去，他總不肯離開你，一定要叮你一口方纔罷休。又有詩人云，那小蒼蠅極勇敢地跳在人的肢體上，渴欲飲血，戰士却躲避敵人的刀鋒，真可差了。我們僥倖不大遇見飲血的勇士，但勇敢地攻上來，抵我們的頭的却常常遇到法勃耳（Fabre）的昆蟲。這裏說有一種蠅，乘土蜂負蟲入穴之時，下卵于蟲內，後來蠅卵先出，把死蟲和蜂卵一併吃下去。他說他種蠅的行爲好像是一個紅巾黑衣的暴客在林中襲擊旅人，但是他的慍悍敏捷的確也可佩服，倘使希臘人知道，或者可以擊去形容阿迭修思（Odyssesus）一流的狡猾英雄罷。

中國古來對於蒼蠅似乎沒有什麼反感。詩經裏說：「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又云：「非雞則鳴，蒼蠅之聲。」據陸農師說，青蠅善亂色，蒼蠅善亂聲，所以是這樣說法。傳說裏的蒼蠅，即使不是特殊良善，總之決不比別的昆蟲更爲卑惡。在日本的俳諧中則蠅成爲普通的詩料，雖然略帶湫穢的氣色，但很能表出溫暖熱鬧的境界。小林一茶更爲奇特，他同聖芳濟一樣，以一切生物爲弟兄朋友，蒼蠅當然也是其一。檢閱他的俳句選集，咏蠅的詩有二十首之多，今舉兩首以見一斑。一云：

「笠上的蒼蠅，比我更早期地飛進去了。」

這詩有題曰歸菴，又一首云：

「不要打哪蒼蠅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

我讀這一句，常常想起自己的詩，覺得慳愧，不過我的心情總不能達到那一步，所以也是無法，俾雅云：「蠅好交其前足，有綫蠅之象……亦好交其後足。」這個描寫正可作前句的註解。又紹興小兒謎語歌云：「像鳥豇豆格鳥，像鳥豇豆格粗堂前當中央，坐得拉胡鬚。」也是指這個現象（格猶云「的」，坐得即「坐着」之意。）

據路吉亞諾思說，古代有一個女詩人，慧而美，名叫默亞，又有一個名妓也以此爲名，所以滑稽詩人有句云：「默亞咬他直達他的心房。」中國人雖然永久與蒼蠅同桌吃飯，却沒有人拏蒼蠅作爲名字，以我所知只有二人被用爲諱名而已。

(十三年，七月。)

(選錄語絲)

烏篷船

周作人

光榮君：

接到手書，知道你要到我的故鄉去，叫我給你一點指導。老實說，我的故鄉，真正覺得可懷戀的地方，並不是那里；但是因為在那里生長，住過十多年，究竟知道一點情形，所以寫這一封信告訴你。我所要告訴你的並不是那里的風土人情，那是寫不盡的，但是你到那里一看也就會明白的，不必囉唆地多講。我要說的是一種很有趣的東西，這便是船。你在家鄉平常總坐人力車，電車，或是汽車，但在我的故鄉那里這些都沒有，除了在城內或山上是用轎子以外，普通代步都是用船。船有兩種，普通坐的都是「烏篷船」，白篷的大抵作航船用，坐「夜航船」到西陵去也有特別的風趣，但是你總不便坐，所以我也就可以不說了。烏篷船大的為「四明瓦」，小的為脚划船，亦稱小船，但是最適用的還是在這中間的「三道」，亦即三明瓦。篷是半圓形的，用竹片編成，中夾竹箬。上塗黑油，在兩扇「定篷」之間放著一扇遮陽，也是半圓的，木作格子，嵌著一片片的大魚鱗，徑約一寸，頗有點透明，似玻璃而堅韌耐用，這就稱為明瓦。三明瓦者謂其中艙有兩道，後艙有一道明瓦也。船尾用極大抵兩支，船首有竹篙用以定船。船頭畫著眉目，狀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頗滑稽而不可怕。唯白

篷船則無之。三道船篷之高大約可以使你直立，艙寬可以放下一頂方桌，四個人坐著打馬將——這個恐怕你也已學會了罷。小船則真是一葉扁舟，你坐在船底席上，篷頂離你的頭有兩三寸，你的兩手可以擱在左右的舷上，還把手都露出在外邊。在這種船裏彷彿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時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著風浪，或是坐得少不小心，就會船底朝天，發生危險，但是也頗有趣，是水鄉的一種特色。不過你總可以不必去坐，最好還是坐那三道船罷。

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電車的那樣性急，立刻盼望走到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我們那里的里程是很短，一里纔及英哩三分之一）來回總要預備一天。你坐在船上，應該像遊山的態度，看看四周的物色，隨處可見的山，岸旁的烏柏，河邊的紅蓼和白蘋，漁舍，各式各樣的橋，困倦的時候睡在艙中，拏出隨筆來看，或者沖一碗清茶，喝喝偏門外的鑑湖一帶，賀家池，壺觴左近，我都是喜歡的。或者往婁公埠騎驢去遊蘭亭，（但我勸你還是步行，騎驢或者於你不很相宜。）到了暮色蒼然的時候，進城上都挂著薛荔的東門來，倒是頗有趣味的事。倘若路上不平靜，你往杭州去時，可於下午開船，黃昏時候的景色正最好看，只可惜這一帶地方的名字我都忘記了。夜間睡在艙中，聽水聲橈聲，來主船隻的招呼聲，以及鄉間的犬吠雞鳴，也都很有意思。僱一隻船到鄉下去看廟戲，可以了解中國舊戲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動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覺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樂法。只可惜講維新以來這些演劇與迎會都已禁止，中產階級的祇能人別在「布業會館」等處建起「海式」的戲場來，請大家買票看上海的貓兒戲，這些地方你千萬不要去。

——你到我那故鄉，恐怕沒有一個人認得；我又因爲在教書不能陪你去玩，坐夜船，談閒天，實在抱歉而且惆悵。川島夫婦現在僑山下，本來可以給你介紹，但是你到那裏的時候，他們恐怕已經離開故鄉了。

初寒，善自珍重，不盡。

（選錄善雨齋尺牘）

苦 雨

周作人

伏園兄：

北京近日多雨，你在長安道上不知也遇到否，想必能增你旅行的許多佳趣，雨中旅行不一定是很愉快的，我以前在滬杭車上時常遇雨，每感困難，所以我于火車的雨不能感到什麼興味，但臥在烏篷船靜聽打篷的雨聲，加上款乃的櫓聲，以及「靠塘來，靠下去」的呼聲，却是一種夢似的詩境。倘若更大膽一點，仰臥在脚划小船內，冒雨夜行，更顯出水鄉住民的風趣，雖然較爲危險，一不小心，拙劣地轉一個身，便要使船底朝天。二十多年前往東浦弔先父的保姆之喪，歸途遇暴風雨，一葉扁舟在白鵝似的波浪中間滾過大樹港，危險極也愉快極了。我大約還有好些「爲魚」時候——至少也是斷髮文身時候的脾氣，對於水頗感到親近，不過北京的泥塘似的許多「海」實在不復

滿意，這樣的水沒有也並不怎麼可惜。你往「陝半天」去似乎要走好兩天的華沙漠路，在那時候倘若遇見風雨，大約是很舒服的，遙想你胡坐騾車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喝着四打之內的汽水，悠然進行，可以算是「不亦快哉」之一。但這只是我的空想，如詩人的理想一樣地靠不住。或者你在騾車中遇雨，很感困難，正在叫苦連天也，未可知。這須等你回京後問你再說了。

我住在北京，遇見這幾天的雨，却叫我十分難過。北京向來少雨，所以不但雨具不很完全，便是家屋構造，於防雨亦欠周密。除了真正富翁以外，很少用實梁磚牆，大抵只用泥牆抹灰敷衍了事。近來天氣轉變，南方酷寒而北方淫雨，因此兩方面的建築上都露出缺陷。一星期前的雨把後園的西牆淋坍，第二天就有「梁上君子」來摸索北房的鐵絲窗，從次日起趕緊邀了七八位匠人，費兩天工夫，從頭改築，已經成功十分八九。總算可以高枕而臥，前夜的雨却又將門口的南牆沖倒二三丈之譜。這回受驚的可不是我，乃是川島君「佢們」倆，因為「梁上君子」如再見光顧，一定是去窺在「佢們」的窗下竊聽的了，為消除「佢們」的不安起來，一等天氣晴正，急須大舉地修築，希望日子不至於很久，這幾天只好暫時拜託川島君的老弟費神代為警護罷了。

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裏不知醒了幾遍。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興放幾個爆竹以外，夜裏總還安靜，那樣嘩喇嘩喇的雨聲在我的耳朵裏已經不很聽慣，所以時常被牠驚醒，就是睡着也彷彿覺得耳邊粘著麵條似的東西，睡的很不痛快。還有一層，前天晚間據小孩們報告，前面院子裏的積水已瀝離台階不及一寸，夜裏聽著雨聲，心裏胡里胡塗地總是想水已上了台階，浸入西邊

書房裏的了。好不容易到了早上五點鐘，赤腳撐傘，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滿了全屋，約有一寸深淺，這纔歎了一口氣，覺得放心了。倘若這樣與高彩烈地跑去，一看却沒有水，恐怕那時反覺得失望，沒有現在那樣的滿足也說不定。幸而書籍都沒有濕，雖然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東西，但是濕成一餅一餅的紙糕，也很是不愉快。現今水雖已退，還留下一種漲過大水後的普遍的臭味，固然不能留客坐談，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裏寫字，所以這封信是在裏邊炕桌上寫的。

這回大雨，只有兩種人最喜歡。第一是小孩們。他們喜歡水，却極不容易得到，現在看見院子裏成了河，便成羣結隊的去「淌河」去。赤了足伸到水裏去，實在很有點冷，但是他們不怕，下水裏還不肯上來。大人見小孩們玩的很有趣，也一個兩個地加入，但是成績却不甚佳，那一天裏滑倒了三個人，其中兩個都是大人，——其一爲我的兄弟，其一是川島君。第二種喜歡下雨的則爲蝦蟆。從前同小孩們往高亮橋去釣魚釣不着，只捉了好些蝦蟆，有綠的，有花條的，拿回來都放在院子裏，平常偶叫幾聲，在這幾天裏便整日叫喚，或者是荒年之兆罷，却極有田村的風味。有許多耳朵皮嫩的人，很惡喧囂，如麻雀蝦蟆或蟬的叫聲，凡足以妨礙他們的甜睡者，無一不痛惡而深絕之，大有滅此而午睡之意，我覺得大可以不必如此，隨便聽聽都是很有趣味的，不但是這些久成詩料的東西，一切鳴聲，其實都可以聽。蝦蟆在水田裏聳叫，深夜靜聽，往往變成一種金屬音，很是特別，又有時彷彿是狗叫，古人常稱蛙蛤爲吠，大約是從實驗而來。我們院子裏的蝦蟆，現在只見花條的一種，牠的叫聲更不漂亮，只是格格格格這個叫法，可以說是革音，平常自一聲至三聲，不會更多，唯在下雨的早晨，

聽牠一口氣叫上十二三聲，可見牠是實在喜歡極了。

這一場大雨恐怕在鄉下的窮朋友是很大的一個不幸，但是我不曾親見，單靠想像是不中用的，所以我不去虛偽地代爲悲歎了。倘若有人說這所記的只是個人的事情於人生無益，我也承認。我本來只想說個人私事，此外別無意思。今天太陽已經出來，傍晚可以出外去游嬉，這封信也就不再寫下去了。

我本等着看你的秦游記，現在却由我先寫給你，這也可以算是「意表之外」的事罷。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在京城書。

(選錄語絲)

狂人日記

魯迅

某君昆仲，今隱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學校時良友；分隔多年，息息慚闕。日前偶聞其一大病，適歸故鄉，迂道往訪，則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勞君遠道來視，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因大笑，出示日記二冊，謂可見當日病狀，不始獻語舊友。持歸閱一過，知所患蓋「迫害狂」之類。語類錯雜，無倫次，又言多荒唐之，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體不一，知非一時所書。閱亦有略具聯絡者，今撮錄一篇，以供醫家研究。記中訛誤一字不易，惟人名雖皆村人，不爲世間所知，無關大體，然亦悉易去。

至於舊名，則本人愈後所題，不復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講。

一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見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見了，精神分外爽快。纔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發昏；然而須十分小心。不然，那趙家的狗，何以看我兩眼呢？
我怕得有理。

二

今天全沒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門，趙貴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還有七八個人，交頭接耳的議論我。又怕我看見，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兇的一個人，張着嘴，對我笑了一笑；我便從頭直冷到腳跟，曉得他們佈置，都已妥當了。

我可不怕，仍舊走我的路。前面一夥小孩子，也在那里議論我；眼色也同趙貴翁一樣，臉色也都鐵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麼難，他也這樣忍不住大聲說：「你告訴我，他們可就跑了。」

我想我同趙貴翁有什麼難，同路上的人又有什麼難；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腳，古久先生很不高興。趙貴翁雖然不認識他，一定也聽到風聲，代抱不平，約定路上的

人同我作冤對，但是小孩子呢？那時候，他們還沒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睜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這真教我怕，教我納罕而且傷心。

我明白了。這是他們娘老子教的！

三

晚上總是睡不着。凡事須得研究，纔會明白。

他們——也有給知縣打枷過的，也有給紳士掌過嘴的，也有衙役佔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債主逼死的；他們那時候的臉色，全沒有昨天這麼怕也沒有這麼兇。

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個女人，打他兒子，嘴裏說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幾口纔出氣！」他眼睛却看着。我出了一驚，遮掩不住；那青面獠牙的一夥人，便都哄笑起來。陳老五趕上前，硬把我拖回家中了。

拖我回家。家裏的人都裝作不認識我；他們的眼色，也全同別人一樣。進了書房，便反扣上門，宛然是關了一隻鷄鴨。這一件事，越教我猜不出底細。

前幾天，狼子村的佃戶來告荒，對我大哥說：他們村裏的一個大惡人，給大家打死了；幾個人便挖出他的心肝來，用油煎炒了喫，可以壯壯膽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戶和大哥便都看我幾眼。今天纔曉得他們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夥人一模一樣。

想起來，我從頂上直冷到腳跟。

他們會喫人，就未必不會喫我。

你看那女人「咬你幾口」的話，和一夥青面獠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戶的話，明明是暗號。我看出他話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們的牙齒，全是白厲厲的排着，這就是喫人的傢伙。

照我自己想，雖然不是惡人，自從聽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難說了。他們似乎別有心思，我全猜不出。況且他們一翻臉，便說人是惡人。我還記得大哥教我做論，無論怎樣好人，翻他幾句，他便打上幾個圈，原諒壞人幾句，他便說「翻天妙手與衆不同。」我那里猜得到他們的心思，究竟怎樣，況且是要喫的時候。

凡事總須研究，纔會明白。古來時常喫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纔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喫人」。

書上寫着這許多字，佃戶說了這許多話，却都笑吟吟的睜着怪眼睛看我。我也是人，他們想要喫我了！

四

早上，我靜坐了一會。陳老五送進飯來，一碗菜，一碗蒸魚；這魚的眼睛，白而且硬，張着嘴，同那一

影想喫人的人一樣。喫了幾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魚是人，便把他兜肚連腸的吐出。

我說「老五，對大哥說，我悶得慌，想到園裏走走。」老五不答應，走了，停一會，可就來開了門。

我也不動，研究他們如何擺佈。我知道他們一定不肯放鬆。果然，我大哥引了一個老頭子，慢慢走來，他滿眼兇光，怕我看出，只是低頭向着地，從眼鏡橫邊暗暗看我。大哥說「今天你彷彿很好。」我說「是的。」大哥說「今天請何先生來，給你診一診。」我說「可以。」其實我豈不知道這老頭子是劊子手扮的，無非借了看脈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這功勞，也分一片肉喫。我也不怕，雖然不喫人，膽子卻比他們還壯，伸出兩個拳頭，看他如何下手。老頭子坐着，閉了眼睛，摸了好一會，呆了好一會，便張開他鬼眼睛說「不要亂想，靜靜的養幾天，就好了。」

不要亂想，靜靜的養肥了，他們是自然可以多喫，我有什麼好處，怎麼會「好了？」他們這羣人，又想喫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捷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聲大笑起來，十分快活。自己曉得這笑聲裏面，有的是義勇和正氣。老頭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這勇氣正氣鎮壓住了。

但是我有勇氣，他們便越我想喫我，沾光一點這勇氣。老頭子跨出門，走不多遠，便低聲對大哥說道「趕緊喫罷！」大哥點點頭，原來也有你這一件大發見，雖似意外，也在意中。合夥喫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喫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喫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喫了，可仍然是喫人的人的兄弟！

五

這幾天是退一步想：假使那老頭子不是劊子手扮的，真是醫生，也仍然是喫人的人他們的祖師李時珍做的「本草什麼」上，明明寫着人肉可以煎喫，他還能說自己不喫人麼？

至於我家大哥，也毫不冤枉他。他對我講書的時候，親口說過可以「易子而食」；又一回偶然談起一個不好的人，他便說不但該殺，還當「食肉寢皮」。我那時年紀還小，心跳了好半天。前天猴子村佃戶來說喫心肝的事，他也毫不奇怪，不住的點頭。可見心思是同從前一樣。既然可以「易子而食」，便什麼都喫得，什麼人都喫得。我從前單聽他講道理也胡塗過去，現在曉得他講道理的時候，不但脣邊還抹着人油，而且心裏滿裝着喫人的意思。

六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趙家的狗又叫起來了。
獅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七

我曉得他們的方法，直捷殺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禍祟。所以他們大家連絡，布滿了羅網，逼我自戕。試看前幾天街上男女的樣子，和這幾天我大哥的作爲，便足可悟出八九分了。最好是解下腰帶，挂在梁上，自己緊緊勒死，他們沒有殺人的罪名，又償了心願，自然都歡天喜地的發出一種嗚嗚咽咽的笑聲。否則驚嚇憂愁死了，雖則略瘦，也還也以首肯幾下。

他們是只會喫死肉的——記得什麼書上說有一種東西叫「海乙那」的，眼光和樣子都很難看；時常喫死肉，連極大的骨頭，都細細嚼爛，嚥下肚子去，想起來也教人害怕。「海乙那」是狼的親眷，狼是狗的本家。前天趙家的狗，看我幾眼，可見他也同謀，早已接洽。老頭子眼看着地，豈能瞞得我過。

最可憐的是我的大哥。他也是人，何以毫不害怕；而且合夥喫我呢？還是歷來慣了，不以爲非呢？還是喪了良心，明知故犯呢？

我詛咒喫人的人，先從他起頭；要勸轉喫人的人，也先從他下手。

八

其實這種道理，到了現在，他們也該早已懂得……

忽然來了一個人，年紀不過二十左右，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滿面笑容，對了我點頭，他的笑也不像真笑。我便問他，「喫人的事，對麼？」他仍然笑着說，「不是荒年，怎麼會喫人。」我立刻就曉得，他也是「夥」，喜歡喫人的，便自勇氣百倍，偏要問他。

「對麼？」

「這等事問他甚麼。你真會……說笑話……今天天氣很好。」

天氣是好，月色也很亮了。可是我要問你，「對麼？」

他不以為然了。含糊胡胡的答道，「不……」

「不對他們何以竟喫！」

「沒有的事……」

「沒有的事？狼子村現喫，還有書上都寫着，通紅斬新！」

他便變了臉，鐵一般青。睜着眼說，「有許有的，這是從來如此……」

「從來如此，便對麼？」

「我不同你講這些道理；總之你不該說，你說便是你錯！」

我直跳起來，張開眼，這人便不見了。全身出了一大片汗。他的年紀，比我大哥小得遠，居然也是一夥；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還怕已經教給他兒子了，所以連小孩子，也都惡狠狠的看我。

九

自己想喫人，又怕被別人喫了，都抱着疑心極深的眼光，面面相覷……

去了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喫飯睡覺，何等舒服。這只是一條門檻，一個關頭。他們可是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師生仇敵和各不相同的人，都結成一夥，互相勸勉，互相牽掣，死也不肯跨過這一步。

十

大清早，去尋我大哥；他立在堂門外看天，我便走到他背後，攔住門，格外沈靜，格外和氣的對他說，

「大哥，我有話告訴你。」

「你說就是，」他趕緊回過臉來，點點頭。

「我只有幾句話，可是說不出來。大哥大約當初野蠻的人，都喫過一點人。後來因爲心思不同，有的不喫人了，一味要好，便變了人，變了真的人。有的卻還喫——也同蟲子一樣，有的變了魚鳥猴子，一直變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還是蟲子。這喫人的人比不喫人的人，何等慚愧。怕比蟲子的慚愧，還差得很遠很遠。」

易牙蒸了他兒子，給桀紂喫，這是一直從前的事。誰曉得從盤古開闢天地以後，一直喫到易牙

的兒子；從易牙的兒子，一直喫到徐錫林；從徐錫林，又一直喫到狼子村促住的人。去年城裏殺了犯人，還有一個生癆病的人，用饅頭蘸血吃。

他們要喫我，你一個人，原也無法可想；然而又何必去入夥。喫人的人，什麼事做不出他們；會喫我也會喫你，一夥裏面，也會自喫。但只要轉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人人太平。雖然從來如此，我們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說是不能大哥，我相信你能說：前天佃戶要減租，你說過不能。」

當初，他還只是冷笑，隨後眼光便凶狠起來，一到說破他們的隱情，那就滿臉都變成青色了。大門外立着一夥人，趙貴翁和他的狗，也在裏面，都探頭探腦的挨進來；有的是看不出面貌，似乎用布蒙着；有的是仍舊青面獠牙，抿着嘴笑。我認識他們是一夥，都是喫人的人。可是也曉得他們心思很不一樣，一種是以爲從來如此，應該喫的一種是知道不該喫，可是仍然要喫，又怕別人說破他，所以聽了我的話，越發氣憤不過，可是抿着嘴冷笑。

這時候，大弟也忽然顯出凶相，高聲喝道，

「都出去！瘋子有什麼好看！」

這時候，我又懂得一件他們的巧妙了。他們豈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豫備下一個瘋子的名目罩上我。將來喫了，不但太平無事，怕還會有人見情。佃戶說的大家喫了一個惡人，正是這方法這是他們的老譜。

陳老五也氣憤憤的直走進來。如何按得住我的口，我偏要對這夥人說，

「你們可以改了，從真心改起！要曉得將來容不得喫人的，活在世上。你們要不改，自己也會喫盡，即使生得多也會給真的人除滅了，同獵人打完狼子一樣——同蟲子一樣！」

那一夥人都被陳老五趕走了。大哥也不知那里去了。陳老五勸我回屋子裏去。屋裏面全是黑沈沈的橫梁和椽子都在頭上發抖抖了一會，就大起來。堆在我身上。

萬分沈重，動彈不得；他的意思是要我死。我曉得他的沈重是假的，便掙扎出來，出了一身汗。可是偏要說，

「你們立刻改了，從真心改起！你們要曉得將來是容不得喫人的……」

十一

太陽也不出，門也不開，日日是兩頓飯。

我捏起筷子，便想起我大哥曉得妹子死掉的緣故，也全在他。那時我妹子纔五歲，可愛可憐的樣子。還在眼前母親哭個不住，他卻勸母親不要哭，大約因為自己喫了，哭起來不免有點過意不去。如果還能過意不去……

妹子是被大哥喫了，母親知道沒有，我可不得而知。

母親想也知道，不過哭的時候，却並沒有說明，大約也以為應當的了。記得我四五歲時，坐在堂

前乘涼，大哥說爺娘生病，做兒子的得割下一片肉來，煮熟了請他吃纔算好人，母親也沒有說不行。一片吃得，整個的自然也吃得。但是那天的哭法，現在想起來，實在還教人傷心，這真是奇極的事！

十二

不能想了。

四千年來時時吃入的地方，今天纔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務，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飯菜裏，暗暗給我們吃。

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現在也輪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

十三

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

一九一八年四月

(選錄語絲)

黃花節的雜感

魯迅

黃花節將近了，必須做一點所謂文章。但對於這一個題目的文章，教我做起來，實在近於先前的在考場裏「對空策」因爲——說出來自己也慚愧——黃花節這三個字，我自自然明白牠是什麼意思的，然而戰死在黃花岡頭的戰士們呢，不但姓名，連人數也不知道。

我尋些材料，好發議論起見，只得查辭源。書裏面有是有的，可不過是——
「黃花岡地名，在廣東省城北門外白雲山之麓。清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革命黨數十人，攻襲督署，不成而死，叢葬於此。」

輕描淡寫，和我所知道的差不多，於我並不能有所裨益。

我又願意知道一點十七年前的三月二十九日的情形，但一時也找不到目擊耳聞的耆老。從別的地方——如北京，南京，我的故鄉——的例子推想起來，當時大概有若干人痛惜，若干人快意，若干人沒有什麼意見，若干人當作酒後茶餘的談助的罷，接着便將被人們忘却。久受壓制的人們，被壓制時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樂，悲壯劇是不能久留在記憶裏的。

但是三月二十九日的事却特別，當時雖然失敗，十月就是武昌起義，第二年，中華民國便出現了。於是這些失敗的戰士，當時也就成爲革命成功的先驅，悲壯劇剛要收場，又添上一個團圓劇的

結束。這於我們是很可慶幸的；我想，在紀念黃花節的時候便可以看出。

我還沒有親自遇見過黃花節的紀念，因為久在北方不過中山先生的紀念日却遇見過了；在學校裏，晚上來看演劇的特別多，運凳子也踏破了幾條，非常熱鬧。用這例子來推斷，那麼，黃花節也一定該是極其熱鬧的罷。

當三月十二日那天的晚上，我在熱鬧場中，便深深地更感得革命家的偉大。我想，戀愛成功的時候，一個愛人死掉了，只能給生存的那一個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時候，革命家死掉了，却每每給生存的大家以熱鬧，甚而至於歡欣鼓舞，惟獨革命家，無論他生或死，都能給大家以幸福。同是愛，結果却有這樣地不同，正無怪現在的青年，很有許多感到戀愛和革命的衝突的苦悶。

以上的所謂「革命成功」是指暫時的事而言，其實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無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麼「止於至善」，這人間世便同時變了凝固的東西了。不過，中國經了許多戰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養，却的確長出了一點先前所沒有的幸福的花朵來，也還有逐漸生長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為繼續培養的人們少，而賞翫攀折這花摘食這果實的人們倒是太多的緣故。

我並非說，大家都須天天去痛哭流涕，以憑弔先烈的「在天之靈」，一年中有一天記起他們也就可以了。但就廣東的現在而論，我却覺得大家對於節日的辦法，還須改良一點。黃花節很熱鬧，熱鬧一天自然也好，熱鬧得疲勞了，回去就好好地睡一覺，然而第二天，元氣恢復了，就該加工做一天自己該做的工作。這當然是勞苦的，但總比槍彈從致命的地方穿過去要好得遠，何況這也算是

在培養幸福的花果，爲着後來的人們呢。

(選自而已集)

過 客

魯迅

時：

或一日的黃昏。

地：

或一處。

人：

老翁 約七十歲，白鬚髮，黑長袍。

女孩 約十歲，紫髮，烏眼珠，白地黑方格長衫。

過客 約三四十歲，狀態困頓，弱，眼光陰沈，黑鬚，亂髮，黑色短衣褲皆破碎，赤足著破鞋，脅

下掛一個口袋，支着等身的竹杖。

東，是幾株雜樹和瓦礫；西，是荒涼破敗的叢葬；其間有一條似路非路的痕迹。一間小土屋向這

痕迹開着一扇門，門側有一段枯樹根。

（女孩正要將坐在樹根上的老翁攙起。）

翁 孩子，孩子！怎麼不動了呢？

孩 （向東望着，）有誰走來了，看一看罷。

翁 不用看他，扶我進去罷，太陽要下去了。

孩 我，看一看。

翁 唉，你這孩子！天天看見天，看見土，看見風，還不夠好看麼？什麼也不比這些好看。你偏是要

看誰。太陽下去時候出現的東西，不會給你什麼好處的……還是進去罷。

孩 可是，已經近來了，阿阿，是一個乞丐。

翁 乞丐不見得罷。

（過客從東面的雜樹間踉蹌走出，暫時躊躇之後，慢慢地走近老翁去。）

客 老丈，你晚上好？

翁 阿，好！託福，你好？

客 老丈，我實在冒昧，我想在你那里討一杯水喝。我走得渴極了。這地方又沒有一個池塘，一

個水窪。

翁 唔，可以可以。你請坐罷。（向女孩，）孩子，你拿水來，杯子要洗乾淨。

客

(女孩默默地走進土屋去。)

翁 客官，你請坐。你是什麼稱呼的？

客 稱呼？我不知道。從我還能記得的時候起，我就只一個人我不知道我本來叫什麼。我一路走，有時人們也隨便稱呼我，各式各樣地，我也記不清楚了。況且相同的稱呼也沒有聽到過第二回。

翁 阿阿，那麼，你是從那里來的呢？

客 (略略遲疑) 我不知道。從我還能記得的時候起，我就在這麼走。

翁 對了，那麼，我可以問你到那里去麼？

客 自然可以！但是，我不知道。從我還能記得的時候起，我就在這麼走，要走到一個地方去，這地方就在前面。我單記得走了許多路，現在來到這里了。我接着就要走向那邊去。(西指) 前面！

(女孩小心地捧出一個木杯來，遞去。)

客 (接杯) 多謝，姑娘。(將水兩口喝盡，還杯) 多謝，姑娘。這真是少有的好意。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感激。

翁 不要這麼感激。這於你是沒有好處的。

客 是的，這於我沒有好處。可是我現在很恢復了些力氣了。我就要前去。老丈，你大約是久住在這里的，你可知道前面是怎麼一個所在麼？

翁 前面前面，是墳。

客 (詫異地) 墳？

孩 不，不的。那裏有許多許多野百合，野薔薇，我常常去玩，去看他們的。

客 (西顧，彷彿微笑) 不錯，那些地方有許多許多野百合，野薔薇，我也常常去玩過，去看過，但是，那是墳。(向老翁) 老丈，走完了怎墳地之後呢？

翁 走完之後，那我可不知道。我沒有走過。

客 不知道！

孩 我也不知道。

翁 我單知道南邊；北邊；東邊；你的來路。那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也許倒是於你們最好的地方。你莫怪我多嘴，據我看來，你已經這麼勞頓了，還不如回轉去，因為你前去也料不定可能走完。

客 料不定可能走完…… (沈思，忽然驚起) 那不行！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就沒一處沒有名目，沒一處沒有地主，沒一處沒有驅逐和牢籠，沒一處沒有皮面的笑容，沒一處沒有眶外的眼淚。我憎惡他們，我不回轉去！

翁 那也不然。你也會遇見心底的眼淚，爲你的悲哀。

客 不，我不願看見他們心底的眼淚，不要他們爲我的悲哀！

翁 那麼，你(搖頭) 你只得走了。

客 是的，我只得走了。況且還有聲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吡喚我，使我息不下。可恨的是我的腳早經走破了，有許多傷，流了許多血。（舉起一足給老人看）因此我的血不夠了，我要喝些血。但血在那里呢？可是我也不願意喝無論誰的血。我只得喝些水，來補充我的血。一路上總有水，我倒也並不感到什麼不足。只是我的力氣太稀薄了，血裏面太多了水的緣故罷。今天連一個小水窪也遇不到，也就是少走了路的緣故罷。

翁 那也未必。太陽下去了，我想，還不如休息一會的好罷，像我似的。

客 但是那前面的聲音叫我走。

翁 我知道。

客 你知道你知道那聲音麼？

翁 是的，他似乎曾經也叫過我。

客 那也就是現在叫我的聲音麼？

翁 那我可不知道，他也就是叫過幾聲，我不理他，他也就不叫了，我也就記不清楚了。

客 唉，不理他……（沈思，忽然喫驚，傾聽着）不行！我還是走的好。我息不下。可恨我的腳

早經走破了。（準備走路。）

孩 給你（遞給一片布），裹上你的傷去。

客 多謝（接收）姑娘。這真是……這真是極少有的好意。這能使我可以走更多的路。（就

斷磚坐下，要將布纏在腿上，）但是，不行！（竭力站起，）姑娘，還了你罷，還是裹不下。況且這太多的好意，我沒法感激。

翁 你不要這麼感激；這於你沒有好處。

客 是的，這於我沒有什麼好處。但在我這布施是最上的東西了。你看，我全身上可有這樣的。

翁 你不要當真就是。

客 是的。但是我不能。我怕我會這樣：倘使我得到了誰的布施，我就要像兀鷹看見死屍一樣，在四近徘徊，祝願她的滅亡，給我親自看見；或者咒詛她以外的一切全都滅亡。連我自己，因為我就應該得到咒詛。但是我還沒有這樣的力量；即使有這力量，我也不願意她有這樣的境遇，因為我們大概總不願意有這樣的境遇。我想這最穩當。（向女孩，）姑娘，你這布片太好，可是太小一點了，還了你罷。

孩 （驚懼，退前，）我不要了！你帶走！

客 （似笑，）哦，……因為我拿過了！

孩 （點頭，指口袋，）你裝在那里，去玩玩。

客 （頹唐地退後，）但這背在身上，怎麼走呢？……

翁 你息不下，也就背不動。——休息一會，就沒有什麼了。

客 對咧，你息……（默想，但忽然驚醒，傾聽，）我不能！我還是走好。

客

客

翁 你總不願意休息麼？

客 我願意休息。

翁 那麼，你就休息一會罷。

客 但是我不能……

翁 你總還是覺得走好麼？

客 是的，還是走好。

翁 那麼，你也還是走好罷。

客 (將腰一伸) 好，我告別了。我很感謝你們。(向着女孩) 姑娘，這還你，請你收回去。

(女孩驚懼斂手，要躲進土屋裏去。)

翁 你帶去罷。要是太重了，可以隨時拋在墳地裏面的。

客 (走向前) 阿阿，那不行！

翁 阿阿，那不行的。

客 那麼，你掛在野百合野薔薇上就是了。

翁 (拍手) 哈哈好！

客 哦哦……

(極暫時中，沈默。)

翁 那麼，再見了。祝你平安。（站起，向孩子，）孩子，扶我進去罷。你看，太陽早已下去了。（轉身向門。）

客 多謝你們。祝你們平安。（徘徊，沈思，忽然吃驚，）然而我不能！我只得走。我還是走好罷！（即刻昂了頭，奮然向西走去。）

（女孩扶老人走進土屋，隨即闖了門。過客向野地裏踉踉跟跟地跟進去，夜色跟在他後面。）

（選錄語絲）

悼沈叔薇

徐志摩

（沈叔薇是我的一個表兄，從小同學，高小，中學（杭州一中）都是同班畢業的，他是今年九月死的。）

叔薇，你竟然死了，我常常的想着你，你是一生最密切的一個人，你的死是我不可補償的損失。我每次想到生與死的究竟時，我不定覺得生是可歡，死是可悲，我自己的經驗與默察只使我相信生的底質是苦不是樂，是悲哀不是幸福，是淚不是笑，是拘束不是自由，因此從生入死，在我有時看來，只是解化了實體的存在，脫離了現象的世界，你原來能辨別苦樂，忍受磨折的性靈，在這最後的呼吸離去的俄頃，又投入了一種異樣的冒險。我們不能輕易的斷定那邊沒有陽光與人情，的溫

憾，亦不能設想苦痛的滅絕。但生死間終究有一個不可揜諱的分別，不論你怎樣的看法。出世是一件大事，死亡亦是一件大事。一個嬰兒出母胎時他便與這生的世界開始了關係，這關係却不能隨着他去後的軀殼埋揜，這一生與一死，不論相間的距離怎樣的短，不論他生時的世界怎樣的窄——這一生死便是一個不可銷毀的事實。比如海水每多一次潮漲，海灘便多受一次泛濫，我們全體的生命，的浪沙裏，我想，也存記着最微小的波動與影響……

而況我們人又是有感情的動物。在你活着的時候，我可以攜着你的手，談我們的談，笑我們的笑，一同在野外仰望天上的繁星，或是共感秋風與落葉的悲涼……紫薇，你這幾年雖則與我不易相見，雖則彼此處世的態度更不如童年時的一致，但我知道，我相信在你的心裏還留着一部分給我的情意，因為你也在我的胸中永占着相當的關切。我忘不了你，你也忘不了我。每次我回家鄉時，我往往在不曾解卸行裝前已經亟亟的尋求，欣欣的重溫你的伴侶。但如今在我我間的距離不再是可以度量的里程，却是一切距離中最遠遠的一種距離——生與死的距離。我下次重歸鄉土，再沒有機會與你攜手談笑，再不能與你相與恣縱早年的狂態，我再到你們家去，至多只能撫摩你的寂寞的靈幃，仰望你的慘淡的遺容，或是手拿一把鮮花到你的墳前憑弔。

紫薇，我今晚在北京的寓裏，在一個冷靜的秋夜，傾聽着風備落葉的秋聲，咀嚼着為你興起的哀思，這幾行文字，雖則隨意寫下，不成章節，但在這抒寫自來感情的俄頃，我彷彿又一度接近了你生前溫馴的諧趣的人格，彷彿又見着了你瘦臉上的枯澀的微笑——比在生前更諧合的更密切

的接近。

我沒有多少的話對你說，叔薇，你是寬恕我；當你在世時我們亦很少相互聲吐的機會。你去世的那一天我來看你，那時你的頭上，你的眉目間，已經刻畫着死的晦色，我叫了你一聲叔薇，你也從枕上側面來回叫我一聲志摩，那便是我們永別前最後的緣分，我永遠忘不了那時病榻前的情景！我前面說生命不定是可喜，死亦不定可畏；叔薇，你的一生尤其不會嘗味過生命裏可能的樂趣，雖則你是天生的達觀，從不會慕羨虛榮的人間，你如其繼續的活着支撐着你的多病的筋骨，委蛇你無多沾戀的家庭，我敢說這樣的生，轉不如撒手去了的乾淨，況且你生前至愛的骨肉，亦久已不在人間，你的生身的爹娘，你的過繼的爹娘（我的姑母），你的姊妹——可憐的姊妹，我始終不會一度憑吊——還有你的愛妻，他們都在墳墓的那一邊滿開着他們天倫的懷抱，守候着他們最愛的「老五」，共享永久的安閒……

（選自自剖）

巴黎的鱗爪

徐志摩

咳！巴黎！到過巴黎的一定不會再希罕天堂；嘗過巴黎的，老實說，連地獄都不想去。整個的巴黎就像是一床野鴨絨的墊褥，襯得你通體舒泰，硬骨頭都給薰酥了的——有時許太熱一些，那也

不礙事，只要你受得住。讚美是多餘的，正如讚美天堂是多餘的，咒詛也是多餘的，正如咒詛地獄是多餘的。巴黎，軟縣縣的巴黎，只在你臨別的時候輕輕地囑咐一聲：「別忘了，再來！」其實連這都是多餘的，誰不想再去，誰忘得了？

香草在你的腳下，春風在你的臉上，微笑在你的周遭。不拘束你，不責備你，不督飭你，不窘你，不惱你，不揉你，它摟着你，可不縛住你。是一條溫存的臂膀，不是根繩子。它不是不讓你跑，但它那招逗的指尖却永遠在你的記憶裏晃着。多輕盈的步履，羅襪的絲光隨時可以沾上你記憶的顏色！

但巴黎卻不是單調的喜劇。賽因河的柔波裏掩映着羅浮宮的倩影，它也收藏着不少失意人最後的呼吸。流着溫馴的水波，流着纏綿的恩怨。咖啡館和着交頸的軟語，開懷的笑響，有踞坐在屋隅裏蓬頭少年計較自毀的哀思。跳舞場和着飄飛的樂調，迷醇的酒香，有獨自支頤的少婦思量着往蹟的愴心。浮動在上一層的許是光明，是歡暢，是快樂，是甜蜜，是和諧，但沈殿在底裏，陽光照不到的才是人中經驗的本質：說重一點是悲哀，說輕一點是惆悵，誰不願意永遠在輕快的流波裏漾着，可得留神了你往深處去時的發見！

一天一個從巴黎來的朋友找我閒談，談起了勁，茶也沒喝，煙也沒吸，一直從黃昏談到天亮，才各自上床去躺了一歇，我一闔眼就回到了巴黎，方才朋友講的情境愴悅的把我自己也纏了進去。這巴黎的夢真醇人，醇你的心，醇你的意志，醇你的四肢百體，那味兒除是親嘗過的誰能想像！

我醒過來時還是迷糊的忘了我在那兒，剛巧一個小朋友進房來站在我的床前笑吟吟喊我「你做什麼夢來了，朋友爲什麼兩眼潮潮的像哭似的？」我伸手一摸，果然眼裏有水，不覺也失笑了——可是朝來的夢，一個詩人說的，同是這悲涼滋味。正不知道這淚是爲那一個夢流的呢。

下面寫下的不成文章，不是小說，不是寫實，也不是寫夢——在我寫的人只當是隨口曲，南邊人說的「出門不認貨」隨你們寬容的讀者們怎樣看罷。

出門人也不能太小心了，走道總得帶些探險的意味。生活的趣味大半就在不預期的發見，要所有的明天全是今天刻板的化身，那我們活什麼來了？正如小孩子上山就得採花到海邊就得檢貝殼，寄獸子進圖書館想撈新智慧——出門人到了巴黎就想……

你的批評也不能過分嚴正不是少年老成——什麼話？老成是老年人的特權，也是他們的本分；說來也不是他們甘願，他們是到了年紀不得不。少年人如何能老成？老成了才是怪哪！

放寬一點說，人生只是個機緣巧合；別瞧日常生活河水似的流得平順，它那裏面多的是潛流，多的是漩渦——輪着的時候誰躲得了？給捲了進去，那就是你發愁的時候；是你登仙的時候，是你排着酸的時候，是你嘗着甜的時候。

巴黎也不定比別的地方怎樣不同；不同就在那邊生活流波裏的潛流更猛，漩渦更急，因此你叫給捲進去的機會也就更多。

我趕快得聲明我是沒有叫巴黎的漩渦給淹了去——雖則也就夠險多半的時候，我只是站在賽因河岸邊看熱鬧，下水去的時候也不能說沒有，但至多也不過在靠岸清淺處溜着，從沒敢在深處跑——這來漩渦的紋螺勢道力量，可比遠在岸上時認清楚多了。

(一) 九小時的萍水緣

我忘不了她。她是在人生的急流裏轉着的一張萍葉，我見着了它，掬在手裏把玩了一晌，依舊交還給它的命運，任它飄流去——它以前的飄泊我不會見來，它以後的飄泊，我也見不着，但就這曾經相識匆匆的恩緣——實際上我與她相處不過九小時——已在我的心泥上印下蹤跡，我如何能忘，在憶起時如何能不感須臾的惆悵？

那天我坐在那熱鬧的飯店裏，瞥眼看着她，她獨坐在燈光最闊漆的屋角裏，這屋內那一個男子不帶媚態，那一個女子的胭脂口上不沾笑容，就只她穿一身淡素衣裳，戴一頂寬邊的黑帽，在鬍密的睫毛上隱隱閃亮着深思的目光——我幾乎疑心她是修道院的女僧，偶爾到紅塵裏隨喜來了。我不能不接着注意她，她的別樣的倦態，她的曼長的手指，她的落漠的神情，有意無意間的歎息，在在都激發我的好奇——雖則我那時左邊已經坐下了一個瘦的，右邊來了肥的，四條光滑的手臂不住的在我面前晃着酒杯，但更使我奇異的是她不等跳舞開始就匆匆的出去了，好像害怕或是厭惡似的。第一晚這樣，第二晚又是這樣，獨自默默的坐著，到時候又匆匆的離去，到了第三晚她再來的時候我再也忍不住不想法接近她。第一次得著的回音，雖則是「多謝好意，我再不

願交友」的一個拒絕，只是加深了我的同情的好奇。我再不能放過她。巴黎的好處就在處處近人情愛慕的自由是永遠容許的。你見誰愛慕誰想接近誰，決不是犯罪，除非你在經程中洩漏了你的靈氣暴氣，陋相或是貧相，那不是文明的巴黎人所能容忍的；只要你「識相」上海人說的什麼可能的機會你都可以利用。對方人理你不理你，當然又是一回事；但只要你的步驟，對文明的巴黎人決不讓你難堪。

我不能放過她。等二次我大膽寫了個字條付中間人——店主人——交去。我心裏直怔怔的怕討沒趣。可是回話來了——她就走了，你跟着去吧。

她果然在飯店門口等着我。

你爲什麼一定要找我說話，先生，像我這再不願意有朋友的人？

她張着大眼睛看我，口顫微微的顫着。

我的冒味是不寬恕的，但是我看了你憂鬱的神情我足足難受了三天，也不知怎的我就相接近你，和你談一次話，如其你許我，那就是我的想望，再沒有別的意思。

真的她那眼內綻出了淚來，我話還沒說完。

想不到我的心事又叫一個異邦人看透了……她聲音都啞了。

我們在路燈的燈光下默默的互注了……响，並着肩沿馬路走去，走不到多遠她說不能走，我就問了她的允許雇車坐上，直望波龍尼大林園清涼的暑夜裏兜去。

原來如此，難怪你聽了跳舞的音樂像是厭惡似的，但既然不願意何以每晚還去？

那是我的感情作用，我有些捨不得不去，我在巴黎一天，那是我最初遇見——他的地方，但那時候的我……可是你真的同情我的際遇嗎？先生，我快有兩個月不開口了，不瞞你說，今晚見了你，我再也不能制止，我索性說給你的生平始末吧，只要你不嫌我們還是回那飯莊去罷。

你不是厭煩跳舞的音樂嗎？

她初次笑了。多齊整潔白的牙齒，在道上的幽光裏亮着，有了你我的生氣就回復了不少，我還有什麼音樂？

我們倆重進飯莊去選一個基角坐下，喝完了兩瓶香檳，從十一時舞影最凌亂時談起，直到早三時客人散盡，侍役打掃屋子時才起身走，我在他的可憐身世的演述中遺忘了一切當前的歌舞，再不能分我絲毫的注意。

下面是她的自述。

我是在巴黎生長的。我從小就愛讀天方夜譚的故事，以及當代描寫東方的文學，阿東方，我的童真的夢魂那一刻不在它的玫瑰園中留戀，十四歲那年我的姊姊帶我上北京去住，她在那邊開一個時式的帽鋪，有一天我看見一個小身材的中國人來買帽子，我就覺着奇怪，一來他長得異樣的清秀，二來他爲什麼要來買那樣時式的女帽？到了下午一個女太太拿了方才買去的帽子來換了，我姊姊就問她那中國人是誰，她說是她的丈夫，說開了頭她就講她當初怎樣爲愛他觸怒了自

己的父母，結果斷絕了家庭和他結婚，但她一點也不追悔因為她的中國丈夫待她怎樣好法，她不信西方人會得像他那樣體貼，那樣溫存。我再也忘不了她說話時滿心怡悅的笑容。從此我仰慕東方的私衷又添深了一層顏色。

我再回巴黎的時候已經長成了，我父親是最寵愛我的，我要什麼他就給我什麼。我那時就愛跳舞，阿，那些迷醉輕易的時光，巴黎那一處舞場上不見我的舞影。我的姣齡，我的顏色，我的體態，我的聰慧，尤其是我那媚人的大眼——阿，如今你見的是悲慘的餘生，再不留當時的丰韻——制定了我初期的墮落。我說墮落不是的，墮落，人生那處不是墮落，這社會那裏容得一個有姿色的女人保全她的清潔。我正快走入險路的時候，我那慈愛的老父早已看出我的傾向，私下安排了一個機會，叫我與一個有爵位的英國人接近。一個十七歲的女子那有什麼主意，在兩個月內我就做了新娘。

說起那四年結婚的生活，我也不應得過分的抱怨，但我們歐洲的勢利的社會實在是樹心裏生了蠹，我怕再沒有回復健康的希望。我到倫敦去做貴婦人時我還是個天真的孩子，那有什麼機心，那懂得虛偽的卑鄙的人間的底裏，我又是個外國人，到處遭受嫉忌與批評。還有我那叫名的丈夫，他娶我究竟為什麼動機，我始終不明白，許貪我年輕貪我貌美帶回家去廣告他自己的手段，因為真的我不會感著他一息的真情，新婚不到幾時他就對我冷淡了，其實他就沒有熱過，碰巧我是個傻孩子，一天不聽着一半句軟語，不受些溫柔的憐惜，到晚上我就不自制的悲傷。他有的是錢，有

的是趨奉諂媚，成天在外打獵作樂，我愁了不來慰我，我病了不來問我，連著三年抑鬱的生涯完全消滅了我原是活潑快樂的天機，到第四年實在就不住了，我與他吵一場回巴黎再見我父親的時候，他幾乎不認識我了。我自此就永別了我的英國丈夫，因為雖則實際的離婚手續在他方面到前年方始辦理，他從我走了後也就不再有願問我——這算是歐洲人夫妻的情分！

我從倫敦回到巴黎，就比久困的雀兒重復飛回了林中，眼內又有了笑，臉上又添了春色，不但身體好多，就連童年時的種種期望又在我心頭活了回來。三四年結婚的經驗更叫我厭惡西歐，更叫我神往東方。東方，阿浪漫的多情的東方！我心裏常常的懷念著。有一晚，那一個運定的晚上，我就在這屋子內見著了他，與今晚一樣的歌聲，一樣的舞影，想起還不就是昨天，多飛快的光陰，就可憐我一個單薄的女子，無端叫運神擺佈，在情網裏顛連，在經驗的苦海裏沈淪，朋友，我自是已經埋葬了的活人，你何苦又來逼著我把往事掘起，我的話是簡單的，但我身受的苦惱，朋友，你信我，是不可量的，你望我的眼裏看，憑著你的同情，你可以在剎那間領會我靈魂的真際！

他是菲利浦人，也不知怎的我初次見面就迷了他，他膚色是深黃的，但他的性情是不可信的溫柔，他身材是短的，但他的私語有多叫人魂銷的魔力，阿我到如今還不能怨他，我愛他太深，我愛他太真，我如何能一刻忘他，雖則他到後來也是一樣的薄情，一樣的冷酷。你不倦麼，朋友，等我講給你聽？

我自從認識了他，我便傾注給他，我滿懷的柔情，我想他，那負心的他，也夠他的享受，那三個月

神仙似的生活我們差不多每晚在此聚會的，祕談是他與我，歡舞是他與我，人間再有更甜美的經驗嗎？朋友你知道痴心人赤心愛戀的瘋狂嗎？因為不僅滿足了我私心的期望，我十多年夢魂繚繞的東方理想的實現。有他我什麼都有了，此外我更有什麼沾戀？因此等到我家裏爲這事情與我開始交涉的時候，我更躊躇的與我生身的父母根本決絕。我此時又想起了我垂髫時在北京見著的那個嫁中國入的女子，她與我一樣也爲了痴情犧牲一切，我只希冀她這時還能保持着她那純愛的生活，不比我這失運人成天在幻滅的辛辣中回味。

我愛定了他。他是在巴黎求學的，不是貴族，也不是富人，那更使我放心，因爲我早年的經驗使我迷信真愛情是窮人才能供給的。誰知他騙了我——他家裏也是有錢的，那時我在熱戀中拋棄了家犧牲了名譽，跟了這黃臉人離却巴黎，辭別歐洲，經過一個月的海程，我就到了我理想的燦爛的東方。阿我那時的希望與快樂！但才出了紅海他就上了心事，經我再三的逼他才告訴他家裏的實情，他父親是菲利滾最有錢的士著，性情是極嚴厲的，他怕輕易不能收受她進他們的家庭，我真不願意把此後可憐的身世煩你的聽朋友，但那才是我痴心人的結果，你耐心聽着吧！

東方，東方才是我的煩惱！我這回投進了一個更陌生的社會，呼吸更沈悶的空氣；他們自己中間也許有他們溫暖的人情，但輪着我的却一樣還是猜忌與譏刻，更不容情的刺襲我的孤獨的性靈。果然他的家庭不容我進門把我看作一個「巴黎滴來的可疑的婦人」我爲愛他也不知忍受了多少不可忍的侮辱，吞了多少悲淚，但我自慰的是他對我不變的恩情。因爲在初到的一時他

還是不時來慰我——我獨自賃屋住着。但慢慢的也不知是人言浸潤還是他原來愛我不深，他竟然表示割絕我的意思。朋友試想我這孤身女子犧牲了一切爲的還不是他的愛，如今連他都離了我，那我更有什麼生機？我怎的始終不會自毀，我至今還不信，因爲我那時真的是沒路走了。我又沒有錢，他狠心丟了我，我如何能再去纏他，這也許是我們白種人的軀強，我不久便揩乾了眼淚出門去自尋活路。我在一個非美合種人的家裏尋得了一個保姆的職務，天幸我生性是耐煩領小孩的——我在倫敦的日子沒孩子管我就養貓弄狗——救活我的是那三五個活靈的孩子，黃頭髮短手指的乖乖在那炎熱的島上我是過了兩年沒顏色的生活，得了一次兇險的熱病，從此我面上再不存青年期的光彩。我的心境正稍稍回復平衡的時候，兩件不幸的事情又臨着我：一件是我那與另一女子的結婚這消息使我昏絕了過去，一件是被我棄絕的慈父也不知怎的問得了我的踪跡來電說他老病快死要我回去。阿天罰我等我趕回巴黎的時候正好趕着與老人訣別懺悔我先前的造孽！

從此我在人間還有什麼意趣？我只是個實體的鬼影，活動的屍體；我的心也早就死了；再也不起波瀾；在初次失望的時候，我想像中還有個遼遠的東方，但如今東方只在我的心上留下一個鮮明的新傷，我更有什麼希冀，更有什麼心情？但我每晚還是不自主的到這飯店裏來小坐，正如死去的鬼魂忘不了他的老家，我這一生的經驗本不想再向人前吐露的，誰知又碰着了，你苦苦的追着我，逼我再一度擦擦死盡的火灰，這來你夠明白了，爲什麼我老是這落漠的神情，我猜你也是過路

的客人，我深深自幸又接近一次人情的温慰，但我不敢希望什麼，我的心是死定了的時候也不早了，你看方才舞影凌亂的地板上現在只賸一片冷淡的燈光侍役們已經收拾乾淨，我們也該走了，再會吧，多情的朋友！

(二)「先生你見過醜麗的肉沒有？」

我在巴黎時常去看一個朋友，他是一個畫家，住在一條老聞着魚腥的小街底頭一所老屋子的頂上一個字A式的尖閣裏，光線闇慘得怕人，白天就靠兩塊日光胰子大小的玻璃窗給裝裝裱，反正住的人不嫌就得，他是照例不過正午不起身，不近天亮不上床的一位先生，下午他也不居家，起碼總得上燈的時候他才脫下了他的外褂露出兩條破爛的臂膀埋身在他那醜麗的垃圾窩裏開始他的工作。

醜麗的垃圾窩——它本身就是一幅妙畫！我說給你聽聽。貼牆有精窄的一條上面蓋着黑毛氈的算是他的床，在這上面就准你規規矩矩的躺着，不說起坐一定扎腦袋，就連翻身也不免冒犯，斜着下來永遠不退讓的屋頂先生的身分承着頂尖全屋子頂寬舒的部分放着他的書桌——我抱着一把汗叫它得桌，其實用提嗎，上邊什麼法寶都有，書冊子，稿本，黑炭，顏色盤子，爛襪子，領結，軟領子，熱水瓶子壓漏了的燒乾了的酒精燈，電筒，各色的藥瓶，彩油瓶，髒手絹，斷頭的筆桿，沒有蓋的墨水瓶子，一柄手鎗，那是瞞不過我化七法郎在密歇耳大馬路旁舊貨攤上換來的，照相鏡子，小手鏡，斷齒的梳子，蜜膏，晚上喝不完的咖啡盃，詳夢的小書，還有——還有可疑的小紙盒兒，凡士林一

蠟的油膏……一雙破木板箱一頭漆着名字上面蒙着一塊灰色布的是他的梳妝台兼書架，一個洋磁面盆半盆的胰子水似乎都叫一部舊板的盧騷集子給髒了去，一頂便帽套在洋瓷長提壺的耳柄上，從袋底裏倒出來的小銅錢錯落的散着像是土耳其人的符咒，幾隻稀小的爛蘋果圍着一條破香蕉像是一羣大學教授們圍着一個教育次長索薪……

壁上看得更斑斕了，這是我頂得意的一張龐那的底稿當廢紙買來的，這是我臨窗內的裸體，不十分行，我來擦起燭罩你可以看清楚一點，草色太濃了，那膝部畫壞了，這一小幅更名貴，你認是誰，羅丹的那是我前年最大的運氣，也算是錯來的，老巴黎就是這點子便宜，挨了半年八個月的餓不要緊，只要有機會撈着真東西，這還不值得，那邊一張擠在兩幅油畫縫裏的，你見了沒有，也是有的來歷的，那是我前年趁馬克倒霉路過佛蘭克福德時夾手搶來的，是真的孟督爾都難說，就這糊了一點，現在你給三千佛郎我都不賣，加倍再加倍都值，你信不信？再看那一長條……在他那手指東點西的賣弄他的家珍的時候，你竟會忘了你站着的地方是不夠六尺闊的一間閣樓，倒像跨在你頭頂那兩片斜着下來的屋頂也順着他那藝術談法術似的隱了去，露出一個爽愷的高天，壁上的淫痞，壁窟，畫塊，釘疤，全化成了哥羅畫中『飄飄欲化煙』的最美麗林樹與輕快的流澗，桌上的破領帶及手絹爛香蕉臭襪子等等也全變成戴大闊邊稻草帽的牧童們，偃着樹打盹的，牽着牛在澗裏喝水的，手反襯着腦袋放平在青草地上瞪眼看天的，斜眼瞞着那邊走進來的娘們手按着音腔吹橫笛的——可不是那邊來了一羣娘們，全是年歲青青的，露着胸膛，散着頭髮，還有光着

白腿的在青草地上跳着來了……！噫！小心扎腦袋，這屋子真扁紐，你出什麼神來了？想着你的 Bill？
Anni 對不對？你到巴黎快半個月，該早有落兒了，這年頭收成真容易——嘛，太容易了！誰說巴黎不是理想的地獄？你吸煙斗嗎？這兒有自來火。對不起，屋子裏除了床，就是那張彈簧，早經追悼過了。沙發，你坐坐吧，給你一個墊子，這是全屋子頂溫柔的一樣東西。

不錯，那沙發，這閣樓上要沒有那張沙發，主人的風格就落了一個極重要的原素。說它肚子裏的彈簧完全沒了勁，在主人說是太謙，在我說是簡直污蔑了它。因為分明有一部分彈簧是不會死透的，那在正中間，看來倒像是一座分水嶺，左右都是往下傾的，我初坐下時不提防它還有彈力，倒叫我駭了一下；靠手的套布可真是全霉了，露着黑黑黃黃，不知是什麼貨色，活像主人襯衫的袖子。我正落了坐，他咬了咳嘴唇，翻一翻眼珠，微微的笑了。笑什麼了？你？我？笑——你坐上沙發，那樣兒叫我想起愛菱。愛菱是誰呀？——她是我第一個模特兒。模特兒？你的破房子還有模特兒？你這窮鬼化得起別急，究竟是中國初來的，聽了模特兒就這樣的起勁，看你那脖子都上了紅印了！本來不算事，當然，可是我說像你這樣的破雞棚……破雞棚便怎麼樣，耶穌生在馬號裏的，安琪兒們都在馬矢裏跪着禮拜哪！別忙，好朋友，我講你聽。如其巴黎人有一個好處，他就是不勢利。中國人頂糟了，這一點窮人有窮人的勢利，闊人有闊人的勢利，半不闌珊的有半不闌珊的勢利——那才是半開化，才是野蠻！你看像我這樣子，頭髮像刺蝟，八九天不刮的破鬍子，半年不收拾的髒衣服，鞋帶扣不上的皮鞋——要在中國，誰不叫我外國叫化子，那配進北京飯店一類的勢利場，可是在巴黎我

就這樣兒隨便問那一個衣服頂漂亮脖子搽得頂香的娘們跳舞，十回就有九回成的信不信？至於模特兒，那更不成話，那有在巴黎學美術的，不論多窮，一年裏不換十來個眼珠亮亮的來坐樣兒屋子破更算什麼波希民的生活就是這樣按你說模特兒就不該坐壞沙發你得準備杏黃貢緞繡丹鳳朝陽做墊的太師椅請她坐你才安心對不對？再說……

別再說了！算我少見世面，算我是鄉下老鸞，得了可是說起模特兒，我倒有點好奇，你何妨講些經驗給我長見識？有真好的沒有？我們在美術院裏見著的什麼維納絲得米羅，維納絲梅第妻，還有鐵青的魯班師的鮑第千里的丁，稻來篤的箕奧其安內的裸體實，在是太美，太理想，太不可能，太不可思議；反面說，新派的比如雪尼約克的瑪提斯的塞尙的高耿的弗郎刺馬克的，又是太醜，太損，太不像人，這樣的太不可能。太不可思議。人體美，究竟怎麼一回事，我們不幸生長在中國女人衣服一直穿到下巴底下，腰身與後部看不出多大分別的世界裏，實在是太蒙昧無知，太不開眼。可是再說呢，東方人也許根本就不該叫人開眼的，你看過約翰巴里士那本沙揚娜拉沒有，他那一段形容一個日本裸體舞女——就是一張臉子粉搽得像棺材裏爬起來的顏色，此外耳朵以後下巴以下就比如一節蒸不透的珍珠米——看了真叫人惡心。你們學美術的才有第一手的經驗，我倒是！

你倒是真有點羨慕，對不對？不怪你，人總是人不瞞你說，我學畫畫原來的動機也就是這點對人體祕密的好奇。你說我窮相，不錯，我真是窮，飯都吃不出，依都穿不全，可是模特兒——我怎麼也省不了。這對人體美的欣賞在我已經成了一種生理的要求，必要的奢侈，不可擺脫的嗜好，我甯可

少吃儉穿，省下幾個佛郎來多雇幾個模特兒。你簡直可以說我是著了迷，成了病，發了瘋，愛說什麼就什麼，我都承認——我就不能一天沒有一個精光的女人，在我的面前供養，安慰餵飽我的「眼淫」。當初羅丹，我猜也一定與我一樣，狠獷，據說他那房子裏老是有剃光了的，女人，也不爲生樣兒，單看她們日常生活，「實際的」多變化的姿態——他是一個牧羊人，成天看着一羣剃了毛皮的馴羊，魯班師那位窮凶極惡的大手筆，說是常難爲他太太做模特兒，結果因爲他成天不斷的畫他太太，竟許連穿褲子的空兒都難得有，但如果這話是真的，魯班師還是太傻，難怪他那畫裏的女人都是這剃白豬似的單調，少變化，美的分配在人體上是極神祕的一個現象，我不信有理想的全材，不論男女，我想幾乎是不可能的，上帝拿着一把顏色望地面上撒玫瑰，羅蘭，石榴，玉簪，剪秋羅，各樣都沾到了一種或幾種的彩澤，但決沒有一種花包涵所有可能的色調的，那如其有，按理論講，豈不是又得回復了沒顏色的本相人體美也是這樣的，有的美在胸部，有的腰部，有的下部，有的頭髮，有的手，有的腳踝，那不可理解的骨格，筋肉，肌理的會合，形成各各不同的線條，色調的變化，皮面的漲度，毛管的分配，天然的姿態，不可制止的表情——也得你不怕麻煩細心體會發見去，上帝沒有這樣便宜你的事情，他決不給你一個具體的絕對美，如果有我們所有藝術的努力就沒有了意義，巧妙就在你明白這山裏有金子，可是在那一點你得自己下工夫去找，阿說起這藝術家審美的本能，我真要閉着眼感謝上帝——要不是它，豈不是所有人體的美說窄一點都變了古長安道上歷代帝王的墓窟，全叫一層或幾層薄薄的衣服給埋沒了！回頭我給你看我那張破床底下有一本

寶貝，我這十年血汗辛苦的成績——千把張的人體臨摹，而且十分之九是在這間破雞棚裏鉤下的，別看低我這張彈簧早經破掉了的沙發，這上面落坐過至少一二百個當得起美字的女人，別提專門做模特的巴黎那一個不知道俺家黃臉什麼，那不算希奇，我自負的是我獨到的發見：一半因為看多了緣故，女人肉引誘在我差不多完全消滅在美的欣賞裏面，結果在我這雙「淫眼」看來，一絲不掛的女人就同紫霞宮裏翻出來的屍首穿得重重密密的搖不動我的性慾，反面說當真穿着得極整齊的女人，不論她在人堆裏站着，在路上走着，只要我的眼到，她的衣服的障礙就無形的消滅，正如老練的礦師一瞥就認出鑛苗，我這美術本能也是一瞥就認出「美苗」，一百次裏錯不了一次，每回發見了可能的時候，我就非想法找到她剝光了她叫我看看個滿意不成，上帝保佑這文明的巴黎，我失望的時候真難得有，我記得有一次在戲院子看着了一個貴婦人，實在沒法想（我當然試來）我那難受就不用提了，比發瘡疾還難受——她那特長分腿是在小腹與……

夠了夠了！我倒叫你說得心癢癢的人體美！這門學問，這門福氣，我們不幸生長在東方誰有機會研究享受過來？可是我既然到了巴黎，又幸氣碰着你，我倒真想叨你的光開開我的眼，你得替我想法，要我在你這宏富的經驗中比較最貼近理想的一個看看……

你又錯了什麼？你意思花就許巴黎的花香，人體就許巴黎的美嗎？太滅自己的威風了！別信那巴理士什麼沙揚、娜拉的胡說，聽我說，正如東方的玫瑰不比西方的玫瑰差什麼香味，東方的人體在得到相當的栽培以後，也同樣不能比西方的人體差什麼美——除了天然的限度，比如骨格的

大小、皮膚的色彩。同時頂要緊的當然要你自己性靈裏有審美的活動，你得有眼睛，要不然這宇宙不論它本身多美多神奇在你還是白來的。我在巴黎苦過這十年，就爲前塗有一個宏願：我要張大了我這經過訓練的「淫眼」到東方去發見人體美——誰說我沒有大文章做出來？至於你要借我的光開開眼，那是最容易不過的事情，可是我想——可惜！有個馬達姆朗酒原先在巴黎大學當物理講師的，你看了準忘不了，現在可不在了，到倫敦去了；還有一個馬達姆辟托漾，她是遠在南邊鄉下開麵包鋪子的，她就夠打倒你所有的丁稻來篤，所有的鐵青，所有的箕與其安內——尤其是給你這未入流看，長得太美了，她通體就看不出一根骨頭的影子，全叫勻勻的肉給隱住的，圓的潤的，有一致節奏的，那妙是一百個哥蒂謨也形容不全的，尤其是她那腰以下的結構，真是奇蹟！你從意大利來該見過西龍尼維納絲的殘象，就那也只能彷彿你不知道那活的氣息的神奇，什麼大藝術天才都沒法移植到畫布上或是石塑上去的（因此我常常自己心裏辨論究竟是藝術高出自然還是自然高出藝術，我怕上帝僭先的機會畢竟比凡人多些）不提別的，單就她站在那裏你看，從小腹接榫上股那兩條交會的弧線起直往下，到脚著地處止，那肉的浪紋就比是——實在是無可比——你夢裏聽着的音樂，不可信的輕柔，不可信的勻淨，不可信的韻味——說粗一點，那兩股相並處的一條線直貫到底，不漏一層的破綻，你想通過一根髮絲或是吹度一絲風息都是絕對不可能的——但同時又決不是肥肉的黏著，那就呆了，真是夢寐，就可惜多美一個天才偏叫一個身高六尺三寸長紅鬍子的麵包師給糟蹋了，真的這世上的因緣說來真怪，我很少看見美婦

人不嫁給猴子類牛類水馬類的醜男人！但這是支話。眼前我招得到的，夠資格的也就不少——有了，方才你坐上這沙發的時候，叫我想起了愛菱，也許你與她有緣分，我就爲你招她去吧，我想應該可以容易招到的。可是上那兒呢？這屋子終究不是欣賞美婦人的理想背景，第一不夠開展，第二光線不夠——至少爲外行人像你一類著想……我有了一個頂好的主意，你遠來客我也該獨出心裁招待你一次，好在愛菱與我特別的熟，我要她怎麼她就怎麼，暫且約定後天吧，你上午十二點到我這里來，我們一同到芳丹薄羅的大森林裏去，那是我常遊的地方，尤其是阿房奇石相近一帶，那邊有的是天然的地毯，這一時是自然最妖豔的日子，草青得滴得出翠來，樹綠得漲得出油來，松鼠滿地滿樹都是，也不很怕人，頂好玩的，我們決計到那一帶去祕密野餐——至於「開眼」的話，我包你一個百二十分的滿足，將來一定是你從歐洲帶回家最不易磨滅的一個印象！一切有我佈置去，你要是願意貢獻的話，也不用別的，就要你多買大楊梅，再帶一瓶橘子酒，一瓶綠酒，我們享半天閒福去。現在我講得也累了，我得躺一會兒，我拿我床底下那本祕本給你先揣摹揣摹……

隔一天我們從芳丹薄羅林子裏回巴黎的時候，我髮髻剛做了一個最荒唐最艷麗，最祕密的夢。

一四，一一，二一。

（選錄晨報副刊）

我所知道的康橋

徐志摩

我這一生的周折，大都尋得出感情的線索。不論別的，單說求學。我到英國是爲要從羅素、羅素來中國時，我已經在美國。他那不確的死耗傳到的時候，我真的出眼淚不夠，還做悼詩來了。他沒有死，我自然高興。我擺脫了哥崙比亞大博士銜的引誘，買船票過大西洋，想跟這位二十世紀的福祿、泰爾認真念一點書去，誰知一到英國才知道事情變樣了：一爲他在戰時主張和平，二爲他離婚，羅素叫康橋給除名了，他原來是 Trinity College 的 Fellow，這來他的 Fellowship 也給取消了。他回英國後就在倫敦住下，夫妻兩人賣文章過日子。因此我也不會遂我從學的始願。我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裏混了半年，正感着悶想換路走的時候，我認識了狄更生先生——狄更生——Worthy Lowell Dickinson——是一個有名的作者，他的『一個中國人通信』(Letters From John Chiaman 與『一個現代聚餐談話』(A Modern Symposium) 兩本小冊子)早得了我的景仰，我第一次會著他是在倫敦國際聯盟協會席上，那天林宗孟先生演說，他做主席，第二次是宗孟演講，有他。以後我常到他家裏去。他看出我的煩悶，勸我到康橋去，他自己王家學

院] (Kings College) 的 Fellow。我就寫信去問兩個學院，回信都說學額早滿了，隨後還是狄更生先生替我去在他的學院裏說好了給我一個特別生的資格，隨意選科聽講。從此黑方巾黑披袍的風光也被我占着了。初起我在離康橋六英里的鄉下叫沙士頓地方租了幾間小屋住下，同居的有我從前的夫人張幼儀女士與郭虞裳君。每天一早我坐街車（有時自行車）上學，到晚回家。這樣的生活過了一個春，但我在康橋還只是個陌生人，誰都不認識康橋的生活，可以說完全不會嘗着，我知道的只是一個圖書館，幾個課室，和三兩個吃便宜飯的茶食鋪子。狄更生常在倫敦或是大陸上，所以也不常見他。那年的秋季我一個人回到康橋，整整有一學年，那時我才有機會接近真正的康橋生活，同時我也慢慢的「發見」了康橋。我不會知道過更大的愉快。

二

「單獨」是一個耐尋味的現象。我有時想它是任何發見的第一個條件。你要發見你的朋友，「真」你得有與他單獨的機會。你要發見你自己的真，你得給你自己一個單獨的機會。你要發見一個地方（地方一樣有靈性），你也得有單獨玩的机会。我們這一輩子，認真說，能認識幾個人，能認識幾個地方，我們都是太匆忙，太沒有單獨的機會。說實話，我連我的本鄉都沒有什麼了解。康橋我要算是有相當交情的，再次許只有新認識的翡冷翠了。阿，那些清晨，那些黃昏，我一個人發癡似的在康橋，絕對的單獨。

但一個人要寫他最心愛的對象。不論是人是地，是多麼使他爲難的一個工作？你怕描壞了它，你怕說過分了惱了它，你怕說不謹慎了辜負了它。我現在想寫康橋，者正是這樣的心理，我不會寫，我就知道這回是寫不好的——况且又是臨時逼出來的事情。但我却不能不寫，上期預告已經出去了。我想勉強分兩節寫，一是我所知道的康橋的天然景色，一是我所知道的康橋的學生生活。我今晚只能極簡的寫些，等以後有興會時再補。

三

康橋的靈性全在一條河上，康河，我敢說，是全世界最秀麗的一條水。河的名字是葛蘭大 Cam，也有叫康河 (River Cam) 的，許有上下流的區別，我不甚清楚。河身多的是曲折，上游是有名的拜倫潭——Byron's Pool——當年拜倫常在那裏玩的。有一個老村子叫格蘭羅斯，德有一個果子園，你可以躺在纍纍的桃李樹蔭上吃茶，花果會吊入你的茶杯，小雀子會到你桌上來啄食，那真是別有一番天地。這是上游，下游是從羅斯德頓下去，河面展開，那是春夏間競舟的場所。上下河分界處有一個壩築，水流急得很，在星光下聽水聲，聽近村晚鐘聲，聽河畔倦牛舂草聲，是我康橋經驗中最神祕的一種大自然的優美，甯靜，調諧在這星光與波先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滲入了你的性靈。

康康河的精華是在它的中樞，著名的 Backs，這兩岸是幾個最蜚聲的學院的建築。從上面

下來是 Pembroke, St. Katharine's, King's, Clare, Trinity, St. John's。最令人留連的一節是克萊亞與王家學院的毗連處，克萊亞的秀麗緊鄰着王家教堂的閣偉。別的地方儘有更美更莊嚴的建築，例如巴黎賽因河的羅浮宮一帶，威尼斯的利阿爾多大橋的兩岸，翡冷翠維基烏大橋的周遭，但康橋的“Backs”自有它的特長，這不容易用一、二個狀詞來概括，它那脫盡塵埃氣的一種清激秀逸的意境，可說是超出了畫圖而化生了音樂的神味。再沒有比這一羣建築更調諧更勻稱的了。論畫，可比的許只有柯羅（Corot）的田野；論音樂，可比的許只有蕭班（Chopin）的夜曲。就這也不能給你依稀的印象，它給你的美感簡直是神靈性的一種。

假如你站在王家學院橋邊的那顆大樹樹蔭下眺望右側面，隔着一大方淺草坪，是我們的校友居（Fellows Building）那年代並不早，但它的嫵媚也是不可掩的，它那蒼白的石壁上春夏間滿綴着藍色的薇薔在和風中搖顫，更移左是那教堂，森林似的尖閣不可洩的永遠直指着天空，更左是克萊亞，阿那不可信的玲瓏的方庭，誰說這不是聖克萊亞（St. Clare）的化身，那一塊石上不閃耀着她當年聖潔的精神在克萊亞後背隱約可辨的是康橋最瀟灑最驕縱的三濟學院（Trinity），它那臨河的圖書樓上坐鎮着拜倫神，采驚人的雕像。

但這時你的注意早已叫克萊亞的三環洞橋，魔術似的攝住，你見過西湖白隄上的西泠斷橋不是？（可憐它們早已叫代表近代醜惡精神的汽車公受給踩平了，現在它們跟着蒼涼的雷峯永遠辭別了人間。）你忘不了那橋上斑駁的蒼苔，木柵的古色，與那橋拱下洩露的湖光與山色不是？

克萊亞並沒有那樣體面的襯托，它也不比廬山棲賢寺旁的觀音橋，上瞰五老的奇峯，下臨深潭與飛瀑；它只是怯伶伶的一座三環洞的小橋，它那橋洞間也只掩映着細紋的波鱗與婆娑的樹影，它那橋上櫛比的小穿闌與闌節頂上雙鸞的白石球，也只是村姑子頭上不誇張的香草與野花一類的裝飾；但你凝神的看着，更凝神的看着，你再反省你的心境，看還有一絲屑的俗念沾滯不？只要你審美的本能不會泯滅時，這是你的機會實現純粹美感的神奇！

但你還能選你黃昏的時辰。英國的天時與氣候是走極端的。冬天是荒謬的壤，蓬着連綿的霧，夏天你一定不遲疑的甘願進地獄本身去試試。春天（英國是幾乎沒有夏天的）是更荒謬的可愛，尤其是它那四五月間最漸緩景豔麗的黃昏，那才真是寸寸黃金。在康河邊上過一個黃昏是一服靈魂的補劑。阿！我那時蜜甜的單獨，那時蜜甜的閒暇。一晚又一晚的，只見我出神似的倚在橋闌上向西天癡望——

看一回癡靜的橋影，

數一數螺細的波紋，

我倚暖了石闌的青苔，

青苔涼透了我的心坎……

還有幾句更笨重的怎能彷彿那游絲似輕妙的情景：

難忘七月的黃昏，遠樹凝寂，

像墨潑的山形，襯出輕柔曠色，

密稠稠七分鵝黃三分橘綠。

那妙意祇可去秋夢邊緣捕捉……

四

這河身的兩岸都是四季常青最蔥翠的草坪。從校友居的樓上去，對岸草場上，不論早晚，永遠有十數匹黃牛與白馬，脛蹄沒有恹恹的草叢中，從容的在咬嚼，星星的黃花在風中動盪，應和着它們尾鬃的掃拂。橋的兩端有斜倚的垂柳與掏蔭護住。水是澈底的清澄，深不足四尺，均勻的長着長條的水草。這岸邊的草坪又是我的愛寵，在清朝，在傍晚，我常去這天然的織錦上坐地，有時讀書，有時看水；有時仰臥着看天空的行雲，有時反仆着摟抱大地的溫暖。

但河上的風流還不止兩岸的秀麗，你得買船去玩。船不止一種，有普普的雙槳划船，有輕快的薄皮舟（Canoe），有最別緻的長形撐篙船（Punt）。最末的一種是別處不常有的，約莫有二丈長，三尺寬，你站直在船梢上用長竿撐着走的。這撐是一種技術。我手脚太蠢始終不會學會。你初起手撐試時，容易把船身橫住在河中，東顛西撞的狼狽。英國人是不輕易開口笑的人，但是小心他們不出聲的皺眉，也不知有多少次河中本來座閉的秩序叫你這莽撞的外行給搗亂了。我真的始終不會學會。每回我不服輸跑去租船再試的時候，有一個白鬍子的船家往往帶譏諷的對我說：「先

生，這撐船費勁，天熱累人，還是拿個薄皮舟溜溜吧！我那裏肯聽話，長篙子一點就把船撐了開去，結果還是把河身一段段的腰斬了去。

我站在橋上去看人家撐，那多不費勁，多美！尤其在禮拜天有幾個專家的女郎，穿一身縞素衣服，裙裾在風前悠悠的飄着，戴一頂寬邊的薄紗帽，帽影在草水間顫動，你看她們出橋洞時的姿態，掀起一根竟像沒分量向長竿，只輕輕的，不經心的往波心裏一點，身子微微的一蹲，這船身便波的釋出了橋影，翠條魚似的向前滑了去。她們那敏捷那閒暇，那輕盈真是值得歌詠的。

在初夏陽光燦爛時你去買一支小船，划去橋邊蔭下躺着念你的書或是做你的夢，槐花香在水面上飄浮，魚羣的喋喋聲在你的耳邊挑逗。或是在初秋的黄昏，近着新月的寒光，望上流僻靜處，遠去。愛熱鬧的少年們攆着他們的女友，在船沿上支着雙雙的東洋綵紙燈，帶著話匣子，船心裏用軟墊鋪着，也開向無人跡處去享他們的野福——誰不愛總那水底翻的音樂在靜定的河上描寫夢意與春光。

住慣城市的人不易知道季候的變遷。看見葉子掉知道是秋，看見葉子綠知道是春；天冷了裝爐子，天熱了拆爐子，脫了棉袍換上夾袍，脫下夾袍換上單袍，不過如此罷了。

天上屋斗的消息，地下泥土裏的消息，空中風吹的消息，都不關我們的事。忙着哪，這樣那樣事情多着，誰耐煩管星星的移轉，花草的消長，風雲的變幻？同時我們抱怨我們的生活，苦痛煩悶拘束枯燥，誰肯承認做人是快樂？誰不多少間咒詛人生？

但不滿意的生活大都是由於自取的。我是一個生命的信仰者，我信生活決不是我們大多數人僅僅從自身經驗推得的那樣暗慘。我們的病根是在「忘本」。人是自然的產兒，就比枝頭的花與鳥是自然的產兒，但我們不幸是文明人，入世深似一天，離自然遠似一天。離開了泥土的花草，離開了水的魚，能快活嗎？能生存嗎？從大自然，我們取得我們的生命；從大自然，我們應分取得我們繼續的資養。那一株婆婆娑的大木沒有盤錯的根，極深入在無盡藏的地裏，我們是永遠不能獨立的。有幸福是永遠不離母親撫育的孩子，有健康是永遠接近自然的人們。不必一定與鹿豕遊，不必一定回「洞府」去爲醫治我們當前生活的枯窘，只要「不完全遺忘自然」——一張輕淡的藥方，我們的病象就有緩和的希望。在青草地打幾個滾，到海水裏洗幾次浴，到高處去看幾次朝霞與晚照——你肩背上的負擔就會輕鬆了去的。

這是極膚淺的道理，當然。但我要沒有過過康橋的日子，我就不會有這樣的自信。我這一輩子就只那一春，說也可憐，算是不會虛度。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愈快的（雖則碰巧那也是我最感受人生痛苦的時期。）我那時有的是閒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絕對單獨的機會。說也奇怪，竟像是一天，我辨認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我能忘記那初春的啤呢嗎？曾經有多少個清晨，有獨自冒着冷去薄霜鋪地的林子裏閒步——爲聽鳥語，爲盼朝陽，爲尋泥土裏漸次蘇醒的花草，爲體會最微細最神妙的春信。阿，那是新來的畫眉在那邊凋不盡的青枝上，試它的新聲。阿，這是第一朵小雪花掙出了半凍的地面。阿，這不是新來的潮潤沾上了寂寞的柳條。

靜極了，這朝來水溶溶的大道，只遠處牛奶車的鈴聲，點綴這週遭的沈默。順着這大道走去，走到盡頭，再轉入林子裏的小徑，往烟霧濃密處走去，頭頂是交枝的榆蔭，透露着漢楞楞的曙色；再往前走去，走盡這林子，當前是平坦的原野，望見了村舍，初青的麥田，更遠三兩個饅形的小山掩住了一條通道。天邊是霧茫茫的，尖尖的黑形是近村的教寺，聽那曉鐘和緩的清音。這一帶是此邦中部的平原，地形像是海裏的輕波，默沈沈的起伏，山嶺是望不見的，有的是常青的草原與沃腴田壤。登那土阜上望去，康橋只是一帶茂林，擁戴着幾處娉婷的尖閣，嫵媚的康河也望不見踪跡，你只能循着那錦帶似的林木想像那一流清淺。村舍與樹林是這地盤上的棋子，有村舍處有佳蔭，有佳蔭處有村舍。這早起是看炊烟的時辰，朝霧漸漸的升起，揭開了這灰蒼蒼的天幕，（最好是微霞後的光景）遠近的炊烟成絲的成縷的成捲的輕快的遲重的濃灰的淡青的慘白的在靜定的朝氣裏漸漸的上騰，漸漸的不見，彷彿是朝來人們的祈禱，參差的翳入了天聽。朝陽是難得見的，這初春的天氣，但它來時是起早人莫大的愉快。頃刻間這田野添深了顏色，一層輕紗似的金粉糝上了這草，這樹，這通道，這莊舍。頃刻間這周遭瀟瀟漫了清晨富麗的溫柔。頃刻間你的心懷也分潤了白天誕生的光榮。「春」這勝利的晴空彷彿在你的耳邊私語。「春」你那快活的靈魂也彷彿在那裏回響。

伺候着河上的風光，這春來一天有一天的消息。關心石上的答痕，關心敗草裏的鮮花，關心這水流的緩急，關心水草的滋長，關心天上的雲霞，關心新來的鳥語。住恰恰的小雲球是探春信的小

使鈴蘭與香草是歡喜的初聲。窈窕的蓮馨，玲瓏的石水仙，愛熱鬧的克羅克斯，耐辛苦的蒲公英與菊菊——這時候春光已是綉爛在人間，更不須殷勤問訊。

瑰麗的春天。這是你野遊的時期。可愛的路女，這里不比中國，那一處不是坦蕩蕩的大道？徒步是一個愉快，但騎自轉車是一個更大的愉快。在康橋騎車是普遍的技術，婦人，稚子，老翁，一致享受這雙輪舞的快樂。在康橋聽說自轉車是不怕人偷的，就為人人都自己有車，沒人耍偷。任你選一個方向，任你上一條通道，順着這帶草味的和風，放輪遠去，保管你這半天的逍遙是你性靈的補劑。這道上有的是清蔭與美草，隨地都可以供你休憩。你如愛花，這里多的是錦繡似的草原。你如愛鳥，這里多的是巧囀的鳴禽。你如愛兒童，這鄉間到處是可親的稚子。你如愛人情，這里多的是不嫌遊客的鄉人，你到處可以「掛單」借宿，有酪漿與嫩薯供你飽餐，有奪目的鮮果恣你嘗新。你如愛酒，這鄉間每一「望」都為你備有上好的新釀，黑啤如太濃，蘋果酒薑酒都是供你解渴潤肺的……帶一卷書，走十里路，選一塊清靜地，看天，聽鳥，讀書，倦了時，和身在草綿綿處尋夢去——你能想像更適情更適性的消遣嗎？

陸放翁有一聯詩句：「傳呼快馬迎新月，却上輕輿趁晚涼；」這是做地方官的風流。我在康橋時雖沒馬騎，沒轎子坐，却也有我的風流。我常常在夕陽西曬時騎了車迎着天邊扁大的日頭直追日頭是追不到的，有沒有夸父的荒誕，但晚景的溫存卻被我這樣偷嘗了不少。有三兩幅畫圖似的，輕驗至今還是栩栩的留着。只說看夕陽，我們平常只知道登山或是臨海，但實際只須遼闊的天際，

平地上的晚霞有時也是一樣的神奇。有一次我趕到一個地方，手把着一家村莊的籬笆，隔着一大田的麥浪，看西天的變幻。有一次是正衝着一條寬廣的大道，過來一大羣羊，放草歸來的，偌大的太陽在它們後背放射着萬縷的金輝，天上却是烏青青的，只睜這不可偏視的威光中的一條大路，一羣生物！我心頭頓時感着神異性的壓迫，我真的跪下了，對着這冉冉漸翳的金光。再有一次是更不可忘的奇景，那是臨着一大片望不到頭的草原，滿開着豔紅的罌粟，在青草裏亭亭的像是萬盞的金燈，陽光從褐色雲裏斜着過來，幻成一種異樣的紫色，透明似的不可逼視，霧那間在我迷眩了的視覺中，這草田變成了……不說也能說來你們也是不信的！

一別二年多了，康橋，誰知我這思鄉的隱憂，也不想別的，我只要那晚鐘撼動的黃昏，沒遮攔的田野，獨自斜倚在軟草裏，看第一個大星在天邊出現！

十五年一月十五日

（選錄晨報副刊）

寄小讀者

謝冰心

——通訊之一——

似曾相識的小朋友們：

我以抱病又將遠行之身，此三兩月內，自分已和文字絕緣；內爲昨天看見晨報副刊上已特屬

我所知道的康橋

七三

了「兒童世界」一欄，欣喜之下，便藉著軟弱的手腕，生疏的筆墨，來和可愛的小朋友，作第一次的通訊。

在這開宗明義的第一信裏，請你們容我在你們面前介紹我自己。我是你們天真隊裏的一個舊伍者——然而有一件事，是我常常用以自傲的：就是我從前也曾是一個小孩子，現在還有時仍是一個小孩子。爲著要保守這一點天真直到我轉入另一世界時爲止，我懇切的希望你們幫助我，提攜我。我自己也要永遠勉勵著，做你們的一個最熱情最忠實的朋友！

小朋友，我要走到很遠的地方去。我十分的喜歡有這次的遠行，因爲或者可以從旅行中多得些材料，以後的通訊裏，能告訴你們些略爲新奇的事情。——我去的地方，是在地球的那一邊。我有三個弟弟，最小的十三歲了。他念過地理，知道地球是圓的。他開玩笑的和我說：「姊姊，他走了我們想你的時候，可以拿一條很長的竹竿子，從我們的院子裏，直穿到對面你們的院子去，穿成一個孔穴。我們從那孔穴裏，可以彼此看見。我看看你別後，是否胖了或是瘦了。」小朋友想這是可能的事嗎？——我又有一個小朋友，今年四歲了。他有一天問我說：「姑姑，你去的地方，是比前門還遠麼？」小朋友看是地球的那一邊遠呢？還是前門遠呢？

我走了！要離開父母兄弟——我切親愛的人，雖然是時期很短，我也已覺得很難過。倘若你們在風晨雨夕，在父親母親的膝下懷前，姊妹兄弟的行間隊裏，快樂甜美的時光之中，能聯想到海外萬里有一個熱情忠實的朋友，獨在惱人淒清的天氣中，不能享得這般濃福，則你們一瞥時的天真

的憐念，從宇宙之靈中，已遙遙的付與我以極大無量的感激與慰安！

小朋友，但凡我有工夫，一定不使這通訊有長期間的間斷。若是間斷的時候長了些，也請你們饒恕我。因為我若不是在童心來復的一刹那頃拿起筆來，我決不敢以成人煩雜之心，來寫這通訊。這一層是要請你們體諒憐憫的。

這信該收束了，我心中莫可名狀，我覺得非常的榮幸！

冰心 七，二五，一九二三。

寄小讀者

謝心冰

——通訊之七——

親愛的小朋友：

八月十七的下午，約克遜號郵船無數的窗眼裏，飛出五色飄揚的紙帶，遠遠的拋到岸上，任憑送別的人牽住的時候，我的心是如何的飛揚而悽惻！

癡絕的無數的送別者，在最遠的江岸，僅僅牽着這終於斷絕的紙條兒，放這龐然大物，戴着最重的離愁，飄然西去！

船上生活，是如何的清新而活潑，除了三餐外，只是隨意遊戲散步。海上的頭三日，我竟完全回

到小孩子的境地中去了，套圈子，拋沙袋，樂此不疲，過後又絕然不玩了。後來自己回想很奇怪，無他，海喚起了我童年的回憶，海波聲中童心和遊伴都跳躍到我腦中來，我十分的恨這次舟中沒有幾個小孩子，使我童心來復的三天中，有無猜暢好的遊戲！

我自少住在海濱，卻沒有看見過海平如鏡，這次出了吳淞口，一天的航程，一望無際盡是粼粼的微波，涼風習習，舟如在冰上行。到過了高麗界，海水竟似湖光，藍極綠極，凝成一片，斜陽的金光，長蛇般自天邊直接到欄旁人立處，上自穹蒼，下至船前的水，自淺紅至於深翠，幻成幾十色，一層層，一片片的漾開了來……小朋友，恨我不能畫，文字竟是世界上最無用的東西，寫不出這空靈的妙景。

八月十八夜，正是雙星渡河之夕，晚餐後獨倚欄旁，涼風吹衣，銀河一片星光，照到深黑的海上。遠遠聽得樓欄下人聲笑話，忽然感到家鄉，遠望繁星閃爍着，海波吟嘯着，凝立悄然，只有惆悵。

十九日黃昏，已近神戶，兩岸青山，不時的有漁舟往來。日本的小山多半是圓扁的，大家說笑，便道是「饅頭山」。這饅頭山沿途點綴，直到夜裏，遠望燈光燦然，已抵神戶，船徐徐停住，便有許多人上岸去。我因太晚，只自己又到最高層上，初次看見這般璀璨的世界，天上微月的光和星光，岸上的燈光，無聲相映，不時的還有一串光明從山上橫飛過，想是火車周行……舟中寂然，今夜沒有海潮音，靜極心緒忽起：「倘若此時母親也在這裏……」我極清晰的憶起北京來，小朋友，想我不能往下再寫了。

冰心 八，二十，一九二三。神戶

朝陽下轉過一碧無際的草坡，穿過深林，已覺得湖上風來，湖波不是昨夜欲睡如醉的樣子了。——悄悄的坐在湖岸上，伸開紙，拿起筆，抬起頭來，四圍紅葉中，四面水聲裏，我要開始寫信給我久違的小朋友。小朋友猜我的心情是怎樣的呢？

水面閃爍着點點的銀光，對岸意大利花園裏亭層列的松樹，都證明我已在萬里外。小朋友，到此已逾一月了，便是在日本也未嘗寄過一字，說是對不起呢，我又不願！

我平時寫作，喜在人靜的時候，船上却處處是公共的地方，艙面闊邊，人人可以來到。海景極好，心胸却難得清平。我只能在晨間絕早，船面無人時，隨意寫幾個字，堆積至今，總不能整理，也不願草草整理，便遲延到了今日。我是尊重小朋友的，想小朋友也能尊重原諒我。

許多話不知從那裏說起，而一聲聲打擊湖岸微波，一層層的沒上雜立的湖石，直到我蔽膝的氈邊來，似乎要求我將她介紹給我的小朋友。小朋友我真不知如何的形容介紹她！她現在橫在我的眼前。湖上的月明和落日，湖上的濃陰和微雨，我都見過了，真是儀態萬千。小朋友，我的親愛的人都不在這裏，便只有她——海的女兒，能慰安我了。Take Waban，諧音會意，我便喚她做「慰冰」。每日黃昏的遊泛，舟輕如羽，水柔如不勝漿。岸上四圍的樹葉綠的，紅的，黃的，白的，一叢一叢的倒影到水中來，覆蓋了半湖秋水。夕陽下極其豔冶極其柔媚，將落的金光到了樹梢，散在湖面。我在湖上光霧中，低低的囑咐他，帶我的愛和慰安，一夜和他到遠東去。

小朋友！海上半月，湖上也過半月了，若問我意那一個更甚，這却難說。——海好像我的母親，湖

是我的朋友我和海親近在童年，和湖親近是現在。海是深闊無際，不着一字，她的愛是神祕而偉大的，我對她的愛是歸心低首的。湖是紅蕤綠枝，有許多襯托，她的愛是溫和嫵媚的，我對她的愛是清淡相照的。這也許太抽象，然而我沒有別的話來形容了。

小朋友，兩月之別，你們自己寫了多少，母親懷中的樂趣，可以說來讓我聽聽麼？——這便算是沿途書信的小序，此後仍將那寫好的信，按序寄上，日月和地方，都因其舊，「弱遊」的我，如何自太平洋東岸的上海繞到大西洋東岸的波司頓來，這些信中說得很清楚，請在那裏看罷。不知這幾百個字，何時方達到你們那裏，世界真是太大了！

冰心 十，十四，一九二三，慰冰湖畔，威爾斯利。

（選錄晨報附刊）

寄小讀者

謝冰心

我的小朋友：
——通訊之十四——

黃昏睡起，閒步着繞到西邊迴廊上，看一個病的女孩子。站在她床前說着話兒的時候，抬頭看見松梢上一星朗耀，她說：「這是你今晚第一顆見到的星兒，對他祝說你的願望罷！」——同時她

低低的度着一支小曲，是

Star light

Star bright

First star I see to night

Wish I may

Wish I might

Have the wish I wish to night

小朋友這是一支極柔媚的歌兒，我不想譯他出來，因為童謠完全以音韻見長，一譯成中國字，唱出來就不好聽，大意也就是她對我說的那兩句話——倘若你們自己能念，或是姊姊哥哥，姑姑母親，能教給你們念，也就更好。——她說到此，我略不思議，我合掌向天說，「我願萬里外的母親，不太為平安快樂的我發慮。」

扣計今天或明天，就是我母親接到我報告抱病入山的信之日，不知大家如何商量談論，長吁短歎，豈知無知無愁的我，正在此過起止水浮雲的生活來了呢？

去年十二月十九日，我寄給國內朋友一封信，我說「沙穰療養院，冷冰冰的如同雪洞一般，我

又整天的必須在朔風裏，你們圍爐的人，怎知我正在冰天雪地中，與造化掙命！如今想起，真覺得那話說得太無謂，太怨望了，未曾聽見掙命有如今這般溫柔的掙法！

生，老，病，死，是人生很重大而又不能避免的事，無論怎樣高貴偉大的人，對此切己的事，也絲毫不能爲力。這時節只能將自己當作第三者，旁立靜聽着造化的安排。小朋友，我凝神看着造化輕舒慧腕，來安排我的命運的時候，我忍不住失聲讚歎他深思和玄妙。

往常一日幾次匆匆走過慰冰湖，一邊看晚霞，一邊心理想着功課。偷閒划舟，抬頭望一望灩澦的湖波，低頭看滴答滴答消磨時間的手表，心靈中真是太苦了，然而萬沒有整天的放下正事去賞玩自然的道理。造物者明明在上，看出了我的隱情，眉頭一皺，輕輕的賜與我一場病，這病乃是專以拋撇一切游泛於自然海中爲治療的。

如今呢？過的是花的生活，生長於光天化日之下，微風細雨之中。過的是花的生活，遊息於山巔水涯，寄身於上下左右空氣環圍的巢床裏。過的是水的生活，自在的潺潺流走。過的是雲的生活，隨意的裊裊卷舒。幾十頁幾百頁絕妙的詩和詩話，拿起來流水般當功課讀的時候，是沒有的了。如今不再幹那愚拙煞風景的事，如今便四行六行的小詩，也慢慢的拿起，反覆吟誦，默然深思。

我愛聽碎雪和微雨，我愛看明月和星辰，從前一切世俗的煩憂，占積了我要靈府，偶然一舉目，偶然一傾耳，便忙忙又收回心來，沒有一次任他奔放過，如今呢，我的心，我不知怎樣形容他，他如蝶出繭，如鷹翔空……

碎雪和微雨在簷上，明月和星辰在欄旁，不看也得看，不聽也得聽，何況病中的我，應以他們爲第二生命。病前的我，願以他們爲第二生命而不能的呢？

這故事的美妙，還不止此——「一天還應在山上走幾里路，」這句話從滑稽式的醫士口中道出的時候，我不知應如何的歡呼贊美他！小朋友漫遊的生涯，從今開始了！

山後是森林仄徑，曲曲折折的，在日影掩映中引去，不知有多少遠近，我只走到一端，有大巖石處爲止，登在上面眺望，我看見滿山高高低低的松樹，每當我要縹緲深思的時候，我就走這一條路，獨自低首行來，我聽見乾葉枯枝，槭槭楂楂在樹巔相語，草上的薄冰，踏着沙沙有聲，這時節，林影沉蔭中，我癡然黯然，如有所感。

山前是一層層的好山地，爽闊空曠，無邊無限的滿地朝陽，層層的盡處，就是一個大冰湖，環以小山高樹，是此間小朋友們溜冰處，我最喜在湖上如飛的走過。每逢我要活潑天機的時候，我就走這一條路，我沐着微暖的陽光，在樹根下坐地，舉目望着無際的耀眼生花的銀海，我想天地何其大，人類何其小，當歸途中，冰湖在我足下溜走的時候，清風過耳，我欣然超然，如有所得。

三年前的夏日在北京西山，曾寫了一段小文字，我不十分記得了，大約是：

只有早晨的深谷中，
可以和自然對語，

計畫定了

岩石點頭

草花歡笑

造物者！

在我們星馳的前途，

路站上

再遙遙的安置下

幾個早晨的深谷！

原來，造物者有我安置下的幾個早晨的深谷，卻在離北京數萬里外的沙漠，我何其「無心」，造物者何其「有意」！——「遊情起，窈一空谷足音」和杜甫的「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的一首詩，小朋友讀過麼？我翻來覆去背誦，只憶得「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言良家子，零落依草木；「摘花不插鬢，採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這八句來，黃昏時又去了，那時想起的，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歸途中又誦「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小朋友，願你們用心讀古人書，他們常在一定的環境中說出你心中要說的話。

春天已在雲中微笑，將臨到了，那時我更有意溫柔的消息，報告你們。我逐日遠走開去，漸漸又發現了幾處斷橋流水。試想，胸中無一事滯留，日日南北東西，試揭自然的簾幕，蹣跚走入仙宮……

這樣的病這樣的人生，小朋友請爲我感謝，我的生命中有只有祝福，沒有咒詛！

安息的時候已到，臥看星辰去了，小朋友，我以無限歡喜的心，祝你們多福。

冰心 一，十五夜，一九二四，沙穰。

廣廳上，四面綠簾低垂，幾個女孩子，在一角窗前長椅上，低低笑語。一角話匣子裏奏着輕婉的提琴。我在當中的方牀上，寫這封信。一個女孩子坐在對面爲我畫像，她時時喚我抬頭看她。我聽一聽提琴和人家的笑語，一面心潮緩緩流動，一面時時停筆凝神。寫完時重讀一過，覺得太無次序了，前言不對後語的，然而的確是歡樂的心泉流過的痕跡，不復整理，即付晚郵。

(選錢晨報附刊)

寄小讀者

——通訊之二十八——

親愛的娘：

今晨得到冰仲弟自北京寄來的寄小讀者，匆匆的翻了一過，我止水般的熱情，重復蕩漾了起來。親愛的母親，我的脚已踏著了祖國的田野，我心中複雜的蘊結著歡慰與悲涼！廿七日的黃昏，三

這幾年來，我像秋風般吹過各處。冷冷的，冷冷的，我從東直到西，從南直到北。經過我的眼前的，有許多的事物同許多的人，我毫不留意地讓他們過去，於是又觸接着新的東西。人與人沒有情意，沒有關係，不相識似的，我經過了這許多的時間，實在厭倦了！飛疲的鳥兒，希望得到休息，我也是一樣，我的心不能再是這樣空虛的，我需要安慰，需要溫情的人間關係。

人窮則反本，我已經決定了歸我的故鄉。

從此，我要像經冬的熊，把浪遊的心思收起。蜷曲着我的心靈，靜默的聽大地的呼吸，自然母親的默示。當你接到這信的時候，老友，多年飄泊的，我已經在故鄉的河中看兩岸垂蔭了。

第一天到巴黎

徐霞村

天剛亮的時候，我就在札札的車聲中被涼氣凍醒了。

我向來是不易睡覺的人，坐着打盹更是辦不到的事，一夜來再加上腰痛和涼氣的襲擊，簡直比古時受木籠的刑法的人還受非常鄭魏二位都已入了夢境的時候，我的眼睛，還是不肯閉上。我對於他們能睡的人真是羨慕，他們柔軟地靠着身子，甜蜜地張着嘴，如同在一個鴨絨的被上一樣安靜地睡着。有的時候我也想把腦袋靠在板壁上，但立刻就覺得車的震動要把我的腦袋碰碎。（法國的火車比中國的快得是如此利害，）於是只好仍舊睜着大眼。一直坐到七小時以後，在兩點

母親！你看我寫的歪斜的字，嫂嫂笑說我仍在病酒！我定八月二夜北上了，我愛母親，我怕熱，我不會喫酒，還是回家好！

這封信轉小朋友看看不妨事罷？

還家的女兒

夢

謝冰心

她回想起童年的生涯，真是如同一夢罷了！穿着黑色帶金線的軍服，佩着一柄短短軍刀，騎在很高的白馬上，在海岸邊緩轡徐行的時候，心裏只充滿了壯美的快感。幾曾想到現在的自己，是這般的靜寂，只拿着一枝筆兒，寫她幻想中的情緒呢？

她男裝到了十歲，十歲以前，她父親常常帶她參與那軍人娛樂的宴會。朋友們一見都誇獎說，「好英武的一個小軍人！今年幾歲了？」父親先一面答應着，臨走時纔微笑說，「他是我的兒子，但也是我的女兒。」

她會打走隊的鼓，會吹召集的喇叭，知道毛瑟鎗裏的機關，也會將很大的砲彈，旋進砲腔裏，五六年父親身畔無意中訓練，真將她做成很矯健的小軍人了。

別的方面呢？平常女孩子所喜好的事，她却一點都不愛。這也難怪她，她的四圍並沒有別的女

這幾年來，我像秋風般吹過各處。冷冷的，冷冷的，我從東直到西，從南直到北。經過我的眼前的，有許多的事物同許多的人，我毫不留意地讓他們過去，於是又觸接着新的東西。人與人沒有情意，沒有關係，不相識似的，我經過了這許多的時間，實在厭倦了！飛疲的鳥兒，希望得到休息，我也是一樣，我的心不能再是這樣空虛的，我需要安慰，需要溫情的人間關係。

人窮則反本，我已經決定了歸我的故鄉。

從此，我要像經冬的熊，把浪遊的心思收起。蜷曲着我的心靈，靜默的聽大地的呼吸，自然母親的默示。當你接到這信的時候，老友，多年飄泊的，我已經在故鄉的河中看兩岸垂蔭了。

第一天到巴黎

徐霞村

天剛亮的時候，我就在札札的車聲中被涼氣凍醒了。

我向來是不易睡覺的人，坐着打盹更是辦不到的事，一夜來再加上腰痛和涼氣的襲擊，簡直比古時受木籠的刑法的人還受非常鄭魏二位都已入了夢境的時候，我的眼睛，還是不肯閉上。我對於他們能睡的人真是羨慕，他們柔軟地靠着身子，甜蜜地張着嘴，如同在一個鴨絨的被上一樣安靜地睡着。有的時候我也想把腦袋靠在板壁上，但立刻就覺得車的震動要把我的腦袋碰碎。（法國的火車比中國的快得是如此利害，）於是只好仍舊睜着大眼。一直坐到七小時以後，在兩點

除了幾點無聊的英雄淚，還有甚麼？她安於自己的境地了！生命如果是圈兒般的循環或是便從「將來」又走向「過去」的道上，但也是無聊呵！

十年深刻的印象遺留於她現在的生活中的，只是矯強的性質了。半年她依舊是喜歡看那整齊的步伐，聽那悲壯的軍笛，但與其說她是喜歡看喜歡聽不如說她是怕看怕聽罷。

橫刀躍馬和執筆沉思的她，原都是一個人，然而時代將這些事隔開了。都半只是一個深刻的夢麼？

（選錄小說月報）

蓬萊美景

黃廬隱

日本的風景，久爲世界各國所注目，有東方公園的美譽，再加上我愛美景如生命，所以推己及人也先把「蓬萊」的美景寫出以供同好：

（一）西京西京風景清幽，環山繞水，共有四座青山——吉田山，睿山，大文字山，圓山。四山中睿山最高，我們登睿山之巔，可窺西京全市，而最稱勝絕的是清水寺，琵琶湖。

清水寺在音羽山之巔，山上滿植翠柏香松，在萬綠叢中，間雜幾枝藤花，嫩紫之色，映日成彩，微風過處，松濤澎湃，花影嬈娜，我獨倚大悲閣的碧欄，近挹清香，遠收黛綠，超然有世外感。廟宇之前，有

的在黃昏的街道上走。同席者的汽車馬車，從我身邊過去的時候，他們從車中和我點頭，我也回點點頭；他們不點頭，我也讓他們車子過去，橫豎是在後頭跟走幾步，他們的車子就可以老遠的。我前頭去的，所以無避入叉路去的必要。還有一點和從前不同的地方，就是我默默的坐在那裏，他們來要求我猜拳的時候，我總笑笑，搖搖頭，舉起杯來喝一杯酒，教他們去要求坐在我下面的一個人猜。近來喝酒也喝不大醉，醉了也不過默默的走回家來坐坐，吸吸煙，取點茶喝。

今晚的宴會散得很早，我回家來吸吸煙喝喝茶，覺得還睡不着，所以又拿出了週報的「岐路」來看。法若大衛生的詩，實在是做得不壞，不過你的幾行詩，我也歡喜念。你的小孩的那個兩腳沒有的洋團，我說還是包包好，寄到日本去吧！回頭他們去買一個新的時候，怕又要破費幾角錢哩。

昨天一個朋友來說他讀到「岐路」，真的眼流出了。我勸他小心些，這句話不要說出來教人家聽見，恐怕有人要說他的眼淚不值錢。他說近來他也感染了一種感傷痛，不曉怎樣的感情好像回到小孩子時代去了。說到這裏，他忽而眼圈又紅了起來，叫了我一聲說：「達夫我！我可惜沒有錢……」我也對他呆了看了半晌，後來他一句話也不說，立起身來就走，我也默默的送他出門去了。這樣的朋友，上我這裏來的很多，他們近來知道了我的脾氣，來的時候，藝術也不談了，我的幾篇無聊的作品和週報季刊的事情也不提起了。有幾次我們真有主客兩人相對，默默能過半點鐘的時候，像這樣的 Pause 的中間，我覺得我的精神上最感得滿足。因為有客人在前頭，我一時可以不被那一種獨自時常想出來的無聊的空虛思想所侵蝕，而一邊這來客又不言語，我的聽取對話

的在黃昏的街道上走。同席者的汽車馬車，從我身邊過去的時候，他們從車中和我點頭，我也回點點頭；他們不點頭，我也讓他們車子過去，橫豎是在後頭跟走幾步，他們的車子就可以老遠的。我前頭去的，所以無避入叉路去的必要。還有一點和從前不同的地方，就是我默默的坐在那裏，他們來要求我猜拳的時候，我總笑笑，搖搖頭，舉起杯來喝一杯酒，教他們去要求坐在我下面的一個人猜。近來喝酒也喝不大醉，醉了也不過默默的走回家來坐坐，吸吸煙，取點茶喝。

今晚的宴會散得很早，我回家來吸吸煙喝喝茶，覺得還睡不着，所以又拿出了週報的「岐路」來看。法若大衛生的詩，實在是做得不壞，不過你的幾行詩，我也歡喜念。你的小孩的那個兩腳沒有的洋團，我說還是包包好，寄到日本去吧！回頭他們去買一個新的時候，怕又要破費幾角錢哩。

昨天一個朋友來說他讀到「岐路」，真的眼流出了。我勸他小心些，這句話不要說出來教人家聽見，恐怕有人要說他的眼淚不值錢。他說近來他也感染了一種感傷痛，不曉怎樣的感情好像回到小孩子時代去了。說到這裏，他忽而眼圈又紅了起來，叫了我一聲說：「達夫我！我可惜沒有錢……」我也對他呆了看了半晌，後來他一句話也不說，立起身來就走，我也默默的送他出門去了。這樣的朋友，上我這裏來的很多，他們近來知道了我的脾氣，來的時候，藝術也不談了，我的幾篇無聊的作品和週報季刊的事情也不提起了。有幾次我們真有主客兩人相對，默默能過半點鐘的時候，像這樣的 Pause 的中間，我覺得我的精神上最感得滿足。因為有客人在前頭，我一時可以不被那一種獨坐時常想出來的無聊的空虛思想所侵蝕，而一邊這來客又不言語，我的聽取對話

中邊啾啾啞啞地，唱些沒字曲。

在他身邊坐着一個中年婦人，支着頭瞌睡。孩子轉過臉來，搖了她幾下，說：「媽媽，你看看，外面那座山很像我家門前底呢。」

母親舉沒頭來，把眼略睜一睜；沒有出聲，又支着頭睡去。

過一會，孩子又搖她，說：「媽媽，『不要睡罷，看睡出病來了。』你且睜一睜眼看看外面，八哥和牛打架呢。」

母親把眼略睜開，輕輕打了孩子一下；沒有做聲，又支着頭睡去。

孩子鼓着腮，不高興。但過一會，他又唱起來了。

「媽媽，聽我唱歌罷。」孩子對着她說了，又搖她幾下。

母親帶着不喜歡的樣子說：「你鬧什麼？我都見過，都聽過，都知道了，你不知道我很疲乏，不容我歇一下麼？」

孩子說：「我們是一起出來的。怎麼我還頂精神，你就疲乏起來？難道大人不如孩子麼？」

車還在深林平曠之間穿行着。車中底人，除那孩子和一二個旅客以外，少有不像他母親那麼耐睡的。

（選自空山鑿雨）

落花生

許地山

我們屋後有半畝隙地。母親說：『讓牠荒蕪着怪不惜，既然你們那麼愛吃花生，就闢來做花生園罷。』我們姊弟和幾個小丫頭都很喜歡——買種的買種，勤土的勤土，灌園的灌園，過不了幾月，居然收穫了！

媽媽說：『今晚我們可以做一個收穫節，也請你們爸爸，來嘗嘗我們的新花生，如何？』我們都答應了。母親把花生做成好幾樣的食物，還吩咐這節期要在園裏的茅亭舉行。

那晚上的天色不大好，可是爸爸也到來，實在很難得！爸爸說：『你們愛吃花生麼？』

我們都爭着答應『愛！』

『許能把花生底好處說出來？』

姊姊說：『花生底氣味很美。』

哥哥說：『花生可以製油。』

我說：『無論何人都可以賤價買他來吃，都喜歡吃他，這就是他的好處。』

爸爸說：『花生的用處固然很多，但有一樣是很可貴的，這小小的豆不像那好看的蘋果，桃子，石榴，把他們底果實懸在枝上，鮮紅嫩綠的顏色，令人一望而發生羨慕的心，他只把果子埋在地底，

等到成熟纔容人把他挖出來，你們偶然看見一棵花生瑟縮地長在地上，不能立刻辨出他有沒有果實，非得等到你接觸他，纔能知道。」

我們都說「是的。」母親也點點頭。爸爸接下去說：「所以我們想像花生，因為他是有用的，不是偉大，好看的東西。」我說：「那麼，人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偉大體面的人。」爹爹說：「這是我對於你們的希望。」

我們談到夜闌纔散，所有花生食品雖然沒有了，然而父親的話現在還印在我心版下。

（選自空山靈雨）

途 中 秦 淮 暮 雨 之 一

倪貽德

無論在故鄉或在異鄉，只要是住上幾個月之後，對於那個地方，多少總有些依戀的感情，一旦不幸而別離他去，也就不免要生起一種無限的惆悵呢！

無論是道近或是道遠，只要是一個人孤另另走上了旅路的時候，多少總要覺得寂寞無聊，而感到一種生世飄泊的悲哀呢！

但在這兩種情形之下，要是正值風和日麗，山川明媚的時候，使一個怨離惜別的征人，看看大自然光明燦爛的表現，聽聽候蟲時鳥嘹唳的清歌，也可以減去幾分黯然消魂之感，而使各種無謂

的愁思忘懷了呢！反之，倘若在細雨蕭蕭之下，在殘年，暮冬之季，天暗宇淡，草木彫零，所有接觸到我們眼中來的，都是催人下淚的資料；況又是西風頻來，備打遠郊的哀聲時起，他想一個漂零多感的旅客，遭到這樣悽慘的情景，他腦裏的愁思，他心中的悲懷，是怎樣難以形容得出來的呢！

然而以我個人而論，那蒼天好像故意要和我我的生活調和似的，每逢在旅途之中，所遇到的天氣，總是後者多於前者，不是刮著風雪，就是灑著雨絲，這正像我灰色生活的一幅寫照，這也是我一生命運假定的象徵吧！

呀！今朝正北國嚴風，吹過江南的時候，正蕭蕭暮雨，打在秦淮河上的時候，可憐一乘車兒，一肩行李，又送到孤寂寞旅路上來了。想金陵一去，他年難再重來！從此白鷺洲前，烏衣巷口，又不能容我的低迴躑躅了！車過桃葉渡頭，我看見兩岸的樓臺水榭，酒旗垂揚，以及秦淮河中停泊著的遊艇畫舫，籠罩在煙雨之中的那種情調，又想起半年來在外作客，被人嘲笑，被人辱罵，甚至被人視為洪水猛獸而遭驅逐的那種幽曲，我的眼淚竟禁不住一顆一顆的流了出來。自秦淮以至於下關，約有十多里車行的長途，所以儘夠我在那裏把往事苦苦地來思量，也儘夠我自己製造出許多悲樂的空氣來自己享受呢。

（選自玄武湖之秋）

北國的微音

郁達夫

的愁思忘懷了呢！反之，倘若在細雨蕭蕭之下，在殘年，暮冬之季，天暗宇淡，草木彫零，所有接觸到我們眼中來的，都是催人下淚的資料；況又是西風頻來，備打遠郊的哀聲時起，他想一個漂零多感的旅客，遭到這樣悽慘的情景，他腦裏的愁思，他心中的悲懷，是怎樣難以形容得出來的呢！

然而以我個人而論，那蒼天好像故意要和我我的生活調和似的，每逢在旅途之中，所遇到的天氣，總是後者多於前者，不是刮著風雪，就是灑著雨絲，這正像我灰色生活的一幅寫照，這也是我一生命運假定的象徵吧！

呀！今朝正北國嚴風，吹過江南的時候，正蕭蕭暮雨，打在秦淮河上的時候，可憐一乘車兒，一肩行李，又送到孤寂寞旅路上來了。想金陵一去，他年難再重來！從此白鷺洲前，烏衣巷口，又不能容我的低迴躑躅了！車過桃葉渡頭，我看見兩岸的樓臺水榭，酒旗垂揚，以及秦淮河中停泊著的遊艇畫舫，籠罩在煙雨之中的那種情調，又想起半年來在外作客，被人嘲笑，被人辱罵，甚至被人視為洪水猛獸而遭驅逐的那種幽曲，我的眼淚竟禁不住一顆一顆的流了出來。自秦淮以至於下關，約有十多里車行的長途，所以儘夠我在那裏把往事苦苦地來思量，也儘夠我自己製造出許多悲樂的空氣來自己享受呢。

（選自玄武湖之秋）

北國的微音

郁達夫

便宜了我們。因為我們的那些東西，本來是同身上的積垢，口中的吐氣一樣，不期然而然的發生表現出來的，那裏配稱作牢騷，更那裏配稱作派呢？我讀到『歧路』，沫若覺得你對於自家的藝術的虛視——這虛視兩字，我也不知道安當不妥當，或者用懷疑兩字比較的吧！——也和我一樣不錯不錯，我這封信，是從友人宴會席上回來，讀了『歧路』之後，拿起筆來寫的。我寫這一封信的動機原是想和你們談談我對於『歧路』的感想的呀。

沫若！我多得人生一切都的虛幻，真真實實在的，只有你說的『淒切的孤單』，倒是我們人類從生到死味覺得到的唯一的一道實味，就是京滬報章上，爲了金錢或者想建築自家的名譽的緣故，在那裏含了敵意，做文章攻擊你的人，我仔細替他們一想，覺得他們也在感着這淒切的孤獨。唯其感到孤獨，所以他們只好做些文章來賣一點金錢，或者竟犧牲了你來博一點小小的名譽，畢竟他們還是人，還是我們的同類，這『孤單』的感覺，終究逃不了的，所以他們的文章裏最含惡意，攻擊你最甚的處所，便是他們的孤獨表現最切的地方。名利的爭奪，欲犧牲他人而建立自己的惡心——簡單點說，就說生存競爭吧！——依我看來，都是由這『孤單』的感覺備發出來的。人生的實際，既不外乎這『孤單』的感覺，那麼表現人生的藝術，當然也不外乎此，因此我近來對於藝術的意見和評價，都和從前不同了。我覺得藝術並沒有十分可以推崇的地方，她和人生的一切，也沒有什麼特異有區別的地方。努力於藝術，獻身於藝術，也不須有特別的表现。牢牢捉住了這『孤單』的感覺，細細地玩味，由他寫成詩歌小說也好，製成音樂美術品也好，或者竟不寫在紙上，不畫在布上。

壁上，不彫在石上，不奏在樂器上，什麼也不表現出來，只教你能夠細細的玩味這「孤單」的感覺，便是絕好的「創造」。

仿吾這一段無聊的廢話，你看對不對？我在寫這封信之先，剛從一位朋友的招宴會回來，席上遇見了許多在日本和你同科的自然科學家，他們都已經成了富者，現在是資本家了。我夾在這衣狐裘者的老同學中間，當然覺得十分的孤獨，然而看看他們挾了皮篋，奔走不甯的行動，好像他們也有些在覺得人生的孤寂的樣子。我前邊不是說過了麼？唯其感到孤寂，所以要席不遑暖的去追求名利。然而究竟我不是他們，所以我這主觀的推測，也許是錯了的。

我現在因為有這一種感想，所以什麼東西也寫不下來，什麼東西也不願意拿來看讀。有時候要想玩味這「淒切的孤單」，在日斜的午後，老跑出城外去獨步。這裏城外多是黃沙的田野，有幾處也有清溪斷壁，絕似日本郊外未開闢之先的代木新宿等處。不過這裏一堆一堆的黃土小塚，和有錢的人家的白楊松樹的墳塋很多，感視少微與日本不同一點。今晚在宴會的席上，在許多鴻儒談笑的中間，我胸中的感覺，同在這樣的白楊衰草的墳地裏漫步時一樣。不過有一點我覺得比從前進步了。從前我和境遇比我美滿的朋友——實際上除你們幾個人之外，那一個境遇比我不美滿——相處老要起一種感傷，有時竟會瀟下淚來。現在非但眼淚不會滴下來，並且也能如他們一樣的舉起箸來取菜，提起杯來喝酒，不過從前的那一種喜歡談話的衝動，現在沒有了。他們入座，我也入座，他們喫菜，我也喫菜。勸我喝酒，我就喝，乾杯就喝乾。席散了我就回來。雇車雇不着，就慢慢

的在黃昏的街道上走。同席者的汽車馬車，從我身邊過去的時候，他們從車中和我點頭，我也回點一頭；他們不點頭，我也讓他們的車子過去，橫豎是在後頭跟走幾步，他們的車子就可以老遠的。我前頭去的，所以無避入叉路去的必要，還有一點和從前不同的地方，就是我默默的坐在那裏，他們來要求我猜拳的時候，我總笑笑，搖搖頭，舉起杯來喝一杯酒，教他們去要求坐在我下面的一個人猜。近來喝酒也喝不大醉，醉了也不過默默的走回家來坐坐，吸吸煙，取點茶喝。

今晚的宴會，散得很早，我回家來吸吸煙，喝喝茶，覺得還睡不着，所以又拿出了週報的「岐路」來看。法若大衛生的詩，實在是做得不壞，不過你的幾行詩，我也歡喜念。你的小孩的那個兩腳沒有的洋囡，我說還是包包好，寄到日本去吧！回頭他們去買一個新的時候，怕又要破費幾角錢哩。

昨天一個朋友來說他讀到「岐路」，真的眼流出了。我勸他小心些，這句話不要說出來，教人家聽見，恐怕有人要說他的眼淚不值錢。他說近來他也感染了一種感傷痛，不曉怎樣的感情好像回到小孩子時代去了。說到這裏，他忽而眼圈又紅了起來，叫了我一聲說：「達夫！我！我可惜沒有錢……」我也對他呆了半晌，後來他一句話也不說，立起身來就走，我也默默的送他出門去了。這樣的朋友，上我這裏來的很多，他們近來知道了我的脾氣來的時候，藝術也不談了，我的幾篇無聊的作品和週報季刊的事情也不提起了。有幾次我們真有主客兩人相對，默默能過半點鐘的時候，像這樣的 Pause 的中間，我覺得我的精神上最感得滿足。因為有客人在前頭，我一時可以不被那一種獨坐時常想出來的無聊的空虛思想所侵蝕，而一邊這來客又不在言語，我的聽取對話

和預備回答的那些麻煩注意可以省去。不過，沫若！我說你那篇『歧路』寫得很可惜，你若不寫出來，你至少可以在那一種濃厚的孤獨感裏浸潤好幾天。現在寫出了之後，我怕你的那一種『淒切的孤單』之感，要減少了？吧？

仿吾！我說你還是保守着獨身主義，不要想結婚的好！恐怕你若結了婚，一時要失掉你的這孤獨之感，而這孤獨之感，依我說來便是藝術的醇素，或者竟可以說是藝術本身。所以你若結了婚，怕一時要與藝術遠離。講到這裏，我怕你要反問我『那麼你們呢？你和沫若呢？』是的，吾和沫若是一種與藝術遠離過的，不過現在我們已經恢復了原來的孤獨罷了……

噯！不知不覺，已經寫到了午前三點鐘了。

仿吾沫若，若要想寫的話，是寫不完的我，遲早還是弄幾個車錢到上海來一次吧！大約在北京打算只住到六月，暑假以後，我怎麼也要設法回浙江去實行我的鄉居的宿願。若在最近的時期中弄不到車錢，不能到上海來，那麼我們等六月裏再見！

（選錄創造週報）

一個人在途上

郁達夫

在東車站的長廊下和女人分開以後，自家又剩了孤零丁的一個。頻年飄泊慣的兩口兒，這一

同的離散，倒也算不得什麼特別，可是端午節那天，龍兒剛死，到這時候北京城裏雖已起了秋風，但是計算起來，去兒子的死期，究竟還只有一百來天。在車座裏，稍稍把意識恢復轉來的時候，自家就想起了盧騷晚年的作品孤獨散步者的夢想的頭上的幾句話：

「自家除了己身以外，已經沒有弟兄，沒有鄰人，沒有朋友，沒有社會了，自家在這世上，像這樣的，已經成了一個孤獨者了……」

然而當年的盧騷還有棄養在孤兒院內的五個兒子，而我自己哩，連一個撫育到五歲的兒子都還抓不住！

離家的遠別，本來也只為想養活妻兒。去年在某大學的被逐，是萬料不到的事情。其後兵亂迭起，交通阻絕，當寒冬的十月，會病倒在滬上，也是誰也料想不到的。今年二月，好不容易到得南方，靜息了一年之半，誰知這剛養得出趣的龍兒，又會遭此兇疾呢？

龍兒的病報，本是在廣州得着，忽促北航，到了上海，接連接了幾個北京來的電報。換船到天津，已經是舊曆的五月初十。到家之夜，一見了門上的白紙條兒，心裏已經是跳得忙亂，從蒼茫的暮色裏趕到哥哥家中，見了衰病的她，因為在大衆之前，勉強將感情壓住。草草吃了夜飯，上床就寢，把電燈一滅，兩人只有緊抱的痛哭，痛哭，只是痛哭，氣也換不過來，更那裏有說一句話的餘裕。

受苦的時間，的確過去得太悠徐，今年的夏季，只是悲嘆的連續。晚上上床，兩口兒，那敢提一句話？可憐這兩個迷散的靈心，在電燈滅滅的黝暗裏，所摸走的荒路，每湊集在一路線上，這路的交叉

點裏，只有一塊小小的墓碑，墓碑上只有「龍兒之墓」的四個紅字。

妻兒因爲在浙江老家內不能和母親同住，不得已而搬往北京。當時我寄食於哥哥家裏，是去年的四月中旬。那時候龍兒正長得肥滿可愛，一舉一動處處教人歡喜。到了五月初，從某地回京，覺得哥哥家太狹小，就在什剎海的北岸租定了一間渺小的住宅。夫妻兩個，日和龍兒伴樂，閒時也常在北海的荷花深處，及門前的楊柳陰中帶龍兒去走走。這一年的暑假，總算過得最快樂，最閑適。

秋風吹葉落的時候，別了龍兒和女人，再上某地大學去爲朋友幫忙。當時他們倆還往西車站去送我來哩。這是去年秋晚的事情，又回京了一次，在什剎海小住了兩星期，本來打算不再出京了。然礙於朋友的面子，又不得不於一天寒風刺骨的黃昏，上西車站去趁車。這時候因爲怕龍兒要哭，自己與女人吃過晚飯，便說要往哥哥家裏去，只許他送我們到門口，記得那一天晚上他一個人和老媽子立在門口，等我們倆去了好遠，還「爸爸爸爸」的叫了好幾聲啊，這幾聲的呼喚，是我在這世上聽到的他叫我的最後的聲音。

出京之後，到某地住了一宵，就匆促逃往上海。接續染了病，遇了強盜輩的爭奪政權，其後赴南方暫住，一直到今年的五月，纔返北京。

想起來，龍兒實在是一個填債的兒子，是當亂離困厄的這幾年中間，特來安慰我和他娘的愁悶的使者！

自從他在安慶生落地以來，我自己沒有一天脫離過苦悶，沒有一處安住到五個月以上。我的

女人也和我分擔着十字架的重負，祇是東西南北的奔波飄泊。然當日夜難安，悲苦得不了的時候，只教他的笑臉一開，女人和我，就可以把一切窮愁，丟在腦後。而今年五月初十待我趕到北京的時候，他的屍體，早已在妙光閣的廣誼園地下躺着了。

他的病，說是腦膜炎。自從得病之日起，一直到舊曆端午節的午時絕命的時候止，中間經過有一個多月的光景。平時被我們寵壞了的他，聽說此番病裏，却乖順得非常。叫他吃藥，他就大口的吃，叫他用冰枕，他就很柔順的躺上。病後還能說話的時候，只問他的娘：「爸爸幾時回來？」「爸爸在上海爲我定做的小皮鞋，已經做好了沒有？」我的女人，於感亂之餘，每幽幽的問他：「龍你曉得你這一場病，會不會死的？」他老是很不願意的回答說：「那兒會死的哩！」據女人含淚的告訴我，他的談吐，絕不似一個五歲的小兒。

未病之前一個月的時候，有一天午後他在門口玩耍，看見西面來了一乘馬車，馬車裏坐着一個戴灰白色帽子的青年。他遠遠看見，就急忙丟下了伴侶，跑進屋裏去叫他娘出來，說：「爸爸回來了，爸爸回來了！」因爲我去年離京時所戴的，是一樣的一頂白灰呢帽。他娘跟他出來到門前，馬車已經過去了，他就死勁的拉住了他娘，哭喊着說：「爸爸怎麼不回家來呀？爸爸怎麼不回家來呀？」他娘說，他哭了半天，他還儘是哭着，這也是他娘含淚和我說的，現在回想起來自己實在不該拋棄了他們，一人外面流蕩，致使他那小小的靈心，常有望遠思親之痛。

去年六月搬住什剎海之後，有一次我們在堤上散步，因爲要穿洋服，受了我的毒打。這實在只

能怪我做父親的沒有能力，不能做洋服給他穿，雇汽車給他坐。早知他要這樣的早死，我就是典當強劫，也應該去弄一點錢來，滿足他的無邪的欲望，到現在追想起來，實在覺得對不起，實在是我太無容人之量了。

我女人說，瀕死的前五天，在病院裏，叫了幾夜的爸爸！她問他：「叫爸爸幹什麼？」他又不響了，停了一會，就又叫起來，到了舊曆五月初三日，他已入了昏迷狀態，醫師替他抽骨髓，他只會直叫一聲「幹嗎？」喉頭的氣管，咯咯在抽咽，眼睛只往上吊送，口頭流些白沫，然而一口氣總不肯斷。他娘哭叫幾聲：「龍龍！」他的眼角上，就逆流下眼淚出來，後來他娘看他苦得難過，倒對他說：

「龍！你若不是沒有命的，就好好的去吧！你不是想等爸爸回來？就是你爸爸回來，也不過是這樣的替你醫治罷了。龍！你有什麼不了的心願呢？龍！與其這樣的抽咽受苦，你還不如快快的去吧！」他聽了這一段話，眼角上的眼淚，更是湧流得厲害。到了舊曆端午節的午時，他竟等不着我的回來，終於斷氣了。

喪葬之後，女人搬往哥哥家裏，暫住了幾天。我於五月十日晚上，下車趕到什刹海的寓宅，打門打了半天，沒有應聲。後來抬頭一看，纔見了一張告示，郵差送信的白紙條。

自從龍兒生病以後，日夜看護久已倦了的她，又那裏經得起最後的這一個打擊？自己當到京之夜，見了她的衰容，見了她的淚眼，又那裏能夠不痛哭呢？

在哥哥家裏少住了兩三天，我因為想追求龍兒生前的遺跡，一定要女人和我仍復搬回什刹

森的住宅去住牠一兩個月。

搬回去那天，一進上屋的門，就見了一張被他玩破的今年正月裏的花燈。聽說這張花燈，是南城大姨媽送他的，因為他自家燒破了一個窟窿，他還哭過好幾次來的。

其次，便是上房裏磚上的幾堆燒紙的痕跡，當送下殮時燒的。

院子裏有一架葡萄兩棵棗樹，去年採取葡萄聚子的时候，他站在樹下，兜起了大褂，仰頭在看樹上的我，摘取了一顆，丟入了他的大褂斗裏，他的哄笑聲，要繼續到三五分鐘。今年這兩棵棗樹，結滿了青青的棗子，風起的半夜裏，老有熟極的棗子辭枝自落。女人和我，睡在床上，有時候且哭且談，總要到更深人靜，方能入睡。在這樣的幽幽的談話中間，最怕聽的，就是這滴答的墮棗之聲。

到京的第二日，和女人去看他的墳墓。先在一家南紙舖裏買了許多冥府的鈔票，預備去燒送給他。直到了妙光閣的廣誼園塋地門前，她方從嗚咽裏清醒過來，說：「就是鈔票，他一個小孩如何用得呢？」於是回車轉來，到琉璃廠去買了些有孔的紙錢。她在墳前哭了一陣，把紙錢鈔票燒化的時候，却叫着說：

「龍！這一堆是鈔票，你收在那裏，待長大了的時候再用。要買什麼，你先拿這一堆錢去用罷！」

這一天在他的墳上坐着，我們直到午後七點，太陽平西的時候，纔回家來，臨走的時候，「龍！你一個人在這裏不怕冷靜的麼？龍！人家若來欺你，你晚上來告訴娘罷，你怎麼不想回來了呢？你怎麼夢也不來託一個呢？」

箱子裏，還有許多散放着的他的小衣服。今年北京的天氣，到七月中間，已經是很冷了。當微涼的早晚，我們倆都已換上幾件夾衣，然而因為怕見到他舊時的夾衣袍襪，我們倆却儘是一天一天的捱着，誰也不說出口來說：『要換上件夾衫。』

有一次和女人在那裏睡午覺，她驟然從床上坐了起來，鞋也不拖，光著襪子，跑上了上房起坐室裏，並且更掀簾跑上外面院子裏去。我也莫名其妙跟着她跑到外面的時候，只見她在那裏四面找尋什麼，找尋不着，呆立了一會，她忽爲放聲哭了起來，並且抱住了我急急的追問說：『你聽不聽見你聽不聽見？』哭完之後，她纔告訴我，說在半睡的中間，她聽見『娘娘！娘娘！』的叫了兩聲，的確是龍的聲音，她很堅硬的說：『的確是龍回來了。』

北京的朋友親戚爲安慰我們起見，今年夏天常請我們倆去吃飯聽戲，她老不願意和我同去，因爲去年的六月，我們無論上那裏去玩，龍兒是常和我們在一處的。

今年的一個暑假，就是這樣的，在悲嘆和幻夢的中間消逝了。

這一回南方來催我就道的信，過於急促，出發之前，我覺得還有一件大事沒有做了。

中秋節前新搬了家，爲修理房屋，部署雜事，就忙了一個星期。出發之前，又因了種種瑣事不能抽出空來，再去龍兒的墓地裏去探望一回。女人上東車站來送我上車的時候，我心裏儘酸，一陣痛一陣的在迴念這一件恨事。有好幾次想和她說出來，教她於兩三日後，再往妙光閣去探望一趟，但見了她的憔悴盡的顏色，和苦忍住的淒楚，又終於一句話也沒有講成。

這幾年來，我像秋風般吹過各處。冷冷的，冷冷的，我從東直到西，從南直到北。經過我的眼前的，有許多的事物同許多的人，我毫不留意地讓他們過去，於是又觸接着新的東西。人與人沒有情意，沒有關係，不相識似的，我經過了這許多的時間，實在厭倦了！飛疲的鳥兒，希望得到休息，我也是一樣，我的心不能再是這樣空虛的，我需要安慰，需要溫情的人間關係。

人窮則反本，我已經決定了歸我的故鄉。

從此，我要像經冬的熊，把浪遊的心思收起。蜷曲着我的心靈，靜默的聽大地的呼吸，自然母親的默示。當你接到這信的時候，老友，多年飄泊的，我已經在故鄉的河中看兩岸垂蔭了。

第一天到巴黎

徐霞村

天剛亮的時候，我就在札札的車聲中被涼氣凍醒了。

我向來是不易睡覺的人，坐着打盹更是辦不到的事，一夜來再加上腰痛和涼氣的襲擊，簡直比古時受木籠的刑法的人還受非常鄭魏二位都已入了夢境的時候，我的眼睛，還是不肯閉上。我對於他們能睡的人真是羨慕，他們柔軟地靠着身子，甜蜜地張着嘴，如同在一個鴨絨的被上一樣安靜地睡着。有的時候我也想把腦袋靠在板壁上，但立刻就覺得車的震動要把我的腦袋碰碎。（法國的火車比中國的快得是如此利害，）於是只好仍舊睜着大眼。一直坐到七小時以後，在兩點

濟狀態，比從前並沒有什麼寬裕，從數目上講起來，反而比從前要少——因為現在我不能向家裏去要錢化，每月的教書錢，額面上雖則有五十三加六十四合一百七十塊，但實際上拿得到的只有三十三四塊——而我的嗜好日深，每月光是烟酒的賬，也要開銷二十多塊。我會經立過幾次對天的深誓，想把這一筆糜費戒省下，來，但愈是沒有錢的時候，愈想喝酒吸烟，向你講這一番苦話，並不是因為怕你要問我借錢。先事預防，我不過欲以我的身體來做一箇證據，證明目下的中國社會的不合理，以大學校畢業的資格來糊口的，你那種見解的錯誤罷了。

引誘你到北京來的，是一箇國立大學的頭銜，你告訴我，你的心裏，總想國立大學弄到畢業，畢業以後至少生計問題總可以解決。現在學校都已考完，你一箇國立大學也進不去，接濟你的資斧的人，又因他自家的地位搖動，無錢寄你，你去投奔你同縣而且帶有親屬的大慈善家，且日不納，窮極無路，只好寫封信給一箇和你素不相識而你也明明知道是和你一樣窮的我在這時候這樣的狀態之下，你還要口口聲聲的說什麼「大學教育」，「念書」，我真佩服你的堅忍不拔的雄心。不過佩服雖者佩服，但是你的思想的簡單愚直，也却是一樣的可驚可異。現在你已經是變成了中性，——半去勢的文人了，有許多事情，譬如說高尙一點的，去當土匪，卑微一點的，去拉洋車等事情，你已經是幹不了的了，難道你還嫌不足，還要想穿幾年長袍，做幾篇白話詩，短篇小說，達到你的全權勢的目的麼？大學畢業，大學畢業以後就可以有飯吃，你這一種定理，是那一本書上翻來的？

像你這樣一箇白臉長身，一無依靠的文學青年，即使將麵包和淚吃，勤勤懇懇的在大學窗下住牠五六年，難道你拿畢業文憑的那一天，上就忽而會下起珍珠白米的雨來的麼？

現在不要說中國全國，就是在北京的一區裏頭，你且去站在十字街頭，看見穿長袍黑馬褂或嘩嘩響洋服的人，你且試對他們行一箇禮，問他們一個人要一個名片來看看，我恐怕你不上大半，就可以積起一大堆的什麼學士什麼博士來，你若再行一個禮，問一問他們的職業，我恐怕他們都要紅紅臉說，『兄弟是在這裏找事情的。』他們是什麼？他們都是大學畢業生，你和他一樣的有錢讀書麼？你能和他們一樣的有錢買長袍黑馬褂嘩嘩響洋服麼？即使你也和他們一樣的有了讀書買衣服的钱，你能保得住你畢業的時候，事情會來找你麼？

大學畢業生坐汽車，吸大烟，一擺千金的人原是有。然而他們都是爲新上台的大老經手減價賣職的人，都是大刀鎗在後面援助的人，都是有幾個什麼長在他們父兄身上的人。再粗一點說，他們至少也都是爬烏龜攢狗洞的人，你要看他們那麼的後援，或他們那麼的烏龜本領，狗本領，那麼你就是大學畢業，何嘗不可以吃飯？

我說了這半天，不過想把你的求學讀書，大學畢業的迷夢打破而已。現在爲你計，最上的上策，是去找一點事情幹幹，然而土匪你是當不了的，洋車你也拉不了的，報館的校對，圖書館的拿書者，家庭教師，看護男門房，旅館火車菜館的伙計，因爲沒有人可以介紹，你也當不了的，——我當然是沒有能力替你介紹，——所以最上的上策，於你是不能功的了。其次，你就去革命去罷，去製造炸

彈去吧！但是革命是不是同割草一樣，用了你那裁紙的小刀，就可以革得成的呢？炸彈是不是可以用於你頭髮上的灰垢和半年不換的襪底裏的腐泥來調合的呢？這些事情你去問上帝去吧！我也不知道。

比較上可以做得倒，並且也不失爲中策的，我看還是弄幾個旅費，回到湖南你的故土，去找出四五年你不會見過的老母和你的小妹妹來，第一天相背對哭一天，第二天因爲哭了傷心，可以在床上你的草窩裏睡去一天，既可以休養，又可以省幾粒米下來熬稀粥。第三天以後，你和你的母親妹妹，若沒有衣服穿，不妨三人緊緊的擠在一處，體熱互助的結果，同冬天雪夜的羣羊一樣，倒可以使你的老母，不至凍傷，若沒有米吃，你在日中天暖一點的時候，不妨把年老的母親交付給你妹妹的身體烘着，你自己可以上村前村後去掘一點草根樹根來煮湯吃。草根樹根裏也有澱粉，我的祖母未死的時候，常把洪楊亂日她老人家管過，這滋味說給我聽，我所以知道，現在我既沒有餘錢，可以贈你，就把這祕方相傳，作個我們兩位窮漢，在京華塵土裏相遇的紀念吧！若說草根樹根，也被你們的督軍省長師長議員知事掘完，你無論走往何處，再也找不出一塊一截來的時候，那麼你且咽着自家的口水，同演戲似的把北京的豪富人家的蔬菜，有色有香的說給你的老母親小妹妹聽，至少在未死前的一刻半刻鐘中間，你們三個昏亂的腦子裏，總可以大事鋪張的享樂一回。

但是我聽你說，你的放鄉連年兵燹，房屋田產都已毀盡，老母親，也不知道是生是死，五年來音信不通，並且現在回湖南的火車不開，就是有路費也回去不得，何況沒有路費呢？

上策不行，次上中策也不行。現在我爲你實在是沒有什麼法子好想了。不得已，我就把兩個下策來對你講吧！

第一，現在聽說天橋又在招兵，並且聽說取得極寬，上自五十歲的老人起，下至十六七歲的少年止，一律都收，你若應募之後，馬上開赴前敵，打死在租界以外的中國地界，雖然不能說是爲國效忠，也可以算得是爲招你的那個同胞效了命，豈不是比餓死凍死在你那公寓的斗室裏，好得多麼？況且萬一不開往前敵，或雖往往前敵而不打死的時候，只教你能保持你現在的這種純潔的精神，只教你能有如現在想進大學讀書一樣的精神來宣傳你的理想，難保你所屬的一師一旅，不爲你所感化，這是下策的第一個。

第二，這才是真正的下策了！你現在不是祇愁沒有地方住，沒有地方吃飯而又苦於沒有勇氣自殺麼？你的沒有能力做土匪，沒有能力拉洋車，是我今天早晨在你公寓裏第一眼看見你的時候，已經曉得。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你還能勝任的，要幹的時候一定是幹得到的。這是什麼事情呢？啊，我真小願意說出來——我並不是怕人家對我提起訴訟，說我嗾使你做賊，啊呀，不願意說倒說出來了，做賊，做賊，不錯，我所說的這件事情，就是叫你去偷竊呀！

無論什麼人的無論什麼東西，只教你偷得着，儘管偷吧！偷到了，不被發覺，那麼就可以把這你偷自他，他搶自第三人的，在現在的社會裏稱爲賊物，在將來進步了的社會裏，當然是要分歸你的東西，拿到當舖——我雖然不能爲你介紹職業，但是像這樣的當舖，却可以爲你介紹錢家——

裏去掏錢用。萬一發覺了呢？也沒有什麼。第一你坐坐監牢，房錢總可以不付了。第二監獄裏的飯，雖然沒有今天中午我請你的那家館子裏的那麼好，但是飯錢是可以不付的。第三或者什麼什麼司令，以軍法從事，把你梟首示衆的時候，那麼你的無勇氣的自殺，總算是他來代你執行了，也是你的一件快心的事情，因為這樣的活在世上實在沒有什麼意思。

我寫到這裏，覺得沒有話再可以和你說了，最後我且來告訴你一種實習的方法吧！

你若要實行上舉的第二下策，最好是從親近的熟人方面做起，譬如你那位同鄉的親戚老旦家裏，你可以先去試一試看，因為他的那些堆積在那裏的富財，不過是方法手段不同罷了，實際上也是和你一樣的偷來搶來的。再若你懾于他的慈和的笑裏的尖刀，不敢去向他先試，那麼不妨我這裏來作箇破題兒試試。我晚上臥房的門常是不關，進出很便，不過有一件缺點，就是我這裏沒有什麼值錢的物事，但是我有幾本舊的書，却很可以賣幾個錢。你若來時，最好是預先通知我一下，我好多服一劑催眠藥，早些睡下，因為近來身體不好，晚上老要失眠，怕與你的行動不便，還有一句話——你若來時，心腸應該要練得硬一點，不要因為是我的書的原因，致使你沒有偷成，就放聲大哭起來——

（選錄晨報附刊）

柯培良

野 花

我深深懺悔，向已經失去的童心，懺悔那過去的往事，兒時的回憶，稗子之心的悲與歡。在當時原不曾注意，如飄遊的浮雲，蕩漾的微波，裊裊的輕烟，無心地化幻，又無心地消滅了。然而在我脆弱的心靈中，已經印有重重痕迹：在我飄泊的生涯中，形成暫時休息的一片小島地了。

現在舊地重遊，一切都已無從尋覓。就是那水邊楊柳，如今也已長大，非復昔日的幼弱婀娜了。只有一年一度榮瘁的叢生野花——錦繡一般的紫雲起，繁星一般的野玫瑰，紅的蛇莓子，黃的蒲公英，以及青青蔓草——從前曾經採擷過的，只有這些，依然欣欣微笑，似乎忘記了世界的變遷，來迎接我這過來人。

我已經忘記這是多少年前的往事了。我只記得，那是溫暖的春天；我的心裏，也正燃燒着春天的稔氣。

那時我住在鄉裏，曼姑的家在我的隔壁。

明媚的春日的黃昏，晚飯之後，我在園裏看工人們種着新菜，曼姑從伊家裏走來，招呼着我，兩個便向外面走了，沿着一帶竹籬，我們漸漸走入山中。晚霞鮮麗的光輝映在枝頭，太陽已落，並不覺得天色晚了。微風吹來，含着不知名的秋天的香氣，路旁新竹，纔從筍籬裏吐出綠枝，剛初舒放了兩三片嫩葉。曼姑便要我折了一枝，拔去未曾盡展的新葉，插上一朵朵的野花，粉紅的花，淡紫的花，淺碧的花，嬌艷地滿了竹枝——我們如此走着，不覺得天色漸漸晚了。

「看呵，月光亮亮！」我指着那將圓的明月，雖然陽光未曾散盡，已經掛在樹梢頭了。

「不要指呵，指了月亮要割你的耳朵呢。——回去罷，天快黑了呵！」
「回去罷，不要怕，有呵。」

我攙着伊的手臂，伊拿着野花插成的竹枝，一步步向家中走去。

轉過山坡，蜿蜒的山路分作數支。山中寂靜，只有微風吹着松針，發出歎息似的幽微的濤聲，同不知什麼地方傳來流泉的點滴。樹枝底下，漸漸伏着黯淡的黑影。我攙着曼姑的手臂，勇士般昂然向前走着。

是棲宿未定的烏鴉罷，撲刺刺地飛起，驚破了山中的幽默。

伊緊緊地倚着我的手臂。

雖然自己的心中也未嘗不畏怯，然而我勇士般的氣概，安慰伊說，「這不過是一隻烏兒飛起來罷了。不要害怕呵，我們不向那兒走去。」於是我們便轉了一個方向。

剛走到十幾步，越過小小的土岡，我們迷途了，這何嘗是家去的路呢！兩山中間，方方的稻田，一級一級高下列着，錦繡般的紫雲英，開遍了田地的，這時被下了夜的暗幕，靜靜地睡着，沒有顯出鮮麗的顏色了。

「呵——」曼姑說着，伊孱弱的心懷，幾乎哭了。

「不要緊的，一會兒就到家了。我唱個歌給你們聽好罷。」我一手擁着伊的頸項，一手攙着伊的手臂，唱着山歌，又向舊路走去。

「你的花呢，丟了？」呵，這邊一定不錯的。」我擁着伊，毫無顧怯地向前走。轉下一個土坡，在那里有小小的水潭，很矮的水柳長在旁邊。月光照着，很清楚地看見我們兩個的影子，在浪花下，帶着一閃一閃的金色條紋的。

默默地我挽着伊，又走到原來的地方。

「看呵，我們的花掉在這里。」

伊不作一聲，輕怯地望着我。

「坐在這兒等一會罷，月光亮亮，會照着我們回去的。老五砍柴去了，阿三看牛去了，一會兒都要從這里過身。」我也禁不住膽怯了，但仍然裝出很平靜的氣概，好好地安慰伊。

坐在伊旁邊，我替伊攏起散亂的頭髮，覺得伊前額微微出汗了。

「你熱罷。」

「你聽。」伊跳起來說。「這不是阿三叫我們！」

「是的是的！」我用手攏着嘴唇，高聲回答說。「在這里呵！」

於是，我一手拾起地上花枝，一手挽着伊的手臂，飛也似的向家裏跑着。

現在我又回到往日舊地了。曾經摩撫過的樹，曾經坐過的石頭，曾經留過足跡的小路，我一一再去摩撫，再去休息，再去留下長大了的足跡。現在，也正是溫暖的春日。野生的叢花，錦繡般的紫雲英，紫紅般的刺玫瑰，紅的蛇莓子，黃的蒲公英，以及青青蔥草，從先曾經採擷過的，我也想再來採擷。

很是嫩竹的枝子已經枯了，我雖然採了這些，誰爲我插成嬌豔的花枝呢？

（選自飄渺的夢）

六封書的第一書

向培良

老友，我今天執筆寫信給你，我預先抱歉，因爲到了這里已經許久都沒有給你的信。今天要走了，才寫這封信給你。我不寫信給你，也沒有別的緣故。我的生涯不過如是，從這里飄流到那里，海鷗似的，毫無留戀，也不遺下痕跡。我願意這都像輕煙一般我過去了，也就消滅了，何必告訴你，多此執着呢？

然而今天一個新的念頭盤據了我的心，發生了新的意境。

昨天我同林和振送亭回去。臨行時，亭雖然很留戀似的，然而他終於醞着歡娛同希望走了。我們三個人回來，在路上，林嘆息似的說：「只有家庭是最可惡的休息所，你看亭呵！」我默默地沒有作聲，年來已經冷却了的心，似乎微微抖動了。

別過他們，歸到我的寓所——其實不過是我喫飯睡覺的地方，又怎樣能說是寓所呢？——已經黃昏了。開門走了進去，誰也沒有注意。屋子裏只有空虛。從外面遠遠傳來的歡笑聲，時觸我的耳鼓，然而屋子裏只是空虛。我只是孤零。這時候，一個很強的觀念抓住了我，老友，我劇烈地思我的家。

這幾年來，我像秋風般吹過各處。冷冷的，冷冷的，我從東直到西，從南直到北。經過我的眼前的，有許多的事物同許多的人，我毫不留意地讓他們過去，於是又觸接着新的東西。人與人沒有情意，沒有關係，不相識似的，我經過了這許多的時間，實在厭倦了！飛疲的鳥兒，希望得到休息，我也是一樣，我的心不能再是這樣空虛的，我需要安慰，需要溫情的人間關係。

人窮則反本，我已經決定了歸我的故鄉。

從此，我要像經冬的鰲熊，把浪遊的心思收起。蜷曲着我的心靈，靜默的聽大地的呼吸，自然母親的默示。當你接到這信的時候，老友，多年飄泊的，我已經在故鄉的河中看兩岸垂蔭了。

第一天到巴黎

徐霞村

天剛亮的時候，我就在札札的車聲中被涼氣凍醒了。

我向來是不易睡覺的人，坐着打盹更是辦不到的事，一夜來再加上腰痛和涼氣的襲擊，簡直比古時受木籠的刑法的人還受非常鄭魏二位都已入了夢境的時候，我的眼睛，還是不肯閉上。我對於他們能睡的人真是羨慕，他們柔軟地靠着身子，甜蜜地張着嘴，如同在一個鴨絨的被上一樣安靜地睡着。有的時候我也想把腦袋靠在板壁上，但立刻就覺得車的震動要把我的腦袋碰碎。（法國的火車比中國的快得是如此利害，）於是只好仍舊睜着大眼。一直坐到七小時以後，在兩點

鐘的時候，我才彎着腰，捧着臉，用着「思想家」似的姿勢迷糊過去。

但是，這樣還不到一小時，我就又被涼氣凍醒了。

外面的天色是鉛一樣地灰；從玻璃窗子上的水點，我知道外面已經落雨了。

這時我的幾個同行的朋友也醒了，各人都勉強挺起身子來，似乎要抵抗這侵人的涼氣。

在哥倫布一帶的地方，現在人們大概正在床上出着汗吧，而我們却連身上的夾衣都有點支持不住了，世界上的氣候差不得真是利害。我向魏借了一件絨衣加上，還是冷得打戰。

夜色漸漸地退去，我們可以看見我們的火車是沿着塞納河走着。河的兩岸都是濕潤的平原，麥子刈後的黃根還露在外面，在遠處，圍着這平原的是一圈濃密的樹木，樣子好像一個大的籬笆。有時火車走上一個小坡，我們便可以看見在坡下的小林中露出一二紅頂的小房。一切都是幽靜，一切都是新鮮，呵，塞納河流域的風景！

今天的我們與船上的我們完全不同：大家都沉默地想着心思，沒有一個人說一句笑話。我向來是個對前途毫無顧慮的人，今天却也不由地有一種特別的感覺：使我的心跳得很快。我想這一事固然是由於對前途的焦急，一半大概也是由對前途的恐懼吧。

城洞，高橋，鐵軌，車盒，很紛亂地過了一陣，我們終於到了巴黎車站。
在潮濕的月臺上，我們各人找自己所約好的朋友。魏和我沒有熟人來接，鄭勸我們跟他的親

藏去找旅館，於是我們就上了一輛汽車。

我是到了巴黎了嗎？我自己疑惑地問，似乎仍舊覺得是在上海。我來法的動機是如此突然，在船上的生活是如此平常，一切都少有變化，使我不信我現在已立足於異國。不，我仍舊覺得我是在上海。

你看，這條街與上海所不同的不是只有來回跑的汽車是紅色的；牆上的廣告是五色的；店舖門前標着法文；一些咖啡店裏，客人的坐位是擺在旁邊上嗎？此外，當我們走過一個花園或教堂時，只有那多量的石像和雕刻使我們知道不是上海而已。

我們的旅館是在有名的索龍路上，對着巴黎大學。從一個玻璃門進去，走上兩層迴旋的樓梯，我們就被領到那個二號房。房很大，四壁糊着黃紅色的花紙，中間放着兩隻鐵床，地氈，窗帷，裝臺，一切都是非常講究，不像一個學生的居所。因為不十分貴，魏和我就決定暫時住下。

在外面，雨仍舊不住地下着，被雨天之光所籠罩的路上，連脚步聲都很少聽見。巴黎大學屏風似的立在對面，把我們的房間遮得更加黑暗，雖然牠有兩個很大的窗子。

我們一安置好了行李，就打算去找朋友，但却被高君勸止了。於是我們就在房裏無聊地談着，時間過得很慢。

當高君說要領我們去吃中國飯的時候，我立刻就跳起來贊成。我真料不到這裏會有中國飯館，在這中國人很不佔勢的巴黎。我是多麼想吃故鄉的東西啊，在吃了三四天西餐之後！

萬花酒樓離旅館並不很遠，只穿過一條大街就可以看見牠的大廳。雖然房子是西式的，裏面却很帶中國的味道，朱紅的色彩和東方的圖案充滿了全廳。成堆的中國學生聚在桌子上，間或也雜着一兩個西洋的男女。

當一個說北方話的中國侍者走過來時，高君便把菜的號數告訴他，不一會，菜就來了。我們每人面前有一個盤子，一切的菜都是先用匙子撥到盤子裏，然後再用筷子吃。菜很好，豆瓣醬和炒腰花更做得特別出衆，又加上這種衛生的吃法，我簡直一直吃到塞不下了才住口。啊，中國飯，中國飯，可愛的中國飯。

在這一天裏，巴黎似乎沒有侵入我的腦筋，一切的印象都像一個在中國的無聊的雨天。

（選自巴黎生活）

我的庭園

謝六逸

我的庭園，是一切可以稱爲庭園中的最小的了。

長有五尺餘，寬有四尺餘的一小方土。在土裏我自己種下兩株竹，兩株梔子花，不開花的薔薇，一列攀藤的牽牛花，C君送給我的無花的夾竹桃。我悅樂我的「低級趣味。」

竹子初種進土中，竹葉漸漸變黃了，過了兩天才漸漸變了綠色。有一株從根旁怒然的長出了

兩三株嫩竹，葱綠得可愛，被鄰家的女孩看見，就嚷要吃「油爛筍」了。

我把麻繩纏在短木上，插進牽牛花的根旁，引上去繫在樓窗上，一字兒排列了六根。牽牛花便依靠那麻繩發展它的生命，它想伸到的地方它都伸了上去，我頗驚異它的向上的生活力。現在正是季夏，藤蔓上長滿了掌狀的綠葉，葉與蔓交叉着，把我的窗前映上一片綠蔭，垂下了兩隻「叫叫蟲」掛在藤上。蟲聲便從葉底透了出來。我每天看着這一片綠蔭，恢復了我工作後的疲勞。

我的庭園裏的草木蟲豸，如果是在鄉村，本不值什麼的，一旦被移植到囂嚷的市內，便貴得可以，已經耗去我的「財產」的一部分了。如果客官們不肯信，試看我下面的這個決算表。

一 竹二株

四角

一 梔子花二株

四角

一 牽牛花種子

二角

一 叫叫蟲二隻

銅元十六枚

其餘蚯蚓，青蛙無費。

(選自茶話集)

作了父親

謝六逸

「抱着小西瓜上下樓梯，」「小手在打拳了，」妻懷孕到第八個月時，我們常常這樣說笑。妻以喜悅的心情，每日纏着小絨線衣，她對於第一個嬰兒的出產，雖不免疑懼，但一想到不久搖籃裏將有一個胖而白的乖乖，她的母性的愛是很能克制那疑懼的。有時做活計太久了，她從疲倦裏，也會低低地嘆息，朝着我苦笑。除此之外，她不因身體的異墮而有什麼不平。在我是第一次做父親，對於生產這事，腦裏時時湧現出奇異的幻想，交雜着恐怖與憐惜。將來妻臨盆時，這小小的家庭，沒有一個年老的人足以託靠，母親遠在千里，岳母又不住在一處，我越想越害怕那掙扎與呻吟的聲音，不出兩個月，那新鮮的生命，將從小小的土地裏迸裂出來，妻將受着有生以來的劇痛，使我暗中流淚。我在妻的懷孕時期的前半，爲了工作的關係，曾離開了家，在旅中唯一的安慰妻的法術，就是像新聞特派員似的寫了長篇通信寄回。寫信時像說小說一樣地描寫着，寫滿了近十頁的稿紙，意思是使她接着我的一封信，可以慢慢地看過半天或一天。村度那信要看完時，接着又寫第二封信寄去。過了兩個禮拜，我必借故跑回家來一次，到妻懷孕的第七個月時，我索性硬着頭皮辭職回家來了。回來以後，我蒐集了不少的關於妊娠知識的外國文書籍，例如孕婦的知識，初產的心得之類，依照書裏的指示，對妻嘮叨着必須這麼那麼的。我怕妻不肯相信我這臨時醫生的話，要說什麼時，必定先提一句「書裏說的……」，「書裏說的……要用一塊布來包着肚皮，」「書裏說的……」這樣可以使妻不至於提出異議。後來說多了，我的話還沒有出口，妻就搶先說，「又是書裏說的麼？」我們是常常說笑，並且希望肚裏的是一個女孩子，但是我暗中仍是異常的感傷，我的恐怖似

乎比妻厲害些。我每天默念着，希望妻能夠安產，小孩不管怎樣都行。真是「日月如梭」，到了十月二十六日（一九二七年）的上午四時，天還沒有亮，我聽着妻叫看護婦的聲音，我醒了。她對我說，有了生產的徵候。我的心跳着，趕快到岳母家裏去。這時街上的空氣很清新，女工三三兩兩的談笑着，賣蔬菜的行販正結隊趕路，但我猶如在山中追逐鹿子的獵人，無心瞻望四圍的景色。我通知了岳母，又去請以前約定好了的醫生。回到家裏，陣痛還沒有開始。過了一刻，醫生來了，據說最快還須等到今天夜裏，並吩咐不要心急。下午三時以後，「陣痛」攻擊我的妻了，大約是十分鐘一次。我跑去打了五次電話，跑得滿頭是汗，唉，這是勞康（Laocoon）的苦悶的第一聲了。妻自幼是養育在富裕的家庭裏，但自從隨着我含辛茹苦之後，一切勞作苦痛都習慣了。她的腹部雖是劇痛，她卻撐持着下床步行，不願呻吟一聲。岳母用言語安慰她，我只有坐在房後的浴室流着淚。這一夜醫生宿在家裏，等候到翌日的下午五時，妻捨棄了無可衡量的血液與精神爲這條小小的生命苦鬥着，經驗了有生以來的神聖的災難，於是我們有了一向希望着的女孩子了。「人生戀愛多憂患，不戀愛亦憂患多」是一點不差的。我們的靜寂的家庭，自此以後增加了新鮮的力量，同時使我們手忙腳亂起來。最苦的是母親，日夜忙着哺乳，一會兒襁褓，一會兒洗浴。又因爲素性酷愛清潔，臥在床上也得到指點女傭灑掃，又須顧慮着每日的飲食。彌月以後，肌肉脫落了不少，以前的衣服穿在身上，寬鬆了許多，臉上泛着的紅色，只有在浴後才可以得見。在這時，我最怕看我妻的後影，妻的專長是鋼琴（Piano）和英語出了學校，對於自己所學的，沒有放棄，現在可不行了。那些 Maidens Play

es, Lohengrin 的調子是沒有多彈奏的餘裕了。我本來也想使自己的日常生活近於理想一點，就是起床，運動，思考，讀書，著述，散步的生活，但是孩子來了一切理想都被打碎了。我們的實際生活，不能不隨着改變了。每天非聽啼聲不可，非忍受着一切麻煩的瑣事不可了。女孩子是有了，可是還沒有名字，照着通例，總是叫她做毛頭（頭髮是那樣的黑而長）但妻說照這樣叫下去不行，必須請祖母給她題一個名字。我趕快寫信去稟告在家鄉的母親，過了許久，便接着了母親親筆寫成的回信，信裏附着一張長方形的紅紙，用工楷的字體，寫着幾行字，上面是「祖母年近六旬爲孫女題字，乳名寶珠，學名開志。」在旁邊註着兩行小字是「吾家字派爲二十字：天光開慶典，祖蔭永新昭，學士經書裕，名家信義超。」這些尊重家名的傳統習俗，我是忘記得乾乾淨淨了，可是我還記得這是祖父在日所規定的，足敷二十代人之用。我的父親是「天」字一輩，我是「光」字，所以祖母替孫女起名一定要有一個「開」字的。我們接到祖母的信時，十分的歡喜感激，並且這個名字，我們是很中意。別人爲女孩子起名，多喜歡用「淑」「芬」「貞」「蘭」等含有分辨性別的字，「開志」這個名稱，看不出有故意區分性別之意，所以我們很歡喜。有了名字，可是我們已經叫慣她做毛毛，或是寶寶了，「開志」的名稱，不過是偶然一用。寶寶到了第七個月時，真是可愛，她的面貌的輪廓漸漸清晰起來了。細長而彎的眉毛，漆黑的眼珠，修而柔的眼毛，還有鼻子，像她母親嘴的輪廓，膚色，笑渦像父親，志賀直哉氏在網走去一篇小說裏，說孩子能將不同的父母的相貌，融合爲一，覺得驚奇，在我也同感，到了第十三個月，因爲奶媽的奶不足，我們便替她離了乳，到了今天。

然而我們每天却有兩次或三次是要與上海及外面的世界接觸的；一次便是早上八時左右郵差的降臨，那是照例總有幾封信及一束日報遞來的。如果今天郵差遲了一點來，或沒有信件，我們心裏便有些不安逸。

「我有信沒有？」一見藍衣人的急步蹣蹣的上了樓，便這樣的問；有時在路上進見了，那時時間是更早，也便以這同樣的問題問他。

他跑得滿頭是汗，從郵袋中取了信件日報出來，便又匆匆的轉身下樓了。我到了山中不到三天，已與這個郵差熟悉，因為每次送這一帶地方郵件的總是他，據他說，今年上山的人不到三百，因為熟悉了，在中途向他要信時，他當然不會不給的。

再一次是下午一時左右，那時帶了外面的消息來的，又是郵差，且又是同樣的那一個郵差，不過這一次是靠不住的，有時來，有時不來。

最後一次是夜間九十時左右，那時是上海或杭州的旅客由山下坐了轎子來的時候。因為瀟翠軒的一部分是旅館，所以常常有旅客來。我的房間隔壁，有兩間空房，後面也有一間，這幾個房間的住客是常常更換的。有時是官僚，有時是軍人，有時是教育家，有時是學生——我還曾在茶房掃除房間時，見到一封住客棄掉的訴說大學生生活的苦悶的信——有時是商人，有時是單身，有時是帶了女眷。雖然我是不同他們攀談的，但見了他們的各式各樣的臉，各式各樣的舉動，也頗有。不過他們來時，往往我們已經睡了。第二天一清晨，便聽見老媽子們紛紛傳說來的是什麼樣的

雷電車。」（在我們的屋後，有火車走過。她與火車最熟。有一天同母親到百貨店裏去了回來，便獨自似地念出這兩句。）「烏鳥飛，烏鳥飛，烏鳥飛。」（到外祖母家去，見小娘舅養着的金絲雀逃走了，回來便這麼唱。）「洋囡囡是要困困了，毛毛唱唱儂。」（母親唱歌催她睡覺，她照樣去催眠洋囡囡。）到了今年（一九三〇年）寶寶的智慧又進一步了。夏天買了叫叫蟲來，掛在樹枝上，一連幾天都沒有叫，我們說這叫叫蟲不會開叫了。寶寶聽了，就唱着：「叫叫蟲，不會叫，買得來，捨用場。」一見了木匠來家裏修門，唱的是：「木匠師父交關好，是我好朋友，做出物事交關好，是我好朋友。」夜裏睡覺時，脫了衣服，口裏念着：「耶穌慈悲，牧師聽我，夜裏保護我，亞們。」（這是母親教的，但無什麼宗教的意味。有時白晝也大聲的唱着，自己拍着小手。）寶寶的智慧的，一天比一天增進了，這使我們擔心着將來的教育問題。在我個人，是懷疑國內的一切學校教育的，寶寶現在是三十七個月了。附近雖有幼稚園，經我們來參觀以後，便不放心送她進去。將來長大時，在上海地方，我們也不會知道哪一所女子中學是優良的。聽人說，甚至於有借辦女子學校為名，而與政客官僚結納，替他們介紹一兩個女學生，因此募款自肥的。教會辦的女子學校更不行，平時拿「耶穌」來騙人，記得幾句死板板的英語。他們的宗旨不外是想培養「名媛」，預備在「時裝展覽會」裏穿上所謂「時裝」替富商大賈們做「衣架子」。（比以 Mann-quiniri 為職業的還要無自覺。）繼而他們的芳容在上海的烏七八糟的「畫報」上登載出來，大概就會有達官貴人歐美博士之流來跪着求婚的。接着就是舉行「文明結婚」儀式，請「局長」一要人「們來證婚，來賓有千人之

衆。汽車，金鑽石，錦繡斷送了一生。在教會女學畢業出來的人，大多數以這條「出路」爲她們的最高的理想。上海的女子教育，我是根本地擯斥的，再說，像我們這一階級的人，能否供應一個女孩子多念幾年書，也沒有把握。所以我們對於自己的女孩子的教育計劃，是想由我們自己的力量，將她培養成爲一個「自由人」，成爲一個強健耐勞的女性。我們想就孩子的年齡（四歲到二十五歲）分做五個教育時期，按期把識字，寫字（毛筆與鋼筆），兒歌，童話，兒童劇，運動（特別注意），作文，散文，小說，詩歌，數學，閱報，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常識，歷史地理的知識，筋肉勞動（特別注重），各國革命史，人類勞動史，外國語言文字，專門技能的學習（特別注意，但以筋肉勞動者爲限，使她能在農村或工廠生活）等等教她。過了二十五年，她可以到社會的旋渦裏去衝擊了，假使我有那一天能夠脫離這薪給階級者的生活，也許我還能做一個打鐵的工人。到了那時，我更能將我的手腕磨鍊得粗厚些。靠着我的雙腕，使我們的寶寶在精神和肉體兩方面都健全地養育起來，讓她做一個「自由人」，做一個「勇者」，我們的寶寶呀！

（選自茶話集）

海 燕

鄭振鐸

烏黑的一身羽毛，光滑漂亮，積伶積俐，加上一雙剪刀似的尾巴，一對勁俊輕快的翅膀，倏就了

飛

舞

二三

那樣可愛的活潑的一隻小燕子。當春歸二三月，輕風微微的吹拂，細毛的纏綿無因的由天上海落，千條萬條的柔柳，齊舒了他們的黃綠的眼，紅的白的黃的花，綠的草，綠的樹葉，皆如趕赴市集者似的奔聚而來，形成了爛熳無比的春天時，那些小燕子，那末伶俐可愛的小燕子，便也由兩方飛來，加入了這個雋妙無比的春景的圖畫中，為春光平添了許多的生趣。小燕子帶了他的雙剪似的尾，在微風細雨中，或在陽光滿地時斜飛於曠亮無比的天空之上，唧的一聲已由這裏稻田上，飛到了那邊的高柳之下了。再幾隻却雋逸的在濛濛如縠紋的湖面橫掠着，小燕子的剪尾或翼尖，偶沾了水面一下，那小圓暈便一圈一圈的蕩漾了開去，那邊還有飛倦了的幾對，閑散的憩息於纖細的電線上，——嫩藍的春天，幾支木桿，幾痕細線連於桿與桿間，線上是停着幾個粗而有致的小黑點，那便是燕子，是多未有趣的一幅圖畫呀！還有一家家的快樂家庭，他們還特為我們的小燕子備了一個兩個小巢，放在廳梁的最高處，假如這家有了一個匾額，那匾後便是小燕子最好的安巢之所。第一年小燕子來住了，第二年，我們的小燕子，就是去年的一對，他們還要來住。

「燕子歸來尋舊壘」

還是去年的主，還是去年的賓，他們賓主間是如何的融融泄泄呀！偶然的有幾家，小燕子却不來光顧，那便很使主人愛戚，他們邀召不到那末雋逸的嘉賓，每以爲自己運命的蹇劣呢。

這便是我們故鄉的小燕子，可愛的活潑的小燕子，曾使幾多的孩子們歡呼着，注意着，沈醉着，曾使幾多的農人們市民們愛戚着，或舒懷的指點着，且曾平添了幾多的春色，幾多的生趣，於我們

然而我們每天却有兩次或三次是要與上海及外面的世界接觸的；一次便是早上八時左右郵差的降臨，那是照例總有幾封信及一束日報遞來的。如果今天郵差遲了一點來，或沒有信件，我們心裏便有些不安逸。

「我有信沒有？」一見藍衣人的急步蹣蹣的上了樓，便這樣的問；有時在路上進見了，那時時間是更早，也便以這同樣的問題問他。

他跑得滿頭是汗，從郵袋中取了信件日報出來，便又匆匆的轉身下樓了。我到了山中不到三天，已與這個郵差熟悉，因為每次送這一帶地方郵件的總是他，據他說，今年上山的人不到三百，因為熟悉了，在中途向他要信時，他當然不會不給的。

再一次是下午一時左右，那時帶了外面的消息來的，又是郵差，且又是同樣的那一個郵差，不過這一次是靠不住的，有時來，有時不來。

最後一次是夜間九十時左右，那時是上海或杭州的旅客由山下坐了轎子來的時候。因為瀛翠軒的一部分是旅館，所以常常有旅客來。我的房間隔壁，有兩間空房，後面也有一間，這幾個房間的住客是常常更換的。有時是官僚，有時是軍人，有時是教育家，有時是學生——我還曾在茶房掃除房間時，見到一封住客棄掉的訴說大學生生活的苦悶的信——有時是商人，有時是單身，有時是帶了女眷。雖然我是不同他們攀談的，但見了他們的各式各樣的臉，各式各樣的舉動，也頗有。不過他們來時，往往我們已經睡了。第二天一清晨，便聽見老媽子們紛紛傳說來的是什麼樣的

是想不到。

在故鄉，我們還會想像得到我們的小燕子是這樣的一個海上英雄麼？

海水仍是平貼無波，許多絕小絕小的海魚，爲我們的船所驚動，羣向遠處竄去；隨了他們飛竄着，水面起了一條條的長痕，正如我們當孩子時之用瓦片打水鏢在水面所劃起的長痕。這小魚是們小燕子的糧食麼？

小燕子在海面上斜掠着，浮憩着。他們果是我們故鄉的小燕子麼？
啊，鄉愁呀，如輕烟似的鄉愁呀！

（選自海燕）

不速之客

鄭振鐸

這裏離上海雖然不過一天的路程，但我們却以爲上海是遠了，很遠了；每日不再聽見隆隆的機器聲，不再有一堆一堆的稿子待閱，不再有一束一束來往的信件。這裏有的是白雲，是竹林，是青山，如果鎮日的靠在紅闌干上，看看山，看看田野，看看書，那末，便可以完全與外面的世界隔絕。偶然的聽著鳥聲，藤格藤格的嘯著，或一隻兩隻小鳥，如疾矢似的飛過檻外，或三五鶯聲，曼長的和唱着，却更足以顯出山中的靜謐與心中的靜謐來。

然而我們每天却有兩次或三次是要與上海及外面的世界接觸的；一次便是早上八時左右郵差的降臨，那是照例總有幾封信及一束日報遞來的。如果今天郵差遲了一點來，或沒有信件，我們心裏便有些不安逸。

「我有信沒有？」一見藍衣人的急步蹣蹣的上了樓，便這樣的問；有時在路上進見了，那時時間是更早，也便以這同樣的問題問他。

他跑得滿頭是汗，從郵袋中取了信件日報出來，便又匆匆的轉身下樓了。我到了山中不到三天，已與這個郵差熟悉，因為每次送這一帶地方郵件的總是他，據他說，今年上山的人不到三百，因為熟悉了，在中途向他要信時，他當然不會不給的。

再一次是下午一時左右，那時帶了外面的消息來的，又是郵差，且又是同樣的那一個郵差，不過這一次是靠不住的，有時來，有時不來。

最後一次是夜間九十時左右，那時是上海或杭州的旅客由山下坐了轎子來的時候。因為灑翠軒的一部分是旅館，所以常常有旅客來。我的房間隔壁，有兩間空房，後面也有一間，這幾個房間的住客是常常更換的。有時是官僚，有時是軍人，有時是教育家，有時是學生——我還曾在茶房掃除房間時，見到一封住客棄掉的訴說大學生生活的苦悶的信——有時是商人，有時是單身，有時是帶了女眷。雖然我是不大同他們攀談的，但見了他們的各式各樣的臉，各式各樣的舉動，也頗有。不過他們來時，往往我們已經睡了。第二天一清晨，便聽見老媽子們紛紛傳說來的是什麼樣的。

人。有時，坐談得遲了，便也看見他們的上山。大約每一二夜總有一批人來。一見轎夫挑夫的喧語，呼喚茶房的聲音，樓梯上雜亂匆促的足步聲，便知山客是又多了幾個了。有時，坐在廊前，也看見對山有燈火煨煨的移動。老媽子們便道：「又有人上山了。」劉媽道：「一個兩個，還有一個媽媽呀，轎子多著呢！今天來的人真不少呀！」這些人當然不是到滴翠軒來的，因為到滴翠軒是走老路近，而對山却是新路，轎夫們向來不走的。走新路的，都是到嶺上各處別墅上去的。

第一次第二次的外面消息，是我們所最盼望的，因為載來的是與我們有關的消息。尤其熱忱的來候著的是我。因為，箴沒有和我同來，我幾次寫信去，總催她快些上山來。上海太熱，是其一，還有……

別離，那真不是輕易說的。如果你偶然孤身作客在外，如果你不是怕見你那母夜叉似的妻，如果你沒有在外眷戀了別一個女郎，你必定會時時的思想到家中的她，必定會有一種說不出的離情別緒縈掛在心頭的，必定會時時的因事，因了極小極小的事，而感到一種思鄉或思家之情懷的。那是每個人都是這個樣子的，無庸其諱言。即使你和她向來並不怎麼和睦，常常要口角幾聲，隔了幾天，且要大鬧一次的，然而到了別離之後，你却在心頭翻騰著對於她的好感。別離使你忘了她的壞處，而只想到了她，特別是她的好處。也許你們一見面，仍然再要口角，再要拍桌子，摔東西的大鬧，然而這時却有一根極堅固極大的無形的情絲把你和她牽住，要使你們互相接近。你到了快歸家時，你心裏必定是「歸心如箭」，你到了有機會時，必定要立刻的接了她出來同住。有幾個朋友，在

外面管教員的，一到暑假，經過上海回家時，必定是極匆忙的回去，多留一天也不肯，他是急於要
想和他夫人見面呢，「大家都嘲笑似的談著，那不必笑，換了你，也是要如此的。」

這也無庸諱言，我在這裏，當然的，時時要想念到她。我寫了好幾封信給她，去邀她來。「如果路上沒有伴，可叫江嫻同來。」但她回了信，都說不能來。我們大約每天總有一封信來往，有時有兩封信，然而寫了信，讀了信，却更引起了離別之感。偶然她有一天沒有信來，那當然是要整天的不安逸的。

「鐸，你不在我什麼都不舒服，常常的無端生氣，還哭了幾次呢。你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呢？」這是在我走了第二日寫來的信。

悽然的離情，瀰漫了整個心頭，眼眶中似乎有些潮潤，良久，良久，還覺得不大舒服。

聽心南先生說，有兩位女同事寫信告訴他，要到山上來住。那是很好的機會，可以與箴結伴同行的。我與匆匆的寫了信去約她，但她們却終於沒有成行，當然她也不來了。我每天匆匆的工作著，預備早幾天把要做的工做完。她既不能來，還是我早些回去吧。

有一次，我寫信叫她寄了些我愛吃的東西來。她回信道：「明後天有兩位你所想不到的人上山來，我當把那些東西託他們帶上。」

這兩位我所想不到的人是誰呢？執了信，沈吟了許久，還猜不出。也許是那兩位女同事也要來了。吧？也許是別的親友們吧？我也會寫信去約聖陶，子同請他們來遊玩幾天，也許竟是他們吧？

一天過去了，兩天過去了，這兩位還沒有到，我幾乎要淡忘了這事。

第三夜十點鐘的左右，我已經脫了衣，躺在床上看書。倦意漸漸迫上眼睫，正要吹滅了油燈，樓梯上突然有一陣匆促的雜亂的足步聲，這足步到了房門口停止了，是茶房的聲音叫道：

「鄭先生睡了沒有？樓下有兩位女客要找你。」

「是我麼？」

「她說是要找你。」

我心頭撲撲的跳着。女客？那兩位女同事竟來了麼？匆匆的穿上了睡衣，黑漆漆的摸到樓梯邊，却看不出站在門外的是誰。

「鐸！你想得到是我來了麼？」這是簾的聲音，她由轎夫執的燈籠光中先看見了我。「是江琦伴了我來的。」

這真是一位完全想不到的不速之客！

在山中，我的情緒沒有比這一時更激動得利害的了。

（選自山中雜記）

宴之趣

鄭振鐸

雖然是冬天，天氣却並不怎麼冷，雨點淅淅瀝瀝的滴個不已，灰色雲是瀰漫着，火爐的火是熄下了，在這樣的秋天，似是天氣中，生了火爐未免是過於煖煖了。家裏一個人也沒有，他們都出外「應酬」去了。獨自在這樣的房裏坐着，讀書的興趣也引不起，偶然尚把早晨的日報翻着翻着，看牠的廣告，忽然想去看 Merry Widow 吧。於是獨自的上了電車，到派克路跳下了。

在黑漆的影戲院中，樂隊悠揚的奏着樂，白幕上的黑影，坐着，立着，追着，哭着，笑着，愁着，怒着，戀着，失望着，決鬪着，那還不是那一套，他們寫了又寫，演了又演的那一套故事。

但至少，我是把一句話記住在心上了：

「有多少次，我是餓着肚子從晚餐席上跑開了。」

這是一句雋妙無比的名句，借來形容我們宴會無虛日的交際社會，真是很確切的。

每一個商人，每一個官僚，每一個略略交際廣了些的人，差不多他們的每一個黃昏，都是消磨在酒樓菜館之中的。有的時候，一個黃昏要趕着去赴三四處的宴會。這些忙碌的交際者，真是妓女一樣，在這裏坐一坐，就走開了；又趕到別一個地方去了；在那一個地方，又又略坐一坐，又趕到再一個地方去了。他們的肚子定是不會飽的，我想。有幾個這樣的交際者，當酒闌燈灺，應酬完畢之後，定是回到家中，叫底下人燒了稀飯來填補空腸的。

我們在廣漠繁華的上海，簡直是一個村氣十足的「鄉下人」；我們住的是鄉下，到「上海」去一趟是不容易的，我們過的是鄉間的生活，一月中難得有幾個黃昏是在「應酬」場中度過的。

有許多人也許要說我們是「孤介」，那是很清高的一個名辭。但我們實在不是如此，我們不過是不慣徵逐於酒肉之場，始終保持着不大見世面的「鄉下人」的色彩而已。

偶然的有幾次，承一二個朋友的好意，邀請我們去赴宴。在座的至多只有三四個熟人，那一半生客，還要主人介紹或自己去請教尊姓大名，或交換名片，把應有的初見面的應酬話訥訥的說完了之後，便默默的相對無言了。說的話都不是有着落，都不是從心裏發出的，泛泛的，是幾個音聲，由喉嚨頭溜到口外的而已。過後自己想起那樣的敷衍的對話，未免要為之失笑。如此的，說是一個黃昏在繁燈繁語之宴席上度過了，然而那是如何沒有生趣的一個黃昏呀！

有幾次，席上的生客太多了，除了主人之外沒有一個是認識的，請教了姓名之後，也隨即忘記了。除了和主人說幾句話之外，簡直的無從和他們談起。不曉得他們是什麼行業，不曉得他們是什麼性質的人，有話在口頭也不敢隨意的高談起來。那一席宴，真是如坐針氈，精美的羹菜，一碗碗的捧上來，也不知是什麼味兒，終於忍不住了，只好向主人撒一個謊，說身體不大好過，或是說還有應酬一定要去的——如果在謠言很多的這幾天當然是更好托辭了，說我怕戒嚴提早，要被留在華界之外——雖然這是無禮貌的，不大應該的，雖然主人是照例的殷勤的留着，然而我却不顧一切的不得不走了。這個黃昏實在是在太難挨得過去了！回到家裏以後，買了一碗稀飯，即使只有一小盞蘿蔔乾下稀飯，反而覺得舒暢，有意味。

如果有什麼友人做喜事，或壽事，在某某花園，某某旅社的大廳裏，大張旗鼓的宴客，不幸我們

是被邀請了，更不幸我們是太熟的友人，不能不到，也不能道完了喜或拜完了禮，變態托辭溜走的，於是這又是一個可怕的黃昏。常常的張大了兩眼，在尋找熟人，好容易找到了一定要緊緊的和他們擠在一處，不敢失散。到了坐席時，便至少有兩三人在一塊兒可以談談了，不至於一個人獨自的侷促在一羣生面孔的人當中，惶恐而且空虛。當我們兩三人在津津的談着自己的事時，偶然抬起眼來看着對面的一個坐客，他是悽然無侶的坐着，大家酒杯舉了，他也舉着，菜來了一個人說：「請請！」同時把牙箸伸到盤邊，他也說：「請請！」也同樣的把牙箸伸出。除了吃菜之外，他沒有目的，菜完了，他便侷促的獨坐着。我們見了他，總要代他難過，然而他終於能夠終了席方才起身離座。宴會之趣味如果僅是這樣的，那末，我們將咒詛那第一個發明請客的人，嗑酒的趣味如果僅是這樣的，那末，我們也將打倒杜康與狄奧尼修士了。

然而又有的宴會却幸而並不是這樣的，我們也還有別的可以引起嗑酒的趣味的環境。

獨酌，據說，那是很有意思的。我少時，常見祖父一個人執了一把錫的酒壺，把黃色的酒，倒在白磁小杯裏，舉了杯獨酌着，喝了一小口，真正一小口，便放下了，又拿起筷子來夾菜，因此他食得很慢，大家的飯碗和筷子都已放下了，且已離坐了，而他却還在舉着酒杯，不匆不忙的嗑着。他的吃飯，尚在再一個半點鐘之後呢。而他嗑着酒，顏微酡着，常常叫道：「孩子來！」而我們便到了他的跟前，他夾了一塊，只有他獨享着，向菜蔬放在我們口中，問道：「好吃麼？」我們往往以點點頭答之。在孫男與孫女中，他特別的喜歡我，叫我前去的時候尤多。常常的，他把有了短髭的嘴，吻着我的面頰，數數

有些刺痛，而他的酒氣從他的口鼻中直噴出來，這是使我很難受的。

這樣的，他消磨過了一個中午和一個黃昏，天天都是如此，我沒有享受過這樣的樂趣，然而回想起來，似乎他那時是非常的高興，他是陶醉着，爲快樂的霧所圍着，似乎他的沈重的憂鬱都從心上移開了，這裏便是他的全個世界，而全個世界也便是他的。

別一個宴之趣，是我們近幾年所常常領略到的，那就是召集了好幾個無所不談的朋友，全座沒有一個生面孔，在隨意的噓着酒，吃着菜，上天下地的談着。有時說着很輕妙的話，說着很可發笑的話，有時是如火如劍的激動的話，有時是深切的論學談藝的話，有時是隨意的取笑着，有時是面紅耳熱的爭辯着，有時是高超的理想在我們的談鋒上觸着，有時是戀愛的遇合與家庭的與個人的身世使我們談個不休。每個人都把他的心胸赤裸裸的袒開了，每個人都把他的向來不肯給人的面孔顯露出來了；每個人都談着，談着，談着，只有更興奮的談着，毫不覺得「疲倦」是怎麼一個樣子。酒是喝得乾了，菜是已經沒有了，而他們却還是談着，談着，談着，那個地方，即使是很喧鬧的，很狹窄的，向來所不願意多坐的，而這時大家却都忘記了這些事，只是談着，談着，談着，沒有一個人願意先說起告別的話，要不是爲了戒嚴或家庭的命令，竟不會有人想走開的。雖然這些閒談都是瑣屑之至的，都是無意味的，而我們却已在其中得到宴之趣了——其實在這些閒談中，我們是時時可發現許多珠寶的，大家都互相的受着影響，大家都更進一步了解他的同伴，大家都可以從那裏得到些教訓與利益。

「再喝一杯，只要一杯，一杯。」

「不能喝了實在的。」

不會嗑酒的人每每這樣的被強迫着而喝了過量的酒。面部紅紅的，映在燈光之下，是向來所未有的壯美的丰采。

「聖陶，乾一杯，乾一杯，」我往往的舉起杯來對着他說，我是很喜歡一口一杯的喝酒的。

「慢慢的，不要這樣快，喝酒的趣味，在於一小口一小口的嗑，不在於一杯乾。」聖陶反抗似的說，然而終於他是一口乾了，一杯又是一杯。

連不會喝酒的愈之雁冰，有時，竟也被我們強迫的乾了一杯。於是大家哄然大笑，是發出於心之絕底的笑。

再有，佳年好節，合家團圓的坐在一桌上，放了十幾雙的紅漆筷子，連不在家中的人也，都排着一雙筷子都排着一個坐位。小孩子笑孜孜的鬧着吵着，母親和祖母溫和的笑着，妻子忙碌着，指揮着廚房中廳堂中僕人們的做菜，端菜，那也是特有一種融融泄泄的樂趣，爲孤獨者所妒羨不置的。雖然並沒有和同伴們同在那樣的宴之趣。

還有一對戀人獨自在酒店的密室中晚餐，還有，從戲院中借了妻子出來，同登酒樓喝一二杯酒，還有，伴着祖母或母親在熊熊的爐火旁邊，放了幾盞小菜，閒吃着宵夜的酒，那都是使身臨其境的人心醉神怡的。

實之趣是如此的不同呀！

（選自海燕）

蟬與紡織娘

鄭振鐸

你如果獨自坐在窗內，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人來打擾你，一點鐘二點鐘的過去，嘴裏銜着一枝烟，躺在沙發上慢慢地噴着煙雲，看牠一白圈一白圈的升上，那末在這靜境之內，你便可聽到那牆角階前的鳴蟲的奏樂。

那鳴蟲的作響，真不是凡響；如果你會聽見過曼杜令的低奏，你會聽見過一支洞簫在月下湖上獨吹着，你會聽見過紅樓重幔中透漏出來的絃管聲，你會聽見過流水淙淙的由溪石間流過，或你會倚在山閣上聽着颯颯的松鼠在足下拂過，那末，你便可以把那如何清幽的鳴蟲之叫聲想像到一二了。

蟲之樂隊，因季候的關係，而頗有不同：夏天與秋令的蟲聲，便是截然的兩樣。蟬之聲是高曠的，享樂的，帶着自己滿足之意的，牠高高的棲在梧桐樹或竹枝上，迎風而唱，那是生之歌，生之盛年之歌，那是結婚歌，那是中世紀武士美人大宴時的行吟詩人之歌，無論聽了那嘖……嘖……的曼長音，或嘖格……嘖格……的較短聲，都可以同樣受到一種輕快的美感。秋蟲的鳴聲最複雜，但無論

紡織娘的咕嚕，蟋蟀的唧唧，金鈴子的叮令，還有無數無數不可名狀的秋蟲之鳴聲，其音調之淒抑卻都是一樣的。他們唱的是秋之歌，是暮年之歌，是雍密之曲。他們的歌聲，是如秋風之掃落葉，怨婦之奏瑟琶，孤峭而幽奇，清遠而淒迷，低徊而愁腸百結。你如果是一個孤客，獨宿於荒郊逆旅，一盞殘燄的油燈，對着一張板床，一張木桌，一二張硬板凳，再一聽見四壁唧唧知知的蟲聲間作，那你今夜便不用再想穩穩當當的安睡了。什麼愁情，鄉思，以及人生之悲感，都會一串一串的從根兒勾引起來，在你心上翻來覆去，如白老鼠在戲籠中走輪盤一般，一上去便不再想下來憩息。……如果那一夜是一個月夜，天井裏統統是銀白色，枯禿的樹影，一根一條的很清朗的印在地上，那末你的感觸將更深了，那也許就是所謂悲秋。

秋蟲之聲，大概都在蟬之夏曲已告終之後出現，那正與氣候之寒暖相應。但我却有一次奇異的經驗，在無數的紡織娘之鳴聲已來了之後，却又聽得滿耳的蟬聲，我想我們的讀者中有這種經驗的人必是不多的。

我在山中，每天聽見的只有蟬聲，鳥聲還比不上。那時天氣是很熱，即在山上，也覺得並不涼爽。正午的時候，躺在廊前的藤榻上，要求一點的涼風，却見滿山的竹樹梢頭，一動也不動，看看足底下的花草也都靜靜的站着，似老僧入了定似的。風扇之類既得不到，只好不斷的用手巾來拭汗，不斷的在搖揮那紙扇了。在這時候往往有幾縷的蟬聲在檻外鳴奏着，閉了目靜靜的聽了他們在忽高忽低，忽斷忽續此唱彼和，彷彿是一大陣絕清的樂陣，在那裏奏着絕清幽的曲子，炎熱似乎也減少

了，然後，朦朧的朦朧的睡去了，什麼都不覺得。良久，良久，清夢醒來時，却又是滿耳的蟬聲，山中的蟬真多！絕早的清晨，老媽子們和小孩子們常去抱着竹竿亂搖一陣而一隻二隻的蟬便要跟隨了朝露而落到地上了。每一個早晨，在我們滴翠軒的本蓬，至今是百隻以上的蟬是這樣的被捉，但蟬聲却並不減少……

半個月過去了；有的時候，似乎蟬聲略少，第二天却又多了起來。雖然嘖……嘖……的不息的鳴着，却並不覺喧擾，所以大家都討厭牠們，我却特別的愛聽牠們的歌唱，那樣的高曠清遠的調子，在什麼音樂會中可以聽得到！所以我每以蟬聲將絕爲慮，時時的干涉孩子們捕捉。

到了一夜，狂風大作，雨點如從水龍頭上噴出似的，向檻內廊上傾倒，第二天還不放晴。再過一天，晴了，天氣却很涼，蟬聲乃不再聽見了！全山上在鳴唱着的却換了一種啾啾……啾啾……的急促而淒楚的調子，那是紡織娘。

「秋天到了！」我這樣的說着，頗動了歸心。

再一天，紡織娘還是啾啾啾的唱着。

然而第三天早晨，當太陽晒得滿山時，蟬聲却又聽見了，且很不少。我初聽不信；嘖……嘖……
嘖格……嘖格……那確是蟬聲！紡織娘之聲又潛踪了。

蟬回來了，跟牠回來的是炎夏從箱中取出的棉衣又復放入箱中。下山之計遂又打消了。誰曾於聽了紡織娘歌聲之後再聽了蟬之夏曲呢，這是我的一個有趣的經驗。

歸也

(選自山中雜記)

王世穎

三個月前便是這般想：

「歸也，

在慈母底懷裏，

一頁頁重翻過去的假抱與溫存。」

不上十天，大約可以如願了。此番歸去，也許龍山之夢是不能永續了，這倒是個極難解決的問題。不管它罷，總算筆端上還著些痕跡！

龍山底一切，可愛是不必說。龍山以外的越州，可愛的也儘多呵！自然，代表社會人物，在越州，本來找不出一兩個好的。但是，除了越州以外的地方，又有幾個好的代表社會的人物呢！這種都是，在想像中的，我何必受那些不值得受的閒氣。越州的一般人，至少是我所時常接觸的那一般人，在我看來，都是樸誠的居多，這是我敢如此說的。

在我歸途底快樂底想像，心中委實要放出燦爛的鮮葩來，可是臨別時朋友們一番依依的情威，歸途中至少也是一件隨身的行李吧！

歸

也

等我一個人自己難受一點，別讓人家知道了也難受起來，這倒也好！可是實際上不是如此，到了這個時候，我底歸計早被他們看破，整理行囊，清算帳目，更是件不能捺人的事實了。

我有什麼可愛呢？我覺得，除了母親是天然愛我的以外，其餘的都不應當來愛我，然而我竟會受人出乎意料之外的同情。人家儘管不來睬我，我假若對他表同情時，我便有權利去愛他。我愛他時，我底心便感受了愉快。但是人家對我有感情，這一種隆重的禮物，叫我怎樣領受呢？領受了以後，歡仄底根苗，便生在這個愉快裏。結果的收穫，一定是心緒上起了不安。這幾天來，心緒上起了多少不安，大半是人們太愛我了的结果罷！

聚首時想不到別離，這總算是造物底好生之德，賜給我們這點暫時的安慰。到了別離，造物也幫不來忙了。平常不值得注意的朋友底東西，一到別後，件件是驚心的。我總希望朋友底東西以後不會到我底眼簾裏來，然而這似乎是不可能的。

這裏是別離，故里便是歡敘。離不了世界，也就離不了別離。說也徒然！去罷！在母親底慈懷裏，做夢去！

（選自龍山夢痕）

倥 傯

王世穎

二十天來一處地方，還沒有耽擱過四天以上，人事總算是倥倥了，苦却不覺得什麼！這是我近來思想上的轉變，在金江上，偶而想到幾句話來，這話是：

「大水沒有波浪，
無以見其雄勁；

人世沒有波浪，
也徒見其平庸而已。

誰說人生不好有波浪，

更誰說人生不應有波浪！」

倥倥底經驗，證實了這句話在我確乎是有意義的。動底概念，於是侵佔了我這時的全部生命。人事是倥倥人並無所謂倥倥，有了事，人纔倥倥，成立的原素：第一在乎事，人只還是第二個條件啊！事底好歹，反正在做事的人看來，凡要做的總是應做的事，我們似乎也不必再查攷底細了。古今人忙的都是事，如果話說過頭一點，也可以說要做人便要做事，沒有事做人也不成其爲人了。所

倥

倥

以人底成立底條件，事便是個重要的，我們閉了眼睛想想看，如果人連呼吸都不要費力，做人還有什麼意味。老嫗拿了佛珠，唸唸有詞，伊無非是尋點事來做做，沿街的流氓，努着嘴，無意中吹出小調底韻節來，也無非是尋點事來做做。人事倥傯，在意義上，在文法上，都是無可詰難，顛撲不破的。

大海裏的波浪，水底倥傯使之然；人世間的波浪，人底倥傯使之然。波浪是孕育在倥傯裏的，在娘胎裏是一體，分娩以後，也哪裏脫得掉母子底關係！

沒有光波，日月山川之美，不會入我眼簾；沒有聲浪，黃鐘大鼓之音，不會入我耳鼓。火車要從平地上直達險峻的山巔，所取的軌路，是波紋形的；輪船在大戰時期內從這洲到那洲，因為要避水雷，航海線也是波紋形的。沒有波浪，一切都完了。越是要到奇險新穎的境地，越是要有波浪。波浪底起伏不平，便是動底概念底具體的表現。在波浪裏做人，原本不稀罕，這是應該的，不敢在波浪裏做人，也未免太不會做人了。人們倥傯是我們底本分，在狂瀾裏打幾個旋轉，多一點努力，彼岸就近一點。望洋興嘆，終於是無用的罷。

(選自倥傯)

曹娥早渡

王世穎

舟子底生涯，確乎是羨慕煞人。總有一天，我會在海上度個經年的生活。家居的地方山水都是

沒有的，除了那年遊過一次隋煬帝下江南時特開的運河，此外向來沒坐過船。春申江畔，八年來也從未嘗得泛水的滋味。越州的一年，總算償了幾分宿願。

白馬湖住了兩天，我主張回去，其餘的都說如此勝地，總還要多賞識幾天，方無缺憾。其實，一件事到了圖窮七首見的時候，也就興味索然，倒不如留幾分缺憾，讓人們迴想。好山水都要這般遊玩，的。後來大家都定明天動身，然而近伏驕陽，究竟有些抵擋不住，還是趁今夜月色皎潔，夜泛白馬湖，明早可在曹娥早渡了。大家都以為然，此行於是決定了。

主人邀了我們到家園裏去賞月。漏狹的小院裏，客人零亂地散坐開來。主人談鋒還豪爽，憤世嫉俗的態度，常會表示出來，不失為抗世的君子。

漏報三更，便假了主人底船，向百官進發，預備天明到曹娥。

夜色深沉，山光灰暗，天心底靜月，直逼水底，泛出萬道銀光來。欸乃的小櫓，激水成響，其聲清冽非常。史君桂君向來談鋒最利，今夜浴在萬籟俱寂的空間裏，也祇有以耳目代口舌的本領了。

內外湖本來有一重壩隔着，水漲時，船可自由通行。夏天水涸，稜角的石檻已露出水面，我們底船到堰瓦旁邊，與船的人早在匯鄉裏了。橋上一個老人，正揮扇在那兒納涼。請他去喊幾個人來，可是睡神牽住他們不放他們來。沒奈何，祇有自己動手。起初三四個人曳他不動，再加上三四個人，幾寸寸移動，搬出堰外去了。費力的事，做完了頓覺一身輕，原來多一點努力，是添一分精神上的愉快的。

月色水光，草香樹影，這時天無語人亦無語。雲起魚鱗，又轉絮狀，瞬息千變，自鳴得意，它原是不在乎人們觀摩的。

四更左右，農夫們已搖櫓架着水車到田間工作了。工作是爲人還是爲己，他們似乎並不理會，祇是這般勞而不怨地忙碌。夕陽中的家人聚談，鄰居說笑，人們都做得到，原不是農夫們底專利品。唯有這四更天底天然圖畫底賞鑑，却要讓他們獨做了。

五更已近，便在日月爭輝的常況，到了曹娥江。

曹娥廟前，使我幾度徘徊軒堂三楹，築在江邊。曹娥有靈，日夜這般臨江嘯，行人上落，找不到伊底父親，伊底心永久是沒有寧息了吧。三五艘義渡，已載了行人向對岸去，我們也在江水浩蕩中，橫溯了曹娥江。遼闊的江面，淙淙的長流，曹娥江畢竟是名不虛傳。人以江名，江亦以人名。曹娥不朽，曹娥江也不朽了！

曹娥江離船埠還要走一道康莊。記得去年來時，也是清晨，今朝重遊，風物依然，祇有滿綴了紅葉的烏柏樹，今天已是和他樹一般青葱，辨別不清楚了。

(選自《倥傯》)

塵囂裏

王世穎

如今我又在塵囂裏過生活了。

近來聽得一椿可憐的消息：平底夫人死了！

七八個月以前，平底夫人不還是一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的新婦嗎？記得紅氍毹上，有一對璧人朝天頂禮，密誓同衾，會幾何時，伊已棄平而逝了。至少這也是天下傷心事跡之一吧！

如果伊是瞶目而逝，奄奄而逝，還不過邀人們底一聲嘆息，說是彼妹命乖罷了。小民無負於伊，負伊的還是冥冥的蒼天。蒼天活該受我們底譴責，我們祇要問心無他，便不用仰愧俯作的。無如事實并不是如此簡單，伊原是含冤而逝，受屈而逝的呵！於是天意之外，又加人事相催，我們對於死者的同情，便較深且痛了。

伊新婚那天，觀禮隊中，也有我底分。洞房坐宴時，紅兜揭起，我便有些代伊惴惴，鄉姑模樣，泥古斯文，塵囂裏的衆生，未必會獨具隻眼。果然，伊初人平底家門，便遭平母底白眼，爲的是伊沒有塵囂裏所讚崇的相貌，及塵囂裏所不可缺的金錢。平呢，白面粉頭，多麼翩翩，如此村女，何堪相匹？伊底不能承歡，自在意中！

我不料伊竟會死，即死亦不料其如此之速；然而伊竟死了，竟過門不及一年而死去了。那日平家送來一紙報喪告條，這明明是事實，萬萬不可掩飾的事實，伊死了。

死後風光，多少總較生前擴大一點，尤其是遇到這類的事，這幾天來，關於伊生平底好的批評，常常會聽得到。克盡孝道，待夫有禮，是當然的批評，此外，還聽到小少頌揚伊的話。我對伊底同情，因

爲加了若干燃料，竟掀大起來。雖我們僅僅是一面之緣，我却覺得伊底死便不能全怪蒼天，而人世間自身也發見了大大的缺陷！

伊死底近因據說是爲了感受流行時症；死底遠因我却不得而知。但和結婚後的生活不無多少關係。據別人說是如此，據我私人猜度也是如此。

（選自倥傯）

送妹

王世穎

倥傯底經驗愈多，愈使我心胸安伏，決不會噴有煩言的。這次被動的倥傯，當時倒使我萬分地感受不快。然而這也許是天意，把我從砥礪上磨鍊出光芒來。我也便却之不恭了。

一月奔波，剛從滬濱返里的我，滿望能夠和家人歡敘一下，可是事實上竟沒做到。江浙風雲，傳說很久，這次看來竟不像謠言了。

伊這次是嫁後第一次的歸寧，彌月未過，便鬧著江浙閱牆的把戲。萬一路綫中斷，伊欲歸不得。那時便沒有辦法了。家鄉遠在三山，獨自遊行，弱女子是不慣的。我於是不得不伴伊也走一遭。

不見故鄉，一霎眼已是十年。十年前，福州烏石山上的景物，還依稀浮現在心海裏。那時我還是童稚，扣盤捫燭，一切都是受人撫摩，受人將護，受人甘言底哄騙；此番如果歸故鄉去，已換了個成人。

回家，長者底愛護，親朋底嬉戲，往日底情景早都成了過去，現在底我，要受人異樣的待遇了。滄桑十年，事，想到心頭，今昔之感，便油然而生。故鄉的親友，我也實在懶得見他們，甚至於怕見他們，衣錦榮歸，使鄉黨側目，原可不必成就點事業回來，把十年來些些的經歷帶點回來，至少也是我分內的事吧。然而我一貧如洗了十年，便是「淡於水」的門賚，也措置爲難，慢說是「黃金千鎰」的厚儀！故鄉底門，使我不敢輕敲，這也是個原因。這次或者是要去了，汨汨流水中過幾天生活，爽朗一下，也未始不爲得計。整整十年來幸未喪失的童真，交還給故鄉的父老們手裏，門賚雖薄，恐怕還不至拒納我這般想時，心胸頓覺泰然。

部署行裝，著實忙了些時候，那時也沒有時間容我思考，匆匆裏過日子，不旋踵已到了行期。臨行，母親這般對妹妹講：「這次名義上的歸寧，辜負你走一遭。走吧！對你媽講，說是我明年還要你回來的。記著罷，到家拍個電報來，我這裏是毋庸你牽望，你放心！」這樣遠的路，伊家人丁又多，明年再歸寧，怕是無望呀！伊早便如此對我講過，至少也要兩年，纔能回來，祇是不願給母親知道。伊聽了母親底叮嚀，將錯就錯地敷衍一聲，已是抬不起頭來。在母親這還是一種希望，在伊却已對此絕望了。

車夫們一聲聲的催促，其勢不能再延。相向無聲，萬千種語都在這沉默的一刹那，整個互相傳遞過去，雖然足都是非常踟躕，我們終於是走了。

門外回首，母親却不出來，虧得伊今番不知怎樣忍心，究停演了臨別銷魂的一幕。

我們到了申江，恰巧有人回閩，伊便附件候船回去。我福州終於沒有去，可是人仍是一般倥傯，就是換了個方向。

(選自倥傯)

觀音

徐蔚南

觀音是我的寄娘。我是很愛我的寄娘的。我還記得當我五歲的時候，有一天早上，我的母親忽然替我穿上新衣，戴上新帽，對我說道：「今天將你去過寄給觀音娘，你要好好地向觀音禮拜。」我以前已經有一個我叫她寄娘的女人，嘴唇上生著一顆葡萄樣的血瘤的，我雖則愛好她，可是總覺得她面貌醜陋，不稱我的心，所以聽了母親的話，我就問道：「我的寄娘，觀音，美麗的呢？不美麗？」

——自然是美麗的，母親說。

我聽著是美麗的心上就歡喜。但是我當時還不知道觀音是一尊菩薩。

母親帶了香燭和素菜，攜著我的手，一同到我家附近的蓮花庵裏去。我心疑惑我的寄娘不會是個尼姑吧，但是爲什麼住在尼庵裏呢。到了庵中，師太們都來向我母親問安，却不見我的寄娘出來。我便扯著母親的衣角問道：

——我的寄娘呢？

——觀音娘娘是立在那兒，母親指點著一個白色緞幕裏的神龕說。

我走過去觀看，却見在神龕裏立著一個女子的像，穿著好看的紬衣，而且有衣帶的，美麗的臉龐上滿溢著微笑，左手高高地呈起著，兩足站立在一朵白蓮花上。此時我才明白我的寄娘，觀音，並不是一個活人，是一尊菩薩。但母親爲什麼要我去認她爲寄娘呢？心中雖是疑惑，却不敢問詢，因爲我覺得假使問了，給尼姑們笑著說道：「這一點還不懂，豈不丟臉。」所以我甯靜默著，只是仔細端詳我的寄娘。觀音，我的寄娘的確美麗，比了那個生血瘤的寄娘，不知要美麗得幾十倍。我看見觀音這樣的美麗，便莫明其妙地承認母親要我認觀音爲寄娘，是很有道理的。

自這第一次禮拜觀音，認她爲寄娘之後，我心上也就替她建立了一座神龕，常常思念著她。每逢母親同我到庵裏去時，我總非常高興，因爲我愛看我寄娘美麗的面容。我單純的心中，有幾次真想摟著她的頸項，像平時摟著母親一樣，將我的面頰鼓貼在她粉嫩的頰上。我曾要求將她帶歸家中。母親不允。後來不知從那裏去買了一尊磁製的觀音像，有一尺三四寸的高，容貌恣態與蓮花庵裏的一般無二，不過小了許多。母親把這尊磁像安放在一個玻璃匣中。從此，在早上，我一個人常常立在玻璃匣前凝視我的寄娘的磁像。我總覺得她很可愛，說不出的可愛。

以上說的是十多年前，我和觀音的一段關係。今番看了美國但妮絲的觀音舞，令我想起我的寄娘，同時覺得我更愛我的寄娘了。

是步鄉的月夜吧，背景是和柔的嫩綠。矗立著一顆枝枝拳曲雄健而向旁突出的老樹。這是菩提樹嗎？樹旁是幾方美麗的頑石。樹枝下站著的一尊菩薩，就是我的寄娘，那個觀音她潔白如玉的裸體，披著仙衣，帶著環珮，露出著胸肩豐髓的肌肉，慈善溫和的一對眼睛，遙瞻著遠方。在甯靜中她活動了她輕輕地，緩緩地從石上走下來了。鏗鏘鏘鏘的，是她環珮的鳴聲；閃閃爍爍的，是她肉體的光彩。她不僅走動，而且她在舞蹈了。呀！她舞蹈得何等柔和，不僅是像白蛇的蜿蜒，不是像急湍時的奔流，她四肢的舞動，是秋天晚上漂浮著的白雲，是陽春夜半輕移著的明月，使你看了，忘去了胸間的苦悶，塵世的煩惱，彷彿睡在鴨絨的被下，彷彿在愛人的懷中，但是心兒絕無一點跳動，只有和平，只有甯靜，只有幸福浸透你整個身心的微顫。

你看，如今她緩緩地歸去了，復獨立於菩提樹下。她那稍稍向左微仰的臉，是何等的莊嚴，又是何等的透麗而可愛！

呀！我的寄娘，觀音呀！我這樣呼喚，我實不配做你的寄子，我是冒瀆了你的莊嚴，讓我懺悔，懺悔我當時只以為你是在天上，不是我們的塵世的，如今知道了，知你永久留在人間，灑遍楊枝法露呀，觀音我願永久俯伏在你的膝前，直至我的最後！

（選自春之花）

初夏的庭院

徐慶南

這幾日，天氣怪是好，陰雨已三天了，到今朝還沒有放晴。早上無聲無息地下了一場細雨，大約不過二十分鐘就停止的；但是過了一小時許，瓦楞上滴瀝滴瀝地響，原來又是一陣急雨來了。這樣時小時大的雨若斷若續地落到晚上，夜間恐怕仍是如此吧。

我們在公司裏走不出去，簡直如小鳥一般被關在籠子裏了，心上雖然並沒有什麼憂慮，但總覺得悶悶地很是無聊。本來使人乏味的帳簿上的買客，日期，數目一類的統計，現在尤其令人疲倦。但是今天離端午節祇有十六天，我們不得不努力算清帳目。

幸而在事務室裏，我坐的一個位置恰巧在窗邊，我打了一會兒算盤之後，可以任意向窗外望望。

窗外有兩株梧桐。三星期前，樹上的葉子是還沒有銀元大的疏疏朗朗的幾許紅葉，如今已是密叢叢一樹肥大的綠葉了；玻璃窗上也映出一層暗綠色來。梧桐兩旁各有一行冬青樹，感謝園丁貪懶沒有來修剪，已長得很高了，深綠色的葉子經了幾番冷雨洗濯，更顯出翡翠一般鮮豔的色彩來。梧桐底對面，有五、六株南天竹，瘦弱的枝幹負着瘦弱的綠葉，很伶仃地在顫動。天竹幾底旁邊還有一棵枇杷樹，這樹卻很壯麗的，葉肥枝硬，傲然站立在那邊，雖然沒有梧桐那樣的高大，但頗有陣

脫一切的氣概。在這小小的園子裏，除了樹木，本還種着幾株玫瑰，不過玫瑰花久已開過了，如今祇賸得幾個花萼帶着幾絲顛顛的花鬚罷了，從前落在泥上的一層鮮紅的花瓣都爛在泥裏了。沿着院子中間的荷花缸底四週，倒還有幾株雜草生着菜花一般的小黃花。雨止時有二三小粉蝶時時在這幾朵黃花上回飛舞。麻雀也時時飛到花邊來啄取什麼似地是跳來跳去，有時跳到冬青樹下，隱藏過了身體，然後喳喳地叫。

荷花缸裏除去銅錢大的浮萍外，新近長出了三張嫩綠的荷葉。葉上有兩顆混圓的光亮的雨珠在滾動，有如女孩子底一雙眼睛一般活潑。小雨點落到缸中的水面打出無數的圓渦，雨止了，水面又平靜了。

我這樣仔仔細細地觀察了一會兒院子裏的景物，便又回頭去二百五十加三千四百地撥動算盤珠，算了一會又疲乏了，再去望望那個院子。如此，一刻兒向窗外眺望，一刻兒打算盤，那一厚本的出納簿居然被我一點不錯地弄清楚了。

(選自龍山夢痕)

快閣的紫籐花

徐蔚南

細雨濛濛，百無聊賴之時，偶然從花間集裏翻出了一朵小小的枯槁的紫籐花，花色早褪了，花

香早散了。啊，紫藤花！你真令人憐愛呢！豈僅僅憐愛你；我還懷念着你的姊妹們——一架白色的紫藤，一架青蓮色的紫藤——在那個園中靜悄悄地消受了一宵冷雨，不知今朝還能安然無恙否？

啊，紫藤花！你常住在這詩集裏吧；你是我前週暢遊快閣的一個紀念。

快閣是陸放翁飲酒賦詩的故居，離城西南三里，正是鑑湖絕勝之處。去歲初秋，我曾經去過了，塞中又重遊一次。前週復去是第三次了。但前兩次都沒有給我多大印象。這次去後，情景不同了，快閣的景物時在眼前顯現——尤其使人難忘的，便是那園中的兩架紫藤。

快閣臨湖而建，推窗外望，遠處是一帶青山，近處是隔湖的田畝。田畝間分出紅黃綠三色：紅的是紫雲英，綠的是豌豆葉，黃的是油菜花。一片一片互相間着，美麗得遠勝人間錦繡。東向叢林中隱約間露出一個塔尖，尤有詩意。槳身漁歌又不時從湖面飛來，這樣的景色，晴天固然極好，雨天也必神妙。詩人居此，安得不頹放呢？放翁自己說：

「橋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煙雨中，天教稱放翁。」

是的，確然天叫他稱放翁的。

開旁有花園二，一在前，一在後。前面的一個又以牆壁分成爲二，前半疊假山，後半鑿小池。池中植荷花，如在夏日，紅蓮白蓮，蓋滿一池。自當另有一番風味。池前有春花秋月樓，樓下有匾額曰「飛躍處」。此是指池魚言。其實，池中只有很小很小的魚，要它躍也躍不起來，如何會飛躍呢？

園中的陝山紅和躑躅都很鮮妍，但遠不及山中野生的自然。

自池旁折向北，便是那後花園了。

我們一踏進後花園便有一架紫籐呈在我們眼前，這架紫籐正在開最盛的時候，一球一球重疊蓋在架上的，俯垂在架旁的盡是花朵。花心是黃的，花瓣是潔白的，而且看上去似乎很肥厚的。更有無數的野蜂在花朵上下左右嗡嗡地叫着——亂闖闖地飛着。它們是在採蜜嗎？它們是在舞蹈嗎？它們是在和花朵遊戲嗎？……

我在架下仰望這一堆花，一羣蜂我便想像這無數的白花朵是一羣天真無垢的女孩子，伊們赤裸裸地在一塊兒擁着，抱着，偎着，臥着，吻着，戲着那無數的野蜂便是一大羣底男孩，他們正在唱歌給伊們聽，正在奏樂給伊們聽。佢們是結戀了。佢們是在痛快地享樂那陽春。佢們是在創造只有青春只有戀愛的樂土。

這種想像決不是僅我一人所有，無論誰看了這無數的花和蜂都將生出一種神祕的想像來。同我一塊兒去的方君看見了在拍手叫起來，他向那低垂的一球花朵熱烈地親了個嘴，說道：「鮮美呀，鮮美！」他又說：「我很想把花朵摘下兩枝來掛在耳上呢！」

離開這架白紫籐十幾步有一圍短短的東青，穿過一畦豌豆，又是一架紫籐。不過這一架是青蓮色的，和那白色的相比，各有美處。但是就我個人說，却更愛這青蓮色的，因為淡薄的青蓮色呈在我眼前，便能使我感得一種和平，一種柔腕，並且使我有如飲了美酒有如進了夢境。

很奇怪，這架花上，野蜂竟一隻也沒有。落下來的花瓣在地上已有薄薄的一層。原來這架花朵

底青春已逝了，無怪野蜂散盡了。

我們在架下的石凳上坐下來，觀看那正在一朵一朵飄下的花兒。花也知道求人愛憐似的，輕輕地落了一朵在我膝上，我俯下看時，頸項裏感得颼颼地一冷，原來又是一朵。它接連着落下來，落在我們的肩上，落在我們的腳上，落在我們的肩上。我們在這又輕又軟又香的花雨裏幾乎睡去了。

猝然「骨碌碌」一聲怪響，我們如夢初醒，四目相向，頗形驚訝。即刻又是「骨碌碌」地響了。方君說：「這是啄木鳥。」

臨去時，我總捨不得這架青蓮色的紫藤，便在地上拾了一朵夾在花間集裏。夜深人靜的時候，我每取出這朵花來默視一會兒。

（選自龍山夢痕）

我們快活

徐蔚南

愛好小孩子或者是人人底天性。我每看見活潑的小孩在街上跳躍著走的時候，或者在遊戲的時候，心上便起了一種說不出的喜悅。

去年的秋天，我很幸運，天天得見許多男女的孩子。因為我去年是住在龍山麓下的分公司裏

的，分公司底間壁就來一所小學校。從我住房底東窗望下去便是小學校的操場，從南窗下望便可看見小學校的教室。

每天早上小孩子到了，靜寂的草場中頓時充滿了快活的跑跳聲，清脆的笑語聲。

我常倚在窗檻上，瞭望着這小人兒底國土。

一個滑梯，一個西少 (Seesaw)，在他們休息的時候，是他們最歡喜的遊戲了。一個小孩兒坐在西少底一端，另來了兩三個小孩，將另一端扳下來，按住在地上，坐了一個小孩，然後放手。那坐在西少兩端的兩孩便一升一降地動了，玩了三四分鐘，便又換了兩個小孩去坐。西少旁邊的滑梯上，也一個復一個接連着從梯頂上滑下地上來。

許多小孩裏，有幾個更令人愛好的：一個大約五歲左右的女孩，有滾圓的臉頰，小圓的眼睛，很自然地罩在頭上的頭髮不過長也不過短，穿着方格子的紅衣褲。伊常伴着另一個較大的女孩和一個男孩——都是很美麗的——在樓下課室旁邊的走廊裏的地上拍球——坐在地上拍球，白嫩的小腿全露在外面。他們看見我在觀看，時時回過頭是仰望，仰望的一雙黑眼睛裏發出一縷靈光，和一種和平的喜悅的微笑，令我也不得不微笑了。

鈴聲一響，叫子一鳴，這許多四散在各方的小孩頓時齊集在一起，跟着——一位風姿綽約的女教師到教室裏去了。

這時一片嘹亮的快活的歌聲便從教室裏飛散出來了，一聲聲很清楚地傳到我的耳內。每天

早上我總聽到這片歌聲，到後來，連我也會唱了。

他們唱道：

「我們早晨早起，

我們心裏快活，

我們做事不錯，

我們心裏快活！

我們身上清潔，

我們心裏快活！

我們說話老實，

我們心裏快活！

心裏快活真快活！」

雖每日聽着這同樣的歌詞，却並沒有覺得一點無聊，反而一聽到他們唱着：「我們快活！我們快活！」我嘴裏也自然地輕輕漏出一聲：「我們快活！」心上也真實地感到一點快活。但是如今已有好幾個月沒有聽到這快活的歌聲了。

（選自龍山夢痕）

莫辜負了秋光

徐蔚南

朋友們，我們早又到了秋天了，秋天是一個美好的季節呢。是一個美術的季節。只要望望夜間的明月，不論他像金鈎那般嬌小，不論他像團扇那樣癡肥，他那一股清澈的光輝，照在你的眼前，映在你的心裏，你能不感覺得美嗎？能不感覺得愛嗎？只要聽幾晚上的蟲聲，不論他是尖的銳的，不論他是幽的細的，他那一股抑揚的節奏，遠遠近近，又像波浪，又像雲影，飄飄盪盪，你能不感到美嗎？能不感覺得愛嗎？秋夜是這般的，詩的，美術的。就是秋季的白天，何嘗不是詩的，美術的呢？一片晴空，高高的，羅紗樣的雲，薄薄的。太陽最溫暖不過，這夾着一點輕風。這樣的天氣，說冷不冷，說暖不暖。我們再不像夏天那樣多汗，自然也用不到吃冰其林；我們可以悠然地喝一杯不紅不綠香噴噴的珠蘭茶，我們可以愉快地呷一口清淡的勃蘭地。我們也不像冬天，穿了皮袍還覺寒氣入骨，自然也不用生炭火。你要多穿一點衣衫，就穿夾袍，少穿一點，就穿單衫。既經在這樣充滿着美，充滿着愛的季節，詩人實在大可不必做什麼「悲秋」的詩，做什麼「秋怨」的詞了。

我們中國的秋天，尤其是江南的，比起歐洲的秋天來，着實好得多。他們在這時候，九十月間，恐怕天空已經陰慘地罩着暗雲了；人人心慌着雨霧大瀉的光臨。我們在這時候，雖則有時也會遇到一點雨，但是晴快的日子總比較多，就是夏天少雨的年份，或許也不會例外。所以如果說秋天是美

術的季節，那末我們中國的秋天，更是美術的季節了。以前我有位先生，他是南歐人，曾對我說，「你們中國的秋天實在比你們春天好。秋天涼爽痛快，不像春天那樣潮濕多雨。」我覺得他的說話真有些對。

自然界既給我們人類這樣美術的季節，我們人類難道甘於辜負他不成。不甘的，像如今在法蘭西，多多少少的畫家，雕刻家都在躍動他們生命的火焰，揮動他們的彩毫，運用他們的刀錘，努力地在創作那藝術品了。美麗的裸體女呀，鮮豔的花呀，純潔良善的天使呀，秀色可餐的河山呀，都不朽在他們的許多的藝術品裏了。他們要創造出藝術品來，使人間美化，愛化，詩化。一到十一月初，「秋季的沙龍」(Salon d'automne)一開，真不知有多少的青年男女，給這些美術品感化了，陶醉了，清淨了！

東鄰的日本，的確肯向前進。他們的藝術家也知道不可辜負這個美術的季節的秋，到了秋，大家便也努力創作到了秋。他們也就有許多沙龍了，像「帝展」「二科會」「院展」都是名震日本全國的了，或許也可說已名震全世界的了。

我們中國的藝術家呢？是不是被戰爭恐嚇而忘却了美術的季節？是不是被生活逼迫而忘却了感謝秋光，不盡然的，我們中國努力的藝術家也在廢食忘寢地創作。就我知道的，像晨光美術會會員就是這樣，他們過了若干時，也將有個「沙龍」展開在我們面前了。

但是我們不要只讓藝術家不辜負這美術的季節，我們大家起來努力躍進，就在這一九二六

年美術的季節裏開始創造個充滿着美，充滿着愛，並且康健，並且悅樂的生活。

（選自春之花）

白種人——上帝之驕子

朱自清

去年暑假到上海，在一路電車的頭等裏，見一個大西洋人帶着一個小西洋人，相並地坐着。我不能確說他倆是英國人或美國人，我只猜他們是父與子。那小西洋人，那白種的孩子，不過十二歲光景，看去是個可愛的小孩，引我久長的注意。他戴着平頂硬草帽，帽檐下端正地露着長圓的小臉。白中透紅的面頰，眼睛上有着金黃的長睫毛，顯出出和平與秀美。我向來有種癩氣；見了有趣的小孩，總想和他親熱，做個好同伴；若不能親熱，便隨時親近親近也好。在高等小學時，附設的初等裏，有一個養着烏黑的西髮的劉君，真是依人的小鳥一般，牽着他的手問他的話時，他只靜靜地微仰着頭，小聲兒回答——我不常看見他的笑容，他的臉老是那麼幽靜和真誠，皮下卻燒着親熱的火。我屢次讓他到我家來，他總不肯；後來兩年不見，他便死了。我不能忘記他！我輩過他的小手，又摸過他的圓下巴。但若遇着蔞生的小孩，我自不能這麼做，那可有些窘了。不過也不要緊，我可用我的眼睛看他——一回，兩回，十回，幾十回！孩子大概不狠注意人的眼睛，所以儘可自由地看，和看女人要遮遮掩掩的不同。我窺視過許多初會面的孩子，他們都不曾向我抗議；至多拉着同在的母親的

手，或倚着她的膝頭，將眼看她兩看罷了。所以我膽子很大。這回在電車裏又發了老癩氣，我兩次三番地看那白種的孩子，小西洋人！

初時他不注意或者不理會我，讓我自由地看他。但看了不幾回，那父親站起來了，兒子也站起來了，他們將到站了。這時意外的事來了。那小西洋人本坐在我的對面，走近我時，突然將臉盡方地伸過來了，兩只藍眼睛大大地睜着，那好看的睫毛已看不見了，兩頰的紅也已褪了不少了，和平常美的臉一變而為粗俗、凶惡的臉了！他的眼睛裏有話：「咄！黃種人，黃種的支那人，你——你看吧！你配看我！」他已失了天真的稚氣，臉上滿佈着橫秋的老氣了！我因此甯願稱他爲「小西洋人」。他伸着臉向我，足有兩秒鐘，電車停了，這才勝利地掉過頭，牽着那大西洋人的手走了。大西洋人比兒子似乎要高出一半。這時正注目窗外，不會看見下面的事。兒子也不去告訴他，只獨斷獨行地伸他的臉，伸了臉之後，便又若無其事的，始終不發一言——在沈默中得着勝利，凱旋而去。不用說，這在我自然是一種襲擊，「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襲擊！

這突然的襲擊使我張皇失措，我的心空虛了，四面的壓迫很嚴重，使我呼吸不能自由……我在那小西洋人兩顆鎗彈似的眼光之下，茫然地覺着有被吞食的危險，於是身子不知不覺地縮小——大有在奇境中的阿麗思的勁兒！我木木然目送那父與子下了電車，在馬路上開步走；那小西洋人竟未一回頭，斷然地去了。我這時有了迫切的國家之感！我做着黃種的中國人，而現在還是白種人的世界，他們的驕傲與踐踏當然會來的，所以我張皇失措而覺着恐怖者，因爲那驕傲我的踐

踐我的，不是別人，只是一個十來歲的「白種的」孩子，竟是一個十來歲的白種的「孩子」！我向來總覺得孩子應該是世界的，不應該是一種一國，一鄉一家的。我因此不能容忍中國的孩子叫西洋人爲「洋鬼子」。但這個十來歲的白種的孩子，竟已被揪入人種與國家的兩種定型裏了，他已懂得憑着人種的優勢和國家的強力，伸着臉襲擊我了。這一次襲擊實是許多次襲擊的小影，他的臉上便縮印着一部中國的外交史。他之來上海，或無多日，或已長久，耳濡目染，他的父親，親長，先生，父執，乃至同國同種，都以驕傲踐踏對付中國人，而他的讀物也推波助瀾，將中國編排得一無是處，以長他自己的威風，所以他向我伸臉，決非偶然而已。

這是襲擊，也是侮蔑，大大的侮蔑！我因了自尊，一面感着空虛，一面却又感着憤怒；於是有了迫切的國家之念。我要咀咒這小小的人，但我立刻恐怖起來了；這到底只是十來歲的孩子呢，却已被傳統所埋葬；我們所日夜想望着的「赤子之心」，「世界之世界」，「非某種人之世界」，更非某國人的世界！眼見得在正來的一代，還是毫無信息的！這是你的損失，我的損失，他的損失，世界的損失，雖然是一去不回頭，都是力的表現，都是強者適者的表現，決不婆婆媽媽的，決不黏黏搭搭的，一針見血，一刀兩斷，這正是白種人之所以爲白種人。

我真是一個矛盾的人。無論如何，我們最要緊的還是看看自己，看看自己的孩子！誰也是上帝的驕子；這和昔日的王侯將相一樣，是沒有種的。

溫州的蹤跡

(選自背影)

朱自清

(一)「月朦朧，鳥朦朧，簾捲海棠紅」(一)

這是一張尺多寬的小小的橫幅，馬孟容君畫的。上方的左角，斜着一卷綠色的簾子，稀疏而長；當紙的直處三分之一，橫處三分之二。簾子中央，着一黃色的，茶壺嘴似的鉤兒——就是所謂軟金鉤麼？「鉤彎」垂着雙穗，石青色，綠縷微亂，若小曳於輕風中。紙右一圓月，淡淡的青光遍滿紙上；月的純淨，柔軟與和平，如一張睡美人的臉，從簾的上端向右斜伸而下，是一枝交纏的海棠花，花葉扶疏，上下錯落着，共有五叢，或散或密，都玲瓏有致。葉嫩綠色，彷彿摺得出水似的；在月光中掩映着，微微有淺深之別。花正盛開，紅豔欲流，黃色的雄蕊歷歷的，閃閃的，襯託在叢綠之間，格外覺着嬌嬈了。枝欹斜而騰挪如少女的一雙臂膊。枝上歇着一對黑色的八哥，背着月光，向着簾裏。一隻歇得高些，小小的眼兒半睜半閉的，似乎在入夢之前，還有所留戀似的。那低些的一隻，別過臉來對着這一隻，已縮着頸兒睡了。簾下是空空的，不着一些痕跡。

試想在圓月朦朧之夜，海棠是這樣的嫵媚而嬌潤；枝頭的好鳥爲什麼卻雙棲而各夢呢？在這深夜人靜的當兒，那高踞着的一隻八哥兒又爲何儘撐着眼皮兒不肯去睡呢？他到底等什麼來着？

捨不得那淡淡的月兒嗎？捨不得那疏疏的簾兒麼？不，不，您得到簾下去找，您得向簾中去找——您該找着那捲簾人了？她的情韻風懷，原是這樣！這樣！啣！嚙！朦朧的豈獨月呢？豈獨鳥呢？但是，咫尺天涯，教我如何耐得？我拚着千呼萬喚，能你夠出來麼？

這頁畫布局那樣經濟，設色那樣柔活，故精彩足以動人。雖是區區尺幅，而情韻之厚，已足淪肌浹髓而有餘。我看了這畫，畧然而驚，留戀之懷，不能自己。故將所感受的印象，細細寫出，以誌這一段因緣。但我於中西的畫，都是門外漢，所說的話，不免為內行所笑。——那也只好由他了。

(一) 畫題係舊句。

二、一。

(二) 綠

我第二次至仙岩(一)的時候，我驚詫的梅雨潭的綠了。(二)

梅雨潭是一箇瀑布潭。仙岩有三箇瀑布，梅雨潭最低。走到山邊，便聽見花花草草的聲音；抬起頭，鑲在兩條溼溼的黑邊兒裏的，一帶白而發亮的水，便呈現於眼前了。我們先到梅雨亭。梅雨亭正對着那條瀑布，坐在亭邊，不必仰頭，便可見牠的全體了。亭下深深的，便是梅雨潭。這箇亭踞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上，上下都空空兒的，彷彿一隻蒼蠅展着翼翅浮在天宇中一般。三面都是山，像半箇環兒擁着人，如在井底了。這是一箇秋季的薄陰的天氣，微微的雲在我們頂上流着；岩面與草叢都從潤濕中透出幾分油油的綠意。而瀑布也似乎分外的響了。那瀑布從上面下來，彷彿已被扯成大

小的幾縷；不復是一幅整齊而平滑的布。岩上有許多稜角；瀑流經過時，作急劇的撞擊，便飛花碎玉般亂濺着了。那濺着的水花，晶瑩而多芒；遠望去，像一朵朵小小的白梅，微雨似的紛紛落着。據說，這就是梅雨潭之所以得名了。但我覺得說像楊花，格外確切些。輕風起來時，點點隨風飄散，那更是楊花了！——這時偶然有幾點送入我們溫暖的懷裏，便倏的鑽了進去，再也尋牠不着。

梅雨潭閃閃的綠色招引着我們；我們開始追捉她那離合的神光了。揪着草，攀着亂石，小心探身下去，又鞠躬過了一箇石穹門，便到了汪汪一碧的潭邊了。瀑布在襟袖之間，但我的心中已沒有瀑布了。我的心隨潭水的綠而搖蕩。那醉人的綠呀！彷彿一張極大極大的荷葉鋪着，滿是奇異的綠呀！我想張開兩臂抱住她；但這是怎樣一箇妄想呀！——站在水邊，望到那面，居然覺着有些遠呢！這平鋪着厚積着的綠，着實可愛。他滑滑的皺纒着，像少婦拖着的裙幅；她輕輕的擺弄着，像跳動的初戀的處女的心；她滑滑的明亮着，像塗了「明油」一般，有雞蛋清那樣軟，那樣嫩，令人想着所曾觸過的最嫩的皮膚；她又不雜些兒塵滓，宛然一塊溫潤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卻看不透。我曾見過北京十剎海拂地的綠楊，脫不了鵝黃的油子，似乎太淡了。我又曾見過杭州虎跑寺近旁高峻而深綠的「綠壁」，叢疊着無窮的碧草與綠葉的，那又似乎太濃了。其餘呢，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河的也太暗了。可愛的，我將什麼來比擬你呢？我怎麼比擬得出呢！大約潭是很深的，故能蘊蓄着這樣奇異的綠；彷彿蔚藍的天融了一塊在裏面似的，這才這般的鮮潤呀！——那醉人的綠呀！我若能裁你以爲帶，我將贈給那輕盈的舞女；她必能臨風飄舉了。我若能挹你以爲眼，我將贈給那善

歌的盲妹；她必閉眸善睞了。我捨不得你；我怎捨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撫摩着你如同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我又掬你入口，便是吻着她了。我送你一箇名字，我從此叫你「女兒緣」好麼？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時候，我不禁驚詫於梅雨潭的綠了。

(一) 山名，瑞安。的勝蹟。

(二) 第一次去時，沒有覺着驚詫。

二，八。

(三) 白水滌。

幾個朋友伴我遊白水滌。

這也是箇瀑布；但是太薄了，又太細了。有時閃着些須的白光；等你定睛看去，卻又沒有——只曠一片飛煙而已。從前有所謂「霧縠」大概就是這樣了。所以如此，全由於岩石中間突然空了一段；水到那裏，無可憑依，凌虛飛下，便扯得又薄又細了。當那空處，最是奇蹟。白光嬋爲飛煙，已是影子；有時卻連影子也不見。有時微風過來，用纖手挽着那影子，牠便嫋嫋的成了一箇軟弧；但牠的手才鬆，牠又像橡皮帶兒似的，立刻伏伏貼貼的縮回來了。我所以猜疑，或者另有雙不可知的巧手，要將這些影子織成一箇幻網。——微風想奪了她的，她怎麼肯呢？

幻網裏也許織着誘惑我的依戀，便是箇老大的證據。

三，上水。

(四) 生命的價格——七毛錢

生命本來不應該有價格的；而竟有了價格！人販子，老鴿，以至近來的綁票土匪，都就他們的所
有物，標上參差的價格，出賣於人。我想將來許還有公開的市場呢！在種種「人貨」裏，價格最高的，自然是土匪們的票了，少則成千，多則成萬，大約是有歷史以來，「人貨」的最高的行情了！其次是老鴿們所有的妓女，由數百元到數千元，是常常聽到的，最賤的要算是人販子的貨色，他們所有的，只是些男女小孩，只是些「生貨」，所以便賣不起價錢了。

人販子只是「仲買人」，他們還得取給於「廠家」，便是出賣孩子們的人家。「廠家」的價格才真是道理呢！青光裏會有一段記載，說三塊錢買了一個丫頭，那是移讓過來的，但價格之低，也就夠令人驚訝了！「廠家」的價格，卻還有更低的！三百錢，五百錢，買一個孩子，在災荒時不算難事，但我不曾見過我親眼看見的一條最賤的生命，是七毛錢買來的，這是一個五歲的女孩子，一個五歲的「女孩子」，賣七毛錢，也許不能算是最賤，但請您細看：將一條生命的自由和七枚小銀元各放在天平的一箇盤裏，您將發見，正如九頭牛與一根牛毛一樣，兩箇盤兒的重量相差實在太遠了！

我見這個女孩，是在房東家裏。那時我正和孩子們喫飯，妻走來叫我看看一件奇事，七毛錢買來的孩子，孩子端端正正的坐在條凳上，面孔黃黑色，但還豐潤，衣帽也還整潔，可看。我看了幾眼，覺得和我們的孩子也沒有什麼差異，我看不出她的低賤的生命的符記——如我們看低賤的貨色時，所容易發見的符記。我回到自己的飯桌上，看看阿九和阿榮，始終覺得和那個女孩沒有什麼不同！

但是，我畢竟發見真理了！我們的孩子所以高貴，正因為我們不會出賣他們，而那個女孩所以低賤，正因為她是被出賣的；這就是她祇值七毛錢的緣故了呀！聰明的真理！

妻告訴我這孩子沒有父母；她哥嫂將她賣房給東家姑爺開的銀匠店裏的伙計，便是帶着她飯的那個人。他似乎沒有老婆，手頭很窘的，而且喜歡喝酒，是一個糊塗的人。我想這孩子父母喫若還在世，或者還捨不得賣他，至少也要遲幾年賣她；因為她究竟是可憐而易見的。將來人大了，由哥嫂賣出，究竟是為難的；說不定還得找補些兒，才能送出去。這可多麼冤呀！不如趁小的時候，誰也不注意，做箇人情，送了干淨；你想，温州不算十分窮苦的地方，也沒碰着大荒年，幹什麼得了七箇小毛錢，就心甘情願的將自己的小妹子捧給人家呢！說等錢用，誰也不信！七毛錢了得什麼急事！温州又不是沒人買的大約買賣兩方本來相知，那邊恰要個孩子頑兒，這邊也樂得出脫，便半送半賣的含糊定了交易，我猜想那時夥計向袋裏一摸，一股腦兒掏了出來，只有七毛錢！哥哥原也不指望着這筆錢用，也就大大方方收了完事。於是財貨兩交，那女孩便歸伙計管業了！這一筆交易的將來，自然是在運命手裏。女兒本姓「碰」，由她去碰吧！但可知的，運命決不加惠於她！第一幕的戲已啓示於我們了，照妻所說，那伙計必無這樣耐心，撫養她成人長大，他將像象養小豬一樣，等到相當的肥壯的時候，便賣給屠戶，任他宰割去；這其間是得了賺頭，是理所當然的，但屠戶是誰呢？在她賣做了頭時候，便的主人「仁慈的」主人只宰割她相當的勞力，如養羊而剪他的毛一樣。到了相當的年

紀，便將她配人。能夠這樣，她雖然被欺，在丫頭坯裏，卻還算不幸中之幸哩。但在目下這錢世界裏，如此大方的人究竟是少的。我們所見的，十有六七是刻薄人。她若賣到這種人手裏，他們必拶榨她過量的勞力。供不應求時，便罵也來了，打也來了。等她成熟時，卻又好轉賣給人家作妾。平常拶榨的不夠，這兒又找補一箇尾子。偏生這孩子模樣兒又不好，入門不能得丈夫的歡心，容易遭大婦的凌虐。又是顯然的她的一生，將消磨於眼淚中了。也有些主人自己收婢作妾的，但紅顏白髮，也只空斷送了她的一生和前列相較，只是五十步與百步而已。——更可危的，她若被那伙計賣在妓院裏，老鴇才真是個令人肉顫的屠戶呢！我們可以想到她怎樣逼她學彈學唱，怎樣驅遣她去做生活。怎樣用藤筋打她，用針刺她，怎樣督責她，承歡賣笑。她怎樣喫殘羹冷飯，怎樣打熬着不得睡覺。怎樣終於生了一身毒瘡。她的像貌使她只能做下等的妓女，她的淪落風塵是終生的，她的悲劇也是終生的。——唉！七毛錢竟買了你的全生命——你的血肉之軀竟抵不上區區七箇小銀元。嗚呼！生命真太賤了！

因此想到自己的孩子的運命，真有些膽寒！錢世界裏的生命市場存在一日，都是我們孩子的危險！都是我們孩子的侮辱！您有孩子的人呀，想想看，這是誰之罪呢？這是誰之毒呢？

四，九。（選錄我們的七月）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朱自清

一九二三年八月的一晚，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來了。我們雇了一隻「七板子」，在夕陽已去，皎月方來的時候，便下了船。於是槳聲——汨汨，我們開始領略那晃蕩着薔薇色的歷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

秦淮河裏的船，比北京萬生園，頤和園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揚州瘦西湖的船也好。這幾處的船不是覺着笨，就是覺着簡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們的情韻。如秦淮河的船一樣。秦淮河的船約略可分爲兩種：一是大船，一是小船，就是所他謂「七板子」。大船船口闊大，可容二三十人，裏面陳設着字畫和光潔的紅木傢具。桌上一律嵌着冰涼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鏤頗細，使人起柔膩之感。窗格裏映着紅色、藍色的玻璃。玻璃上有精緻的花紋，也頗悅人目。「七板子」規模雖不及大船，但那淡藍色的欄杆，空敞的艙，也足繫人情思。而最出色處卻在牠的艙前。艙前是甲板上的一部，上面有弧形的頂，兩邊用稀疏的欄杆支着。裏面通常放着兩張藤的躺椅。躺下，可以談天，可以望遠，可以顧盼兩岸的河房。大船上也有這個，但小船上更覺清雋罷了。艙前的頂下，一律懸着燈彩。燈的多少，明暗，彩色的精粗，豔晦，是不一的，但好歹總還是一個燈彩。這燈彩實在是最能鈎人的東西。夜幕垂垂，地下來了，大小船上都點起燈火。從兩重玻璃裏映出那幅射着黃黃的散光，反暈出一片朦朧的煙

窩，透過這煙霧，在黯黯的水波裏，又逗起縷縷的明潯，在這薄霧和微濤裏，聽着那悠然的間歇的聲，誰能不被引入他的美夢裏去呢？只愁夢太多了，這些大小船兒如何載得起呀？我們這時模模糊糊的談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豔跡，如桃花扇及板橋雜記裏所載的，我們真神往了。我們彷彿親見那時華燈映水，畫舫臨波的光景了。於是我們的船便成了歷史的重載了。我們終于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麗過於他處，而又有奇異的吸引力的，實在是許多歷史的影象使然了。

秦淮河的水是碧陰陰的；看起來厚而不膩，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麼？我們初上船的時候，天色還未盡黑。那漾漾的柔波是這樣的恬靜，委婉，使我們一面有水闊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紙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燈火明時，陰陰的變爲沈沈了；黯淡的水光，像夢一般；那偶然閃爍着的光芒，就是夢的眼睛了。我們坐在船前，因了那隆起的頂棚，彷彿總是昂着首向前走着似的；於是飄飄然如御風而行的我們，看着那些自在的灣泊着的船，船裏走馬燈般的人物，便像是下界一般，迢迢的遠了；又像在霧裏看花，儘朦朦朧朧的。這時我們已過了利涉橋，望見東關頭了。沿路聽見斷續的歌聲；有從沿河的妓樓飄來的，有從河上船裏度來的。我們明知那些歌聲，只是些因襲的言詞，從生澀的歌喉裏機械的發出來的；但她們經了夏夜的微風的吹漾和水波的搖拂，鼻娜看到我耳邊的時候，已經不單是她們的歌聲，而混着微風和河水的密語了。於是我們不得不被牽惹着，震撼着，相與浮沈在這歌聲裏了。從東關頭轉灣，不久就到大中橋。大中橋共有三個橋拱，都很闊大，儼然是三個座門兒。使我們覺得我們的船和船裏的我們，在橋下過去時，真是太無顏色了。橋磚是深褐色，表明她的歷

史的長久，但都完好無缺，令人太息於古昔工程的堅美。橋上兩旁都是木壁的房子，中間應該有街路。這些房子都破舊了，多年煙薰的跡，遮沒了當年的美麗。我想像秦淮河的極盛時，在這樣宏闊的橋上，特地蓋了房子，必然是漆得富麗麗麗的，晚間必然是燈火通明的，現在卻只賸下一片黑沈沈，但是橋上造着房子，畢竟使我們多小可以想見往日的繁華，這也感情聊勝無了。過了大中橋，便到了燈月交輝，笙歌徹夜的秦淮河，這才是秦淮河的眞面目哩。

大中橋外，頓然空闊，和橋內兩岸排着密密的人家的大異了。一眼望去，稀疏的林，淡淡的月，襯着蔚藍的天，頗像荒野渡光景，那邊呢，鬱叢叢的，陰森森的，又似乎藏着無邊的黑暗，令人幾乎不信那是繁華的秦淮河了。但是河中眩暈着的燈光，縱橫着的畫舫，悠揚着的笛韻，夾着那吱吱的胡琴聲，終於使我們認識綠如茵陳酒的秦淮水了。此地天裸露着的多些，故覺夜來的獨遲些，從清清的水影裏，我們感到只是薄薄的夜——這正是秦淮河的夜，大中橋外，本來還有一座復成橋，是船夫口中的我們遊蹤的盡處，或也是秦淮河繁華的盡處了。我的腳會踏過復成橋的脊，在十三四歲的時候，但是兩次遊秦淮河，卻都不曾見着復成橋的面，明知總在前途的，卻常覺得有些虛無縹渺似的。我想，不見倒也好。這時正是盛夏，我們下船後，藉着新生的晚涼和河上的微風，暑氣已漸漸消散到了此地，豁然開朗，身子頓然輕了，——習習的清風荏苒在面上，手上，衣上，這便又感到了一縷新涼了。南京的日光，大概沒有杭州猛烈；西湖的夏夜，老是熱蓬蓬的，水像湧着一般，秦淮河的水卻儘是這樣冷冷地綠着，任你人影的憧憧，歌聲的擾擾，總像隔着一層薄薄的綠紗面幕似的，牠儘是

這樣靜靜的冷冷的綠着，我們出了大中橋，走不上半里路，船夫便將船划到一旁，停了槳由牠宕着他以爲那裏正是繁華的極點，再過去就是荒涼了，所以讓我們多多賞鑑一會兒。他自己卻靜靜的蹲着，他是看慣這光景的了，大約只是一箇無可無不可，這無可無不可，無論是升的沉的，總之都比我們高了。

那時河裏熱鬧極了；船大半泊着，小半在水上穿梭似的來往。停泊着的都在近市的那一邊，我們的船自然也夾在其中，因爲這邊略略的擠，便覺得那邊十分的疏了。在每一隻船從那邊過去時，我們能畫出牠的輕輕的影和曲曲的波，在我們的心上，這顯着是空，且顯着是靜了。那時處處都是歌聲和淒厲的胡琴聲，圓潤的喉嚨，確乎是很少了。那生澀的，尖脆的調子能使人有少年的，粗率不拘的感覺，也正可快我們的意思。況且多少隔開些兒聽着，因爲想像與渴慕的做美，總覺更有滋味，而燒發的喧囂，抑揚的不齊，遠近的雜沓，和樂器的嘈嘈切切，合成另一意味的諧音，也使我们無所適從，如隨着大風而走。這實在因爲我們的心枯澀久了，變爲脆弱，故偶然潤澤一下，便瘋狂似的不能自主了。但秦淮河確也膩人，卽如船裏的人面，無論是和我们一堆兒泊着的，無論是從我們眼前過去，總是模模糊糊的，甚至渺渺茫茫的，任你張圓了眼睛，揩淨了眵垢，也是枉然，這真夠人想呢。在我們停泊的地方，燈光原是紛然的，不過這些燈光都是黃而有暈的，黃已經不能明了，再加上暈，便更不明了。燈愈多，暈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黃的交錯處，秦淮河彷彿籠上了一團光霧，光芒與霧氣騰騰的暈着，什麼都祇賸了輪廓了，所以人面的詳細的曲線，便消失於我們的眼底了。但燈光究竟

奪不了那邊的月色，燈光，月色是渾的，月色是清的，在渾沌的燈光裏，滲入一派清輝，卻真是奇跡！那晚月兒已瘦削了兩三分。她晚粧才罷，盈盈的上上柳梢頭。天是藍得可愛，彷彿一汪水似的。月兒便更出落得精神了。岸上原有三株兩株的垂楊樹，淡淡的影，在水裏搖曳着。牠們那柔細的枝條，沿着月光，就像一支支美人的臂膊，交互的纏着，挽着；又像是月兒披着的髮，而月兒偶然也從牠們的交叉處，偷偷窺看我們，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樣子。岸上另有幾株不知名的老樹，光光的立着，在月光裏照起來，卻又儼然是精神矍鑠的老人，遠處——快到天際線了，才有一兩片白雲，亮得現出異彩，像美麗的貝殼一般。白雲下便是黑黑的一帶輪廓，是一條隨意畫的不規則的曲線。這一般光景，和河中的風味大異了。但燈與月竟能并存着，交融着，使月成了纏綿的月，燈射着渺渺的靈輝；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們了。

這時卻遇着了難解的糾紛，秦淮河上原有一種歌妓，是以歌爲業的。從前都在茶舫上，唱些大曲之類，每日午後一時起，什麼時候止，卻忘記了。晚上照樣也有一回，也在黃暈的燈光裏。我從前過南京時，會隨着朋友去聽過兩次。因爲茶舫裏的人聲太多了，覺得不大適意，終於聽不出所以然。前年聽說歌妓被取締了，不知怎的，頗涉想了幾次——卻想不出什麼。這次到南京，先到茶舫上去看看，覺得頗是寂寥，令我無端的悵悵了。不料她們卻仍在秦淮河裏掙扎着，不料她們竟會糾纏到我們，我於是，很張皇了。他們也乘着「七板子」，她們總是坐在艙前的。艙前點着石油汽燈，光亮眩人眼目，坐在下面的，自然是纖毫畢見了——引誘客人們的力量，也便在此了。艙裏躲着樂工人等，映

着汽燈的餘輝蠕動着；他們是永遠不被注意的。每船的歌妓大約都是二人。天色一黑，她們的船就在大中橋外往來不息的兜生意。無論行着的船，泊着的船，都要來兜攬的，這都是我後來推想出來的。那晚不知怎的，忽然輪着我們的船了。我們的船好好的停着，一隻歌舫划向我們來了，漸漸和我們的船並着了。燦燦的燈光逼得我們皺起了眉頭。我們的風塵色全給牠托出來了，這使我躊躇不安了。那時一個夥計跨過船來，拿着攤開的歌摺，就近塞向我的手裏，說：「點幾齣吧！」他跨過來的時候，我們船上似乎有許多眼光跟着。同時相近的船上也似乎有許多眼睛炯炯的向我們船上看着。我真窘了！我也裝出大方的樣子，向歌妓們瞥了一眼，但究竟是不成的。我勉強將那歌摺翻了一翻，卻不會看清了幾箇字，便趕緊遞還那夥計，一面不好意思地說：「不要。我們……不要。」他便塞給平伯。平伯掉轉頭去，搖手說：「不要！」那人還膩着不走。平伯又回過臉來，搖着頭道：「不要！」於是那人重到我處。我窘着再拒絕了他，他這才有所不屑似的走了。我的心立刻放下，如釋了重負一般。我們就開始自由了。

我說我受新道德律的壓迫，拒絕了她們，心裏似乎很抱歉的，這所謂抱歉，一面對於她們，一面對於我自己。她們於我們雖然沒有很奢的希望，但總有些希望的。我們拒絕了她們，無論理由如何充足，卻使他們的希望受了傷。這總是有幾分不做美了。這是我覺得很悵悵的，至於我自己，更有一種不足之感。我這時被四面的歌聲誘惑了，降服了，但是遠遠的，遠遠的歌聲總彷彿隔着重衣搔癢似的，越搔越搔不着癢處。我於是憧憬着貼耳的妙音了。在歌舫划來時，我的憧憬變爲盼望，我固執

着的盼望，有如飢渴，雖然從淺薄的經驗裏，也能夠推知，那貼耳的歌聲，將剝去了一切的美妙；但一個平常的人像我的，誰願憑了理性之力去融化未來呢？我甯願自己騙着了。不過我的社會感情是很敏銳的，我的思力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鏡，而我的感情却終於被牠壓服着。我於是有所顧忌了，尤其是在衆目昭昭的時候。道德律的力，本來是民衆賦與的，在民衆的面前，自然更顯出牠的威嚴了；我這時一面盼望一面卻感到了兩重的禁制：一在通俗的意義上，接近妓者總算一種不正當的行爲；二，妓是一種不健全的職業，我們對於她們，應有哀矜勿喜之心，不應當玩的去聽她們的歌。在衆目睽睽之下，這兩種思想在我心裏最爲旺盛。她們暫是壓倒了我的聽歌的盼望，這便成就了我的灰色的拒絕。那時的心實在異常狀態中，覺得頗是昏亂，歌舫去了，暫時寧靜之後，我的思想又如潮湧了。兩個相反的意思在我心頭往復：賣歌和賣淫不同，聽歌和狎妓不同，又干道德甚事？——但是，她們既被逼的以歌爲業，她們的歌必無藝術味的。況她們的身世，我們究竟該同情的。所以拒絕倒也是正辨。但這些意思終於不會撇開我的聽歌的盼望。牠力量異常堅強，牠總是想將別的思路踏在脚下。從這重重的爭鬥裏，我感到了濃厚不足之感。這不足之感，使我的心盤旋不安，起坐都不安甯了。唉！我承認我是一個自私的人，平伯呢，卻與我不同。他引周啓明先生的詩：「因爲我有妻子，所以我愛一切的女人，因爲我有子女，所以我愛一切的孩子。」（一）他的意思可以見了，他因爲推及的同情，愛着那些歌妓，並且尊重着她們，所以拒絕了她們，在這種情形下，他自然以爲聽歌是對於她們的一種侮辱，但他又是想聽歌的，雖然不和我一樣。所以在他的心中，當然也有一番

小小的爭鬥，爭鬥的結果，是同情勝了。至於道德律，在他是沒有什麼的；因為他很有蔑視一切的傾向，民衆的力量在他是不大覺着的。這時他的心意的活動比較簡單，又比較鬆弱，故事後還怡然自若，我卻不能了。這裏平伯又比我高了。

在我們談話中間，又來了兩隻歌舫。夥計照前一樣的請我們點戲，我們照前一樣的拒絕了，我受了三次窘，心裏不安更甚了。清豔的夜景也爲之減色。船夫大約因爲要趕第二趟生意，催着我們回去。我們無可無不可的答應了。我們漸漸和那些暈黃的燈光遠了，只有些月色冷清清的隨着我們的歸舟。我們的船竟沒箇伴兒，秦淮河的夜正長哩！到大中橋近處，才遇着一隻來船。這是一隻船妓的板船，黑漆漆的沒有一點光，船頭上坐着一個妓女，暗裏看出白地小花的衫子，黑的下衣。她手裏拉着胡琴，口裏唱着青衫的調子。她唱得響亮而圓轉，當她的船箭一般駛過去時，餘音嫋嫋的在我們耳際，使我們傾聽而向往。想不到來弩末的遊蹤裏，還能領略到這樣的清歌！這時船過大中橋了，森森的水影如黑暗張着巨口，要將我們的船吞了下去。我們回顧那渺渺的黃光，不勝依戀之情。我們感到了寂寞了。這一段地方夜色甚濃，又有兩頭的燈光照耀着橋外的燈火不用說了。過了橋，另有東關頭疏疏的燈火。我們忽然仰頭看見依人的素月，不覺深悔歸來之早了。我走過東關頭有一兩隻大船灣泊着，又有幾隻船向我們來着。轟轟的一陣歌聲人語，彷彿我們無伴的孤舟哩。東關頭轉灣，河上的夜色更濃了。臨水的妓樓上，時時從簾縫裏射出一線一線的燈光，彷彿黑暗從酣睡裏眨了一眨眼，我們默然的對着，靜聽那汨——汨的槳聲，幾乎要入睡了。矇矓裏卻溫尋着瀟瀟的

繁華的餘味。我那不安的心在靜裏愈顯活躍了！這時我們都有了不足之感，而我的更其濃厚。我們卻又不願回去，於是祇能由懊悔而悵惘了。船裏便載着悵惘了。直到利涉橋下，微微嘈雜的人聲，才使我豁然一驚。那光景卻又不同。右岸的河房裏都大開了窗戶，裏面亮着晃晃的電燈。電燈的光射到水上，蜿蜒曲折，閃閃不息，正如跳舞着的仙女的臂膊。我們的船已在她的臂膊裏了。如睡在搖籃裏一樣，倦了的我們便又入夢了。那電燈下的人物，只覺像螞蟻一般，更不去繫念。這是最後的夢。可惜是最短的夢。黑暗重復落在我們面前，我們看見彼岸的空船上一星兩星的，枯燥無力又搖搖不定的燈光。我們的夢醒了，我們知道就要上岸了；我們心裏充滿了幻滅的情思。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一日作完於溫州。

(一)原詩是：「我爲了自己的兒女才愛小孩子，爲了自己我妻才愛女人。」見雪朝四八頁。
(選錄東方雜誌)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俞平伯

我們消受得秦淮河上的燈影，當圓月猶皎的仲夏之夜：

在茶店裏吃了一盤豆腐乾絲，兩個燒餅之後，以歪歪的脚步登上夫子廟前停泊着的畫舫，就懶洋洋地到簾椅上去了。好鬱蒸的江南，傍晚也還是熱的。「快開船罷！」槳聲響了。

小的燈舫初次在河中蕩槳；於我，情景頗是朦朧，滋味是怪羞澀的。我要錯認牠作七里的山塘；可是河房裏明窗洞啓，映着玲瓏入畫的曲欄干，頓然省得身在何處了。佩弦呢，他已是重來，很應當消釋一些迷惘的，但看他太頻繁地搖着我的黑紙扇，胖子是個這樣怯熱的嗎？

又早是夕陽西下，河上妝成一抹脂胭的薄媚，是被青箬的姊妹們所薰染的嗎？還是勻得她們臉上的殘脂呢？寂寂的河水，隨雙槳打牠，終是沒言語。密匝匝的綺恨，逐老去的年華，已都如蜜餞似的融在流波的心窩裏，連嗚咽也將嫌牠多事，更那裏論在哀嘶。心頭，宛轉的悽懷口內，徘徊的低唱，留在夜夜的秦淮河上。

在利涉橋邊買了一匣烟，蕩過東關頭，漸蕩出大中橋了。船兒悄悄地穿出連環着的三個壯闊的橋洞，青箬（註）夏夜的韶華已如巨幅的畫，豁然而抖落。哦，悽厲而繁的弦索，顫岔而澀的歌喉，雜着嚇哈的笑語聲，劈拍的竹牌響，更能把諸船樓上的華燈彩繪，顯出火樣的鮮明，火樣的溫煦了。小船兒載着我們，在大船縫裏擠着，挨着，抹着走，牠忘了自己也是今宵河上的一星燈火。

（註）過了大中橋謂之青箬。

既好意思踏進所謂「六朝金粉氣」的銷金窩，誰還好意思是笑笑呢！今天的一晚，且默了滔滔的言說，且舒了惻惻的情懷，暫且學着，姑且學着我們平時認爲在醉裏夢裏的他們的憨癡笑語，這真是事實上的 Decadent 了。看初上的燈兒們一點點掠剪柔膩的波心，梭織地往來，把河水都敲得微明了。紙薄的心旌，我的，儘無休息地跟着牠們飄蕩，以與怦怦而內熱，這還好說什麼的！如此

說，誘惑是誠然有的，且於我已留下不易磨滅的印記。至於對榻的那一位先生，自認曾一度擺脫了糾纏的他其辨解又在何處？這實在非我所知，或者可以說：「小孩子喲！」

我們醉不以澀味的酒，以微漾着的夜的月華。不是什麼欣悅，不是什麼慰藉，只感到一種怪陌生，怪異樣的朦朧朦朧之中似乎胎孕着一個如花的笑——這麼淡，這些淡的情笑。淡到已不可說，已不可擬，且已不可想，但我們終久是眩暈在牠離合的神光之下的。我們沒法使人信牠是有，我們不信牠是沒有，勉強哲學地說，這或者近於佛家的所謂「空」，既不當魯莽說牠是「無」，也不能逕直說牠是「有」，或者說「有」是有的，只因無可比擬形容那「有」的光景，故從表面看，與「沒有」似不生分別。若定要我再說得具體些，譬如東風初勁時，直上高翔的紙鳶，索線的那人兒自然遠得很了，知牠是那一家呢？但憑那紙鳶尾一縷飄綿的彩線，便容易揣知下面的人囊中，心有微紅的一雙素手，捲起輕綃的廣袖，牢擔荷小紙鳶兒命脈的，飄翔豈不是東風的力，又豈不是紙鳶的令徽？但其根株却將另有所寄。請問，這和紙鳶的省悟與否有何關係？故我們不能認笑是非，有也不能認朦朧即是笑。我們定當如此說，朦朧裏胎孕着一個如花的幻笑，和朦朧又互相混融着的，因牠本來是清極了，淡極了，這麼一個。

漫提那些紛繁的話，船兒已將泊在燈火的叢中去了。對岸有盞跳動的汽油燈，瓊弦硬硬說牠遠不如微黃的燈火。我其時已忙懶交加，簡直沒法命他分證那是非。其實同被因襲的僻趣所洗浸，我且更甚于他，故分證也是枉然。上節以彈說彈的把戲愈弄人愈糊塗，現在的說法倒是如撇開了

我，執着我所遭逢的外緣，如洞悉了我的所見，那麼我的所感便不解而解，不知而知了。

時有小小的艇子急忙忙打槳，向燈影的密流裏橫衝直撞，冷靜孤獨的油燈映見黯淡淡的畫船頭上，秦淮河姑娘們的靚妝。茉莉的香，白蘭花的香，脂粉的香，紗衣裳的香……微波泛濺出甜的暗香，隨着她們那些船兒蕩，隨着我們的船兒蕩，隨着大大小小一切的船兒蕩，有的互相笑語，有的默不響，有的襯着胡琴亮着嗓子唱。一個，三兩個，五六七個，比肩並坐在船頭的兩旁也無非多添些淡薄的影子葬在我們的心上——太過火了，不至於罷，早消失在我們的眼皮上，不過同是些女人們，你能認識那一個的面龐誰都是這樣急急忙忙的打着槳，誰都是這樣向燈影的密流裏衝着撞；又何況久沈淪的她們，又何況飄泊慣的我們，當時空空的醉今朝空空的悵惘，老實說，咱們萍泛的綺思不過如此而已，至多也不過如此而已。你且別講，你且別想，這無非是夢中的電光，這無非是無明的幻想，這無非是以零星的火種微炎在大慾的根苗上，扮戲的咱們，散了場原是一個樣，然而上場鑼下場鑼，天天忙，人人忙着載送女郎的艇子才過去，貨郎旦的小船不是又來了一盞小煤油燈，一艙的什物他也忙得來像手裏的搖鈴，這樣丁冬而郎當。

楊枝綠影下有條華燈璀璨的彩舫在那裏停泊，我們那船不禁也依傍短柳的腰枝，歇側地歇了。遊客們的大船，歌女們的艇子，靠着，唱的拉着，聽的歪着頭，斜着眼，有的甚至於跳過她們的船頭。如那時有嚴重的有音，必然說：「這那裏是什麼旂旋風光！只有千疊的哀思在我胸中飄蕩。」咱們是不知道是解脫？只模糊地覺着在秦淮河船上板起老臉是怪不好意思的，且想咱們爲什

麼來的？是需求映入剎那間明鮮的印象，還是要深深地結想？咱們本是在旅館裏爲什麼不早早入睡，掂着牙兒，領略那一「以後通宵細細長」而偏這樣急急忙忙跑到河上來無聊浪蕩？

還說那時的話，從楊柳枝的亂髮裏所得的境界，照規矩外帶三分風華的，況且今宵此地動盪着有燈火的小窰，伊札的胡琴，沈填的大鼓……絃吹聲騰遍了三里的秦淮河。啞啞嚶嚶的一片，分不出誰是誰，分不出那兒是那兒，只有整個的繁喧來把我們包填。彷彿都搶着說笑，這兒夜夜盡是如此的，不過初上城的鄉下老是第一次呢。真是鄉下人，真是第一次，且聽吾訴苦，在此節之後。

穿花蝴蝶樣的小艇子多到不和我們相干，貨郎且式的船曾以一瓶汽水之故而攏近來，這是真的。至於她們呢，即使偶然燈影相偃而劫掠過去，也無非瞧見我們微紅的臉罷了，不見得有什麼別的。可是，誇口太早哩！——來了，竟向我們來了，不但是近，且攏着了。船頭也傍着，船尾也傍着。這不但是攏着，且亦着了。虜並着倒還不很要緊，且有人撲多地跨上我們的船頭了。這豈不大吃一驚！幸而來的不是姑娘們，還好；（她們正冷冰冰地在那船頭上）否則辛苦更要吃得足了。來人年紀並不大，神氣倒怪狡猾，把一扣破爛的手摺攤在我們眼前，讓細瞧那些戲目，好好兒點個唱，他說：「先生，這是小意思」諸君，讀者，想一想那時的我們。

好自命爲超然派的來看榜樣，兩船挨着燈光愈皎，見佩弦的臉又紅起來了。那時的我是否也是這樣，這當轉問他。（我希望我的鏡子不要過於給我不下去。）老是紅着臉終久不能打發人家

走路的，可以想個法子。在當時是很必要。說來也好笑，我的老調是一味的默，或乾脆說個「不」，或者搖搖頭擺擺手表示「決不」，如今都已使盡了。佩弦更進了一步，他嫌我的方術太冷漠了，又未必中用，擺脫糾纏的正當道路，惟有辨解好嗎？聽他說：「你不知道，這事我們是不能做的。」這是請辨解中最簡潔，最漂亮的一個。可惜他所說的「不知道」，來人倒真有些「不知道」，辜負了這二十分聰明的反語。他覺得有理由，你們爲什麼不能做這事呢？因道「爲什麼？」佩弦又進一層曲解，那知道更壞事，竟只博得那些船上人的一晒而去。他們平常雖不以聰明名家，但今晚却又怪聰明，如洞徹人的肺肝一樣的吃虧的故事，即我情願給諸君聽，怕有人未必願意哩！「算了罷，就是這樣算了罷。」恕我不再寫了。以外的等他自己和諸君相見。

再綜括沒有的敘述方是如此。其實，那時連翩而來的，我記得至小亦有三五次。我在左舷，他在右舷，各運神通力，把誘惑我們一個一個的打發走路。但走的是走了，來的還正來，我們可以使她們走，我們不能禁止她們來。我們雖不輕被搖撼，但已有一點耽阻了。况且小艇上總載去一半的失望和一半的輕蔑，在槳聲裏彷彿狠狠地說：「都是獸子，都是吝嗇鬼！」還有我們的船家（姑娘們賣個唱，他可以賺幾個子的佣金）眼着他們一個一個的去遠了，呆呆的踽踽着，怪無賴似的，碰着了這種外緣，無怒亦無哀，惟有一種情意的緊張，使我們從頑弛中體會出掙扎來。這味道倒許很真切的，只恐怖不易爲鴉鴉似的人們所喜。

曾遊過秦淮河，到底乖些。佩弦告船家：「我們多給你酒錢，把船搖開，別讓他們來囉呢。」自此

以後，聲聲又響，逗我以平靜了。我們倆又漸漸無拘無束，舒服起來。不禁又滔滔不斷地以哲學的倫理學的口吻來談方才的經過。我們自然不敢菲薄人家，無非和自己開開頑笑罷了。第一問，今兒是怎麼一回事？我們齊聲說：「慾的胎動無可疑的。正如水面波痕輕婉已極，與未波時究不相類。微波和巨浪，以富於常識的眼光看，誠不得謂爲無有差別，但差別相即使存在，牠也離不開數量。微醉的我們，洪醉的他們，深淺雖不同，却同爲一醉。接着來了第二問，既自認有慾的微炎，爲什麼艇子來時又差遲地躲了呢？在這兒，答語方參差着。誰都有一個 Censor，這是同的，但不同的是牠的臉。佩弦說牠的是一種暗通的道德意味，我說是一種較深沈的眷愛，從名理的說法，聞歌與賣歌不同，賣笑與買笑不同，若無人賣，將何所買？既有所買，自有賣者在。商品化的笑歌當然會滲過一重濃烈的悲哀，佩弦或者即作如是想罷？至於在我呢，世間的道德久成爲可笑的浮詞，牠的收疆勒馬的威神散作隔界的烟雲了。我只背誦 C M 君的幾句詩給佩弦聽，望他曲喻我的心胸。可恨他今天似乎有些發鈍，反而追問着我。他問得太殷勤，我話便愈破碎了；因此他的疑問愈洶湧，又因此我索性懶懶地不肯開口了。其實蘊藏着的真是一個大都不值，無非存心讓他氣悶氣悶。我分她不可分，她和她們亦不可分。因我爲她所有，因她是她們之一的緣故。使我當時由不得低徊一下。這不剎那的徘徊，佩弦叫牠爲「道德」，或簡稱叫牠「成長的愛根。」

前面已是復成橋，青谿之東，暗碧的樹梢上面微耀着一桁的清光，我們的船就縛在枯柳梢邊待月。其時河心裏晃蕩着的，河岸頭歇停着的各式燈船，望去少說些也有十廿來隻。惟不覺繁喧，只

添我們以幽甜。雖同是燈船，雖同是秦淮，雖同是我們；却是燈影淡了，河水靜了，我們倦了——况且月兒將上了，燈影裏的黃昏和月下燈影裏的黃昏，原是不相似的，又何況入倦的眼中所見的黃昏呢？燈光所以映她的禮姿，月華所以洗他的秀骨，心蓬騰的心餒，跳舞她的盛年，以錫澀的眼波俱養她的遲暮。必如此，才會有圓足的醉，圓足的戀，圓足的頹弛，成熟了我們的心弦。

猶未下樓，一丸鵝蛋似的月被纖柔的雲絲們簇擁上了一碧的遙天，冉冉地行來，冷冷地照着秦淮。我們已打槳而徐歸了。歸途的感念，這一個黃昏裏，心和境的交鑿互染，其繁密殊超我們的空說。所以主心事物的哲思，依我們外行人看，實在把事情說得大簡單，太嫌容易，太嫌分明了。實有的，只有渾然之感，就論這一次秦淮夜泛罷，來時我覺得要來，去時我覺得該去。分析其間的成因自然亦是可能，不過求得圓滿足盡的解析，使我們十分愜心，使片段的因子們合攏來代替剎那間所體驗的實有，這個我覺得有點不可能，至少於現在的我們是如此的。故凡上邊所敘請讀者們只看作我歸來後回憶中所偶然留下的千百分之一……微薄的殘影。若所謂「當時之感」，我決不敢望諸君能在此中窺得。即我自己，雖正在這兒執筆構思，實在也無從重新體驗出那時的憤景。說老實話，我所有的只是憶。我告諸君只是憶中的秦淮夜泛。至於說到那「當時之感」，這應當去請教當時的我，而他久飛昇了，無所存在。

涼月涼夜之下，我們背着秦淮河走去，悄悄是當然的事了。如同頭河中的繁燈，想定是依然；我們却早已走得遠，「燈火未闌人散」，佩弦諸君，我記得這就是在南京四日的酣嬉，將分手時的說

夜。

一九三三，八，二二，北京。（選錄東方雜誌）

湖樓小擷

俞平伯

齊晨（一）

這是我們初入居湖樓後的第一箇春晨。昨兒乍來，便整整下了半宵潺湲的雨。今兒醒後，從疏疏朗朗的白羅帳裏，窺見山上絳桃花的繁蕊，斗然的明豔欲流。因她儘迷離於醒睡之間，我只得獨自的抽身而起。

今朝待醒的時光，耳際再不聞沈厲的廠笛和慌忙的校鐘，惟有聒碎妙閒的鳥聲一片，密接着懸枕依衾的甜夢。人說「鳥啼驚夢」，其實這樣說，夢未免太不堅牢，而鳥語也未免太響亮些了。我只以為夢的惺忪破後，始則耳有所聞，繼則目有所見，這倒是較真確的呢。

記得我們來時，桃枝上猶滿綴以絳紫色的小藥，不料夜來過了一場雨，便有半株緋赤的繁英了。「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可見自來春光雖半是冉冉而來，卻也儘有翩翩而集的。來時且不免如此的匆匆，涉想牠的去時，即使萬幸不再添幾分的局促，也總是一例的了。此何必待委地沾泥，方始悵悵緋紅的妖冶盡成虛擲了呢。誰都得感惘悵與珍重之爾無是處。只是山後桃花

似乎沒有覺得，冒着微雨欣然半開了。我獨蹙着這一樹緋桃，在方櫺內彷徨着。即如此，度過湖樓小住的第一箇春晨。

二四，四，一。

緋桃花下的輕陰（二）

輕陰和緋桃直是湖上春來時的雙美。桃花彷彿茜紅色的嫁衣裳，輕陰彷彿碾珠作塵的柔霧。牠們固各有可獨立之美，但是合攏來卻另見一種新生的韶秀。桃花的紛霞被薄陰梳補上了，無論濃也罷，淡也罷，總像無有不恰好的。姿媚橫溢全在離合之間，這不但耐看而已，簡直是膩人去想。我勉強作如是解析罷。但亦自知這種迷眩的神情，終久不會在我筆下舌端留餘其萬一的。（這種惋惜細想也是無味。因若像我這般的弱筆拙舌都能捕捉得住，還要稱什麼「迷眩」，「好不害羞」，「反正今天，桃花猶開着，春陰也未消散，不妨自去領略牠們悄悄中的言說。再說一句，即使今年春盡，還有來年哩。」青山不改，綠水長流。」湖上春光來時的雙美，將永和孩子們追嬉筭笑。尊貴的先生們，請千萬不要厭棄這箇稱呼！雖說有限的醜態，亦是有限的酸辛；但酸辛滋味畢竟要長哩。正在春陰裏的正在桃花下的孩子們，你們自珍重，你們自愛惜！否則春陰中恐不免要夾着飄灑蕭疎的淚雨，而桃樹下將有成陣的殘紅了。你們如真不信，你們且觀着罷。春歸一度，已少了一度。明年春陰挽着桃花姊妹們的頰紅的手重來湖上，你們可不是今年的你們了，牠們自然也不是今年的牠們了。一切全都是新的。惟我的心一味的怯怯無歸，垂垂的待老了。

樓頭一瞬（三）

住杭州近五年了，與西湖已不算新交。我也不自知爲什麼老是這樣「惜墨如金」。在往年會有一首孤山聽雨，以後便又好像啞了。即在那時，也一半看着雨的面子，方才寫的。原來西湖是久享盛名的湖山，在南宋朝曾被號爲「銷金鍋」，又是白居易蘇東坡林和靖他們的釣遊舊地，豈帶罕渺如塵芥的我之一言呢？像我這樣開頭就抱了一陣狂歡，未免夸誕得好笑。湖山有靈能勿齒冷所，以我的裝啞，倒不消辨解得，一辨解，可是真糟。說是由才盡，已算謙退到十二分，但我本未嘗有才，又何盡之有？豈非仍是變相的浮誇？一匹錦一支彩筆，在我夢中嗎？也沒有見，只是昏沈地睡。睡醒了起來，到晚上還依舊這麼睡啊。

遷入湖樓的第一箇早晨，心想今兒應當早早的起來，不要再學往常那麼傻睡了。我住樓上，其上之重樓旁有小臺。我就登臨一望啊！這一望呀……

記得我已叮嚀過你，西湖與我不算是新交。即使牠不認識我，而我總已認識了牠。我得和牠攀攀交情。牠即不要我替他掙面子，我還要牠替我掙面子呢。人說：「既然如此，爲什麼早起見面，Good Morning，不會說，老是這麼「啊呀」「啊呀」的？你鬧什麼腔呀？」我說：「就是這這一箇腔。你愛聽不愛聽？」他說：「愛聽。」我說：「好。」

「我們的湖山，姿容變幻。」

春之花，秋之月，

朝生暉，暮留縹

水上拖一件慘綠的年少裙衫，

山前橫一抹濃青的嬋娟秀黛。

遊人們齊說「來去，來去」

我也道「去來，去來」

雙槳打呀打的

打不破這弱淺潏潏；

划兒動啊動的

支不住這銷魂重載。

.....

饑餓萬方的春光，晨光，

備具於一瞬眼的樓頭望。

只有和諧，

只有變換，

只有飽滿。

創世者精靈的團癡，

又何用咱們的贊嘆？」

讚頌不常，繼之以描摹描摹不出，又回頭讚頌一番。這正是鼯鼠技窮的實況。強自解嘲地說，以湖山別無超感覺界外之本相，故你我所見的俱是本相，亦俱非本相。牠因一切所感所受的殊異而幻現其色相，至於億萬千無窮的蕃變，牠可又不像西遊記上孫猴子的金箍棒，「以一化千，千化萬」的叫聲，變，一回頭還是一根。如捏着本體這意念，則牠非一非多，將無所在，如解釋得圓融些，牠卽一卽多，無所不在。佛陀的經典上每每說，「作如是觀，」實在是句頂聰明的話語。你不當問我及他，「我將看見什麼？」你應當問你自己，「我要怎樣看法？」你一得了這箇方便，從污泥中可以挺蓮花，從豬圈裏可以見淨土。（自然，我沒有勸你閉着眼睛去否認事實。你千萬不可纏夾了。）何況以西湖的清嘉，時留稠疊的綉蓓影子在我我的心眼裏的呢？

從右看去，葛嶺兀然南向，點翠的底子，煊染上丹紫黑黃的異彩，儼如一塊織錦屏風。樓閣數重，停峙山半，絕頂上停停當當立着一座怪僧皮，怪玲瓏，怪端正的初陽臺，彷彿是件小擺設，只消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挑得起來的。嶺麓西迄於西冷，迤迤及北門巷，人家繁密整齊。橋上臥着黃絳色的坦平馳道，道傍有幾叢芳草，芊綿地綠。走着，蹠着的，徘徊着的，笑語着的，成羣搭淘的燒香客人。身上穿的大半是青蓮毛藍的布衫，項下掛的大半是深紅老黃的布袋。橋堍以外，見蘇堤六橋之第六名曰跨虹，作雙曲線的弧拱，第五橋亦可望見。這兒更偏南了，上也有行人，只是遠了，只見成爲一桁蟻

似的往來。桑芽未生呢，所以望去也遠了了。不栽桃柳只栽桑的六條橋，總傷於過樸過黯。但借着陽旁的綠的草黃的菜花，看他橫陳在碧波心窩裏，真是不多不少，一條一頭寬一頭窄，黃綠蒙茸的腰帶，新綠片段地挽接着，以提盡而亦盡，已極我目了。草色入目，越遠便越清新，越嬌俏，越耐看的。從前曾見書上說什麼「芳草天涯」到身歷此境，方信這絕非浪飾浮詞，恰好能寫出他在當年所感「更行更遠還生」滿眼的春光盡數寄在凭闌人的一望了。

從粗疏的輪廓固可窺見美人的容姿，但美人的美畢竟遠全在丰神；丰神自無離容姿而獨在之理，但色皮外相畢竟換不得骨子。泥胎木刻，石琢的像即便完全無缺，超越世上一切所有的美，卻總歸不是肉的人間的，我們的牠美極了，和我有什麼相干？故論西湖的美，單說湖山，不如說湖光山色，更不如說寒暄陰晴中的湖光山色，尤不如說你我他在寒暄陰晴中所感的湖光山色。湖的深廣，山的遠近，隄的寬窄，屋的多少……快則百十年，遲則千萬年而一變，變遷之後，尚有記載可以稽考，有圖畫可以追尋。這是西湖在人人心目中的所謂「大同」。或早或晚，或陰或晴，或春夏，或秋冬，或見歡愉，或映酸辛；因是光的明晦，色的濃淡，情感的緊張弛，形成億萬重疊的差別相，竟沒有同時同地同感這麼一回事。這是西湖在人人心目中的所謂「小異」。「同」究竟是不是大，「異」究竟是不是小，我也一概不知。我只知道，同中求異是描摹一切有形有相者的本等，真實如果指的是，不重現而言那麼，作者一旦逼近了片段的真實的時候，（即使程度極其些微）自能夠使他的作品光景常新，自能夠使光景常新的作品確成爲他的，而非你我所能規摹。

景光在一瞬中是何等的飽滿，是何等的諧整。現在卻畸零地東岔一言，西湊一句，以追挽牠已去的影。這不知有多傻！若說新生一境絕非重現，豈不將與造化同功。此可行於天才，萬不可施之我輩的。只是文章通例，未完待續。我既已厭過醜了，在此即趕快收梢，也夠好看的了。所以索性橫着心幹去，不怕玷辱湖山的清白，竟從實質的描寫進作虛神的擬況。我非但不羞腕力的弱，反而自喜膽氣的盛豪。

曹魏時的子建寫「洛靈感焉」的姿致，用了「神光離合作陰乍陽」這樣八箇字。卽此一端，才思恐決不止八斗，但我若一字不易以移贈西湖，則連一盞一毫的才思也未必有人相許的。同是一句話，初說是新聞，再說是贅語了。（從前報登科的，二報三報，不嫌其多，這何等的有趣！可惜鬼子們進來以後，此法久已失傳了。）我之所以拿定主見，非硬抄他不可，實因西湖那種神情，除此以外實難得備細形容。你先記住，我遇牠時是在春晨，是在雨後的春晨，是在宿雲未散，朝霧猶濛，微陽耀着的春晨。陰陽晴雨的異態在某一瞬間瀾漫地動，在某一點上斷續地變，因此湖上所具諸形相的光輝黯淡，明晝朦朧，也是一息一息在全心目中跳盪無休。在這種對象之下，你逼我作靜物描寫，這不是要我作文，簡直是要我的命。家中敝帚尙且有千金之享，我也不致如此的輕生。

但是一剎那，一地方的寫生，我不好意思說絕對不能。就是我好意思說，你也未必肯信。只望你別頂真，媽媽糊糊的瞧着就，得湖光眩媚極了，絕非一味平鋪的綠。（一見鈎勒着的水，便拿大綠往上一抹，這是小孩子的畫法。）西湖的綠已被雲收去了，已被霧籠住了，已被朝陽蒸散了。近處的水

暗藍雜黃如有塊段。中央青汪汪白漫漫的，縝射雲日的銀光；遠處亂皺着老紫的條紋。山色恰與湖相稱。近山帶紫，雜染黃紅，遠則漸青，太遠則現稍藍了。處處更縈拂以銀乳的朝雲，爲山鑿添妝。面前連山作障，腰間共同搭着一縷素練的雲光，下披及水面，濛濛與朝霧相融。頂上亦有雲氣盤旋，時開時合，峯尖隨之而隱顯。南峯獨高，坳裏橫一團魚狀的白雲。峯頂廟牆（前年曾登過的）豁然不遮。遠山亭亭，在近山缺處，孤峭而小，僧藍中雜粉，想遠在錢塘江邊了。

雲霧正密攙着朝陽，忽然在其間半露牠嬌黃的臉，自然要被牠們很很的掩着去。這個情急已欲出，牠兩個死賴還不走，而輕清的風便是攪亂其間的小丑。陰晴本是風的意思，但今兒牠老人家一點主意也沒有，一點力氣也沒有，好像牠特地爲着送給我以庭院中的鷄啼，樹林中的鳥語，大路上的邪許擔子聲音而來的；又好像新知愛惜船夫的血汗，使大船兒小划子在湖心裏，只見挪移而不見曩邇。牠毫不着力的自吹。春風的心力已輭媚到入骨三分，無怪雲霧朝陽都是這般妖嬈弄姿，亦無怪乍醒的人凭到闌干，便癡然小立了。

四，九。

日本櫻花（四）

記得往年到東京，揮汗游上野公園，只見櫻樹的嫩綠，不見櫻花的嬌緋。這追想起來，自有來遲之恨。但當時在櫻樹林下，亦未嘗留一撮的徘徊，如往昔詩人的樣子。於此見回憶竟是寬人的，又見因襲的癖趣必與外緣和會方纔猖獗的，每當曼吟低嘆時，我呪詛以往詩媧文丐的潮熱，潛湧在我

待冷的血脈中。

回憶每有很構突的，而這次卻是例外。今天，很早的早晨，在孤山的頂上，西冷印社中，文泉的南側，朝陽的明輝裏，清切拜見一樹少壯的櫻花，遂涉想到昔年海外相逢，已傷過莫的牠的成年眷屬來。我在湖上看櫻花，此非初次但獨獨這一次心上留痕。想是牠的靚妝我的恣醉，都已有「十分光」了。

柔條之與老幹，含苞之與落英，未始不姿態萬千，各成馨逸；可是如日方中的，如月方圓的，如春水方濺淪着的，所謂「盛年」，畢竟最可貴哩！畢竟最可愛哩！嬰嫺和遲莫，在人間所鈞惹的情懷，無非第一味是珍貴，第二味是惆悵罷了。終究算不得抵不得真正的愛和賞。恕我譬喻得這樣俗陋，淺緋深絳即妖冶極了，堂皇富麗總歸要讓還大紅的。肯定一，否定一切，我說豈敢。只是今晨所見，春山之頂，清泉之傍，朝陽光影中，這一株日本緋櫻樹正在盛年，花正在盛年；我雖不知所以贊歎，我亦惟有贊歎了。我於此體驗到完全的美，愛和貴重是個什麼樣子的，頓然全身俯仰都自如起來，一心瑟瑟的顫着，微微的欹着，輕輕的躑躅着，在洞徹圓明，嬌繁盛滿的緋赤光氣之中央。（我自然不再稱述花葉枝梗的諸形色了。一則因為備細的描畫每離實感仍遠實感——完整的色相——雖或即是一花一葉許多形態的凝集，但總有異於牠們的各自映現。二則贊頌已嫌唐突，何況支離破碎的描摹，況且又是病於粗拙的呢？在我倒也方便，無論畫個一橫一豎，只要能自省心痕就得了，只恐對不住讀着們。但這又完全是沒奈何的事，請勿怪怪我的筆弱心懶。）

其時文泉之側，綠一樹櫻花一個我以外，只見有園丁在花下掃着疏落的殘紅，既不低眉凝注，也不昂首癡瞻，俯仰自如，心曠手足無不閒適，可證他纔真是伴花愛花的人，像我這般，竟無殊於強暴了。我驚地如有所驚覺，在低徊中闐然自去。中外的心緒自知大半又是悻妄的，不願宣示於諸君了。

也還有一椿要供訴的事。同在泉旁，距櫻花西五七尺許，有一株倚水的野桃，已零落了；褪紅的小瓣，紫色的繁鬚，前幾天曾賣弄一番的，今朝竟遮不住老醜了。我瞞了牠一眼，絕不愛惜牠。盛年之可貴如此，至少在強暴者的世界中，心目中，盛年之可貴有如此。

四，一三。

西冷橋上賣甘蔗（五）

儒林外史上杜慎卿說：「菜傭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氣。」這每令我悠然神往於負着歷史重載的石頭城。雖然南京也去過三兩次，所謂煙花金粉的本地風光已大半銷沈於無何有了。幸而後湖的新荷，曩城[的]蕪綠，秦淮的槳聲燈影以及其餘的，尚可彷彿愜悅地仰尋六代的流風遺韻。繁華雖隨着年光雲散烟銷了，但牠的薄痕倩影和與牠會相映發的湖山之美，畢竟畱得幾分，以新來游屐因緣，而隱隱躍躍情沈沈地一頁一頁的重現了。至于說到人物的風流，我敢明證杜十七先生的話，真是冤我們的！——至少今非昔比。他們的狡詐貪庸差不多和其他都市裏的人合用過一箇模子的一點，看不出什麼碑做「六朝烟水氣」。從煤渣裏掏換出鑽石，世間即有人會幹，但決不是我。我

失望了！

倒是這一次西冷橋上所見，雖說不上什麼「六代風流」，但總使人見信身在江南。這大是四月三十日的午前，天氣很晴，朝我們攜着姑蘇，從我們那座小樓向岳墳走去。紫沙鋪平的路上，鞋底擦擦的碎響着，略行幾十步便轉了一箇灣，身上微覺燥熱起來。坦坦平平的橋，逶迤向北偏西，這是西冷了橋。頂西石欄旁放着一擔甘蔗，有刨了皮切成段的，也有未去青皮留整枝的。還有一隻水碗，一把帚是備灑水用的，而最惹目的，擔子旁不見挑擔的人，僅僅有一條小板凳，一箇禿嫩的小女孩坐着——賣蔗？

看她光景，不過五六歲，臉皮黃黃兒的，臉盤圓圓兒的，蓬鬆細髮結垂着小辮。春深了，但她穿得「厚裹囉嗒」的，一點沒有衣架子，倒活像個老員外。淡藍條子的布襖，青蓮條子的坎肩，半新舊。且很有些兒髒下邊還繫着開襠褲呢。她端端正正的坐着，右手捏一節蔗根放在嘴邊使勁的咬，咬下了一塊仍然捏着——淋漓的蔗汁在手上，想是怪黏的。左手執一枝尺許高，醉楊妃色的野桃，花開得有十分了。因為左手沒得空，右手格外不得勁，而蔗根的咀嚼把持愈覺其費力了。

你會見野桃花嗎？（想你沒有不看見過的。）牠雖不是羣芳中的華貴，但當芳年，也是一時之秀。花瓣如暈脂的，唇綠葉如插鬢的翠釵，絳鬢又如釵上的流蘇墜子。可笑她一到小小的小女孩手中便規規矩矩的，不敢賣弄妖冶，倒學會一種嬌憨了。牠真機靈了。

至她並執桃蔗，得何意境？蔗根可嚼，桃花何用呢？何處相逢何時拋棄……這些是我們所能揣

知，所敢言說的嗎？你只看她那對水雙瞳，不離不着，乍注卽釋，癡慧躁靜了無所見，卽證此感鄰於渾然，斷斷容不得多小迴旋奔放的。你我且安分些罷。

我們想走過去買根甘蔗，看她怎樣做買賣。後一轉念，這是心理學者在試驗室中對付猴鼠的態度，豈是我們應當對她的嗎？我們也分明携抱着個小孩呢。所以儘管姑蘇的眼睛，巴巴地直釘着這一担甘蔗，我們到底哄了他，走下了橋。（有了他，纔不敢戲侮人家的孩子，這是何等的偏私，但我有時還不免引此爲驕傲，你說，我們多有出息！）

在岳墳溜運了一盪，有半點來鐘時，已近午，我們循原路回走，從西塊上橋，只見道傍有被拋擲的桃枝和一些零零星星的蔗屑。那個小女孩已過西冷南境，傍孤山之陰，蹣跚獨自摸回家去。背影越遠越小，我癡望着……

走過一個八九歲的男孩——她的哥——輕輕把被擲的桃花又檢起來，耍了一回，帶笑地喊：「要不要不要？」其時作障的翠青，成羅的一綠，都不肯言語了。他見沒有應聲，便隨手一揚，一枝輕盈婀娜，剛開到十分的桃花，頓然飛墜於石闌干外。

我似醒了。正午驕陽下，悄峙着蔥碧的孤山。妻和小孩早已回家了。我也懶懶的自走回去。一路間開的聽自己鞋底擦沙的聲音，又開開的想：「賣甘蔗的老叟，甘蔗一定要折本孩子……孩子……」

四，十四。（選錄我們的七月）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俞平伯

我寫我的「中夏夜夢」罷。有些踪跡是事後追尋，恍如夢寐，這是習見不鮮的，有些，倒直當前，就是不多不少的一個夢，那更不用提什麼憶了。這兒所寫的，正是佳例之一。

在杭州住的，都該記着陰歷六月十八日這個節日罷。牠比什麼寒食，上巳，重九……部強，在西湖上可以看見。

杭州人士向來那麼寒乞相的，（不要見氣，我不算例外。）惟有當六月十八的晚上，他們的發狂很像有點澈底的，（這是魯迅君讚美蚊子的說法。）這真是佛力庇護——雖然那時班禪還沒去。

說杭州是佛地，如其有佛的話，我不否認牠配有這稱號，即此地所說的六月十八，其實也是個佛節日。觀世音菩薩的生日聽說在六月十九，這句話從來遠矣，是千真萬確的了；而十八正是他的前夜。

三天竺和靈隱本來是江南的聖地，何況又恭逢這以「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的芳誕，——又用美麗的字樣了，死罪死罪自然在進香者的心中，香燒得早，便越恭敬，得福越多。這所謂「燒頭香」他們默認以下的方式得福的多少以燒香早晚為正比例，得福不嫌多，故燒香不怕

早。一來二去，越提越早，反而晚了。（您說這多麼費解。）於是便宜了六月十八的一夜。

僅此還不足證明六月十八之所以形成爲節日，我們更得記住兩點：（一）中國人是富情性的，（二）杭州拆城是最近的事，而且並不會澈底拆掉，把這兩點連絡起來，我們便得到圓滿的解釋。

不知是誰的詩我忘懷了，只記得一句，我吟哦着以想像從前西子湖的光景。這是「三面雲山一面城。」現在打槳於湖上的，却永無緣拜識了。雲山是依然，但瀕湖一牆的影子那裏去了？我們凝視東方，在白日只是成列的市廛，在黃昏只是星星的燈火，雖然不見得醜劣，但沒出息我總會時常去默想有這麼一帶森嚴曲折頹敗的雉堞，倒印於湖水的紋奩裏。

從前既有城，卽不能沒有城門。濱湖之門自南至北凡三曰清波，曰湧金，曰錢塘，到了夜深，都要下鎖的。燒香客人們既要趕得早，且要越早越好，則不得不沒法飛跨這三座門。他們的妙法不是爬城，不是學鷄叫。（這多麼下作而且險！）只是隔夜趕出城。那時城外荒荒涼涼的，沒有湖濱聚英，更別提西湖飯店新新旅館之流了，於是只好作不夜之游，強顏與湖山結伴了。好在天氣既大熱，又是好月亮，不會得受罪的。至於放放湖燈那種把戲，都因爲住慣城中的不甘清寂，才想出來的花頭，那裏真有什麼雅趣！杭州人有了西湖，乃老躲在城裏，必要被官府（關城門）佛菩薩（做生日）兩重壓迫了方始出來晃蕩這一夜，這真是寒乞相之至了。拆了城依舊如此，我看還是情性難除罷，不見到是澈底發洩狂氣呢。

真厭了！游湖也要估定價值，算怎樣一回事，趕快收梢。我在杭州一住五年，却過了一個六月十入夜，著中往往他去，不是在美國，就是在北京。記得有一年上，正當六月十八的早晨，我動身北去的，盤環他們却在那晚上討了一隻疲憊的划子，在湖中飄泛了半响。據說那晚的船很破爛，游得也不暢快，但她既告我以游踪，畢竟添我一番的悵愕。

去年住在俞樓，真是窮途其盛。是時和祈君一家還同住著。H君平日興致是極好的，他的兒女們更渴望着這佳節。年年住居城中，與湖山究不免隔膜，現在却移家湖上了。上一天先忙着到岳墳去定船，在平時泛月一度，約費杖頭資四五角，現在非三元不辦了。到十八下午，我們商量去到城市買些零食，備嬉游時的餽嚼。我倆和一個叫YY的，還有一位叫L的兩小姐，背着夕陽，打槳悠悠然去。

歸途車上白沙隄，則流水般的車兒馬兒，或先或後和我們同走。其時已黃昏了。呀！湖樓的附近竟成一小小的市集，樓外樓高懸着眩目的石油燈，酒人已如蟻聚。小樓上下及樓前路畔，填溢着喧嘩和繁熱，夾道樹下的小攤兒們，啾啾唧唧在那裏做買賣。如是直接于公園，行人往來，曾無間歇。偏西一望，從岳墳的燈火，瞥見人氣的浮涌，與此地一般無二。這和平素蕭蕭的綠楊，寂寂的明湖，大相逕庭了。我不自覺的動了孩子的興奮。

飯很不得味的，匆匆吃了，馬上就想坐船。——但是不巧，來了一羣女客，須得儘先讓她們耍子兒；我們惟有落後了。H君是好靜的，主張在西冷橋畔露坐憩息着，到月上了再去蕩槳。我們只得答

應着：而且我們也沒有船。大家感着輕微的失意。

西冷橋畔依然冷冷清清的。我們坐了一會兒，聽遠處的蕭鼓聲，人的語笑都迷蒙疏闊得很，頓遭逢一種淒寂，迥異我們先前所期待的了。偶然有兩三盞浮漾在湖面的荷燈，飄近我們，弟弟妹妹們便說燈坐了。我瞅着那伶俜搖擺的神氣，也實在可憐的很呢。後來有日本仁丹的廣告船，一隊一隊，帶着成列的紅燈籠，洗填的空大鼓，火龍般的在裏湖外湖間穿嬉着，似乎抖散了一堆寂寞。但不久映入水心的紅意越宕越遠越淡，我們以沒有船趕她們不上，更添許多無聊。淡黃月已在東方湧起，天和水都微明了，我們的船尚在渺茫中。

月兒漸高了，大家終於坐不住，一個一個的溜回俞樓去。H君因此不高興，也走回家。那邊倒還是熱鬧的。看見許多燈許多人影子，竟有歸來之感。我一身盡是俗骨罷，嚼着方才親自買來的火腿鹹得很，乏味，乏味！幸而客人們不久散盡了，船兒軍繫於柳下，時候不早，我們還得下湖去。我鼓舞起孩子的興致來：「我們去，我們快去罷！」

紅明的蓮花飄流于銀碧的夜波上，我們的划子隨着牠們去。其實那時的荷燈已零零落落，無復方才的盛。放的燈真不少，無奈搶燈的更多。他們把燈都從波心裏攪起來，擺在船上，明晃晃地方始躊躇滿志而去。到燭燼燈昏時，依然是條條蟹腳的划子，而湖面上却非常寥落，這真是殺風景。我們也搶了一兩盞的荷燈，但容易索然意盡。『搖罷，上三潭印月。』

西湖的畫舫不如秦淮河的美麗，只今宵一律妝點以溫明的燈飾，嘹亮的聲歌，在羣山互擁，孤

月中天，上下盪激，四顧空曠的湖上，這樣的穿梭走動，也覺得別具豐致，決不弱于她們的姊妹們。用老實的比况，西湖的夏是「林下之風」，秦淮河的是「閨房之秀」，何況秦淮是夜夜如斯的，在西湖只是一年一度的美景良辰，風雨來時還不免虛度了。

公園碼頭上大船小船挨擠着。岸上石油燈的蒼白芒角，把其他的燈姿和月色都逼得很黯淡了，我們不如別處去。我他甫下船時，遠遠聽得這邊有一船上人正緩歌南呂，嫵畫眉，而等到我們船攏近來，早已歌闌人靜了。這也很覺悵然，我們不如別處去。船漸漸的向三潭印月划去了。

中霄月華的皎潔，照例是難於言說的。湖心悄且冷，四岸浮動着的歌聲人語，燈火的微芒，合攏來却暈成一個熱熱的光圈，圍裹着她，我們的心因此也不落于全寂，如平時夜泛的光景，只是伴着少一半的興奮，多一半的悵惆，軟軟的跳動着，燈影的歷亂，波痕的皺皺，雲氣的奔馳，船身的動盪：一切都和心象相溶合，柔滑是入夢的惟一象徵，故在當時會有 Yidical 的夢緣。

及至到了三潭印月，燈歌又爛漫起來，人反而倦了。停泊了一歇，繞這小洲而游，漸入荒寒境界。上面欹側的樹根，旁邊披離的宿草，三個圓尖石潭，一支禿筆樣的雷峯塔，尚同立於明月中，湖南沒有什麼燈，愈顯出波寒月白；我們的眼漸錫澀得抬不起來了，終于搖了回去。另一划船上奏着最流行的三六，柔曼的和音依依地送我們的歸船。記得從前且君有一斷句是「遙燈出樹明如柿」，我對了一句是「倦槳投波密過楊」，雖不是今宵的眼前事，移用却是正好我們的船望燈火的叢中歸去。

夢中行走般的上了岸，日君夫婦回湖樓去，我們還戀戀於白沙隄上儘徘徊着。樓外樓仍然上下通明，酒人尙未散盡。路上行人三三五五絡繹不絕。我們回頭再往公園方面走，覺着泊着的燈船少了一些，但也還有五六條。其中有一船掛着招帘，燈亦特別亮，是買涼飲及吃食的，我們上去喝了些汽水。中艙端坐着一個華裝的女郎，雖然不見得美，我們乍見，誤認她也是客人，後來不知從那兒領悟出是船上的活招牌才恍然失笑走了。

不論如何的疲憊，無聊，總得拚到東方發白才返高樓尋夢去；我們誰都是這般期待的。奈事不從人願，日君夫婦不放心兒女們在湖上深更浪湧，畢竟叫他們回去。頂小的一位日君臨去時，只咕噥着：『今兒頑得真不暢快！』但仍舊垂着頭踱回去了。只賸下我們，踽踽涼涼如何是了。環又是耐夜涼的。我們一淘走罷！

他們都上重樓高臥了。我倆同憑着疏朗的水泥欄，一桁樓廊滿載着月色，見方才賣涼飲的燈船復向湖心動了。活招牌式的女人必定還支撐着倦眼端坐着呢。我倆同時作如此想。叮叮噹叮叮冬那船在兩傾的圓月下響着遠了，漸漸聽不清，一陣夜風過來，又是叮……噹叮……冬。

一切都和我疏闊，連自己在明月中的影子看起來也朦朧得甚于烟霧，才想轉身去睡不知怎的脚下躊躇了一步。於是箭逝的殘夢，俄然頓住，雖然馬上又脫蹙飛駛了。這場怪短的『中夏夜夢』我事後至今不省得如何對牠。牠究竟回頭瞞了我一眼才走的，我那能怪喜歡她嗎？不！一點不！

（選錄現代評論）

長安道上

孫伏園

開明先生：

在長安道上讀到你的苦雨，却有一種特別的風味，爲住在北京的人們所想不到。因爲我到長安的時候，長安人正在以不殺豬羊爲武器，大與老天爺拚命，硬逼他非下雨不可。我是十四日到長安，你寫苦雨在十七日，長安却到二十一日纔得雨的。不但長安苦旱，我過鄭州就知鄭州一帶已有兩月不會下雨，而且以關閉南門，禁宰豬羊爲他們求雨的手段。一到渭南更好玩了。我們在車上，見街中走着大隊衣衫整潔的人，頭上戴着鮮柳葉紮成的帽圈，前面導以各種刺耳的音樂。這一大羣「挂冠詩人」似的人物，就是爲了苦旱向老天爺遊街示威的。我們如果以科學來判斷他們，這種舉動自然是太幼稚，但放開這一面不提，單論他們的這般模樣，却令我覺着一種美的詩趣。長安城內就沒有這樣純樸了，一方面雖然禁屠，却另有一方面不相信禁屠可以致雨，所以除了感到不調和的沒有肉喫以外，絲毫不見其他有趣的舉動。

我是六月七日晚上動身的，那時北京正下着梅雨。這天下午我到青雲關買物出來，遇着大雨，不能行車，遂在青雲關門口等待十餘分鐘。雨過以後，上車回寓，見李鉄拐斜街地上乾白，天空雖有塊雲來往，却毫無下雨之意。江南人所謂「夏雨隔灰堆，秋雨隔牛背」此種景象，年來每於北地見

之，豈真先生所謂『天氣轉變』歟？從這樣充滿着江南風味的北京城出來，碰巧沿着黃河往『陝半天』去，私心以為必可躲開梅雨，擺脫江南景色，待我回京時，已是秋高氣爽的了。而孰知大不然。從近日寄到的北京報上，知道北京雨水還是方興未艾，而所謂江南景色，則凡我所經各地，又是滿眼皆然。火車出直隸南境，就見兩旁田地漸漸腹潤。種植的是各物俱備，有花草，有樹木，有莊稼，是治森林花園田地於一爐，而鄉人廬舍，卽在這綠色叢中，四處點綴，這不但令人回想江南景色，更令人感得黃河南北，竟有勝過江南景色的了。河南西部連年匪亂，所經各地以此爲最枯槁，一入潼關，便又有江南風味了。江南的景色，全點綴在一個平面上，高的無非是山，低的無非是水而已，決沒有如河南陝西一帶，既平地而亦有如許起伏不平之勢者。這黃河流域的層層黃土，如果能經人工布置，秀麗必能勝江南十倍。因爲所差只是人工，氣候上已毫無問題，凡北方所不能種植的樹木花草，如丈把高的石榴樹，一丈高的木槿花，白色的花與累贅的實，在西安到處皆是，而在北地是得未曾見的……

我們回來的時候，除黃河以外，又經過渭河。渭河橫貫陝西全省。東至潼關，是其下流，發源一直在長安咸陽以上，長安方面離城三十里，有地曰草灘者，卽渭水流經長安之巨埠。從草灘起，東行二百五十里，抵潼關，全屬渭河水道。渭河雖在下游，水流也不甚急，故二百五十里竟走了四天有半。兩岸也與黃河一樣，雖間有村落，但不見有捕魚者。殷周之間的渭河，不知是否這個樣子，何以今日竟沒有一個漁人影子呢？陝西人的性質，我上面大略說過，渭河兩岸全是陝人，其治理渭河的能力，蓋

可想見。我很希望陝西水利局長李宜之先生的治渭計劃一旦實行，陝西的局面必將大有改變，即陝西人之性質亦必將漸由沉靜的變爲活動的，與今日大不相同了。但據說陝西與甘肅較陝西還算是得風氣之先的省分，陝西的物質生活，總算低到極點了，一切日常應用的衣食工具，全須仰給於外省，而精神生活方面，則理學氣如此其重，已儘夠使我驚歎了；但在甘肅，據云物質的生活還要低降，而理學的空氣還要嚴重哩。夫死守節是極普通的道德，即十幾歲的寡婦也得遵守，而一般苦人的孩子，十幾歲還衣不蔽體，這是多麼不調和的現象，我勸甘肅人一句話，就是穿衣服，給那些苦孩子們穿衣服。

但是「穿衣服」這句話，我却不敢用來勸告黃河船上的船夫。他且猜想，替我們搖黃河船的是怎麼樣的一種人。我告訴你，他們是赤裸裸一絲不掛的，在紫黑色的皮膚之下，裝着健全的而又美滿的骨肉頭髮是剪了的，他們只知道自己的舒適，決不計較「和尚喫洋砲，沙彌截一刀，留辮子的有功勞」這種利害。他們不屑效法辜鴻生先生，但也是屑效法我們什麼平頭分頭，陸軍式海軍式法國式美國式，於他們全無意義，他們只知道頭髮長了應當剪下，並想不到剪剩了的頭髮上還可以翻騰種種花樣。鞋子是不穿的，所以他們五個脚趾全是直伸，並不像我們從小穿過京式鞋子，這個脚趾壓在那個脚趾上，那個脚趾又壓在別個脚趾上。在中國畫家要找一雙脚的模特兒就甚不容易。吳新吾先生遺作健的一幅，雖在健的美名之下，而脚趾尚是架床疊屋式的，爲世詬病，良非無因。而我們竟於困苦旅行中無意得之，真是「不亦快哉」之一。我在黃河船中，身體也練好了許

多，例如平時必掩窗而臥，船中前後無遮蔽居然也不覺有頭痛身熱之患，但比之他們仍是小巫見大巫，太陽還沒有作工，他們便作工了，這時候他們就是赤裸裸不掛一絲的，倘使我們當之恐怕非有棉衣不可。烈日之下，我們一曬着便要頭痛，他們整天的曬着，似乎並不覺得。他們的形體真與希臘的雕像毫無二致，令我們欽佩到極點了。我們何曾沒有脫去衣服的勇气，但是羞呀！我們這種身體，除了配給醫生看以外，還配再給誰看呢？還有臉面再與這樣美滿發達的完人嗎？自然，健全身體是否含有健全的精神，是我們要想知道的問題。我們隨時留心他們的知識，當我們回來時，舟行渭水與黃河，同行者三人，據船夫推測我們的年齡是我最小，「大約一二十歲，雖有鬍子，不足爲憑。」夏浮筠先生「雖無鬍子，」但比我大，總在二十以多。魯迅先生則在三十五左右了。次序是不會猜錯的，但幾乎每人平均減去了二十歲。這因爲病色近於少年，康健色近於老年的緣故，不涉他們的知識問題。所以我們看他們的年紀，大抵都是四十上下，而不知內有六十餘者，有五十餘者，有二十五者，有二十者，亦足見我們的眼光之可憐了。二十五歲的一位，富於研究的性質，我們叫他爲研究系，這又是我們的不是了。他除了用力搖船拉繆以外，有暇便踞在船頭或船尾，研究我們的舉動。夏先生吃蘇打水，水澆在蘇打上，如石灰一般，有聲。這自然被認爲魔術。但是魔術性較少的，他們也件件視爲奇事。一天夏先生穿汗衫，他便凝神注視，看他兩隻手先後伸進袖子去，頭再在當中的領窩裏鑽將出來。夏先生問他「看什麼？」他答道：「看穿衣服。」可憐他不知道中國文裏有兩種「看什麼？」一種下面加「驚嘆號」的是「不准看」之意，又一種下面加「疑問號」的纔是真

的問着什麼。他竟老實實的答說「看穿衣服」了。夏先生問「穿衣服都沒有看見過嗎？」他說「沒有看見過」知識是短少，他們的精神可是健全的。至於物質生活，那自然更低陋，他們看着我們把鐵罐一個一個的打開，用筷子夾出雞肉魚肉來，覺得很是新鮮，吃完了把空罐給他們，又是感激萬分了。但是我的見識，何嘗不與他們一樣的低陋。船上請我們吃麵的碗，我的一隻是淺淺的，米色的，有幾筆疏淺的畫的，頗類於出土的宋磁，我一時喜歡極了，爲使將來可以從他喚回黃河船上生活的舊印像起見，所以問他們要來了，而他們的豪爽竟使我驚異，比我們拋棄一個鐵罐還要滿不在乎。

遊陝西的人第一件想看的必然是古跡。但是我上面已經說過，累代的兵亂把陝西人的民族性都弄得沈靜和順了，古跡當然也免不了這同樣的災厄。秦都咸陽第一次就遭項羽的焚毀，唐都並不是現在的長安，現在的長安城裏幾乎看不見一點唐人的遺跡。只有一點：長安差不多家家戶戶門上都貼詩貼畫，式如門對而較短闊，大抵共有四方，上面是四首律詩，或四幅山水等類，是別處沒有見過的，或者還是唐人的遺風罷。至於古跡，大抵模糊得很，例如古人陵墓，秦始皇的只是像小山那麼一座，什麼痕跡也沒有，只憑一句相傳的古話；周文武的只是一塊舉秋帆的墓碑，他的根據也無非是一句相傳的古話。況且陵墓的價值全在有系統的發掘和研究。現在只憑傳說不求確知，墓中究竟是否秦皇漢武，而姑妄以秦皇漢武崇拜之，即使有認賊作父的嫌疑也不在意。無論在知識上，感情上，這種盲目的崇拜都是無聊的。適之先生常說，孔子的墳墓總得掘他一掘纔好，這一

掘也許能使全部哲學史改換一個新局面，但是誰肯相信這個道理呢？周秦的墳墓自然更應該發了，現在所謂的周秦墳墓，實際上是不是碑面上所寫的固屬疑問，但也是一個古人的墳墓是無疑的。所以發掘可以得到兩方面的結果，一方是存心發掘的，一方是偶然掘着的。但誰有這樣的興趣，又誰有這麼的膽量呢？私人掘着的，第一是目的不正當，他們只想得錢，不想得知識，所以把發掘古墳看作掘藏一樣，一進去先將金銀珠玉搶走，其餘土器石器來不及帶走的，便胡亂搬動一番，從新將墳墓蓋好。現在發掘出來，見有亂放瓦器石器一堆者，大抵是已經古人盜掘的了。大多數人的意見，既不准有系統的發掘，而盜掘的事，又是自古已然，至今而有加無已，結果古墓依然儘被掘完，而知識上一無所得的。國人既如此不爭氣，世界學者爲替人類增加學問起見，不遠千里而來動手發掘，我們亦何敢妄加堅拒呢？陵墓而外，古代建築物，如大小二雁塔，名聲雖然甚爲好聽，但細看他的重修碑記，至早也不過是清之乾嘉，叫人如何引得起古代的印象，照樣重修原不緊要，但看建築時大抵加入新鮮分子，所以一代一代的去真愈遠。就是函谷關這樣的古跡，遠望去也已經是新式洋樓氣象。從前紹興有陶六九之子某君，被縣署及士紳囑托重修蘭亭屋宇，某君是布業出身，布業會館是他經手建造的，他又很有錢，決不會從中肥己，成績宜乎甚好了，但修好以後一看，蘭亭完全變了布業會館的樣子，邑人至今爲之惋惜。這回我到西邊一看，纔知道天下並非只有一個陶六九之子，陶六九之子到處都有的，只有山水恐怕不敢舊觀，但曲江瀾滄已經都有江沒有水了。渡瀾大橋，即是瀾橋，長如紹興之渡東橋，闊大過之，雖是民國初年重修，但聞不改原樣，所以古氣盎然。山最有

名者爲華山，我去時從瀆關到長安走旱道經過華山之下，回來又在渭河船上望了華山一路。華山最感人的地方，在於他的一個「瘦」字。他的瘦真是沒有法子形容，勉強談談，好像是綢緞舖子裏的玻璃櫃裏，瘦骨零了的鐵架子上披着一疋光亮的綢緞。他如果是人，一定是耿介自守的，但也許是弱片大癡的，這或者就是華山之下的居民的象徵罷。言跡雖然遊的也不甚少，但大都引不起好感，反把從前的幻想打破了……

其他，我也到臥龍寺去看了藏經。說到陝西，人們就會聯想到聖人偷經的故事。如果不是半年前有聖人去偷經，我這回也未必去看經罷。臥龍寺房屋甚爲完整，是清慈禧太后西巡時重修的，距今不過二十四年。我到臥龍寺的時候，方丈定慧和尚沒有在寺，我便在寺內閒逛。忽聞西屋有孩童誦經之聲，知有學塾，乃進去拜訪老夫子。分賓主坐下以後，問知老夫子是安徽人，因爲先世宦遊西安，所以隨侍在此。前年也曾往北京候差，住在安徽會館，但終不得志而返。談吐非常文雅，而衣服則襤褸已極，大褂是赤膊穿的，顏色如用醬油煮過一般。好幾顆鈕扣都沒有搭上，雖然拖着跑鞋，但是沒有襪子的，膀上兩撇清秀的鬚子，圓圓的臉，但不是健康色。——這時候內室的鴉片氣味一陣陣從門帷縫裏噴將出來，越加使我了解他的臉色何以黃瘦的原因。他只有一個兒子在身邊，已沒有其他眷屬。我問他：「自己教育也許比上學堂更好罷？」他連連的答說：「也不過以子代僕，以子代僕。」一桌上擺着些字片畫片，據他說是方丈托他補描完整的。他大概是方丈的食客一流，他不但在寺裏多年，熟悉寺內一切傳授系統，即與定慧方丈也是非常知己，所以他肯引導我到各處參觀。

藏經共有五櫃，當初製櫃是全帶抽屜的，製就以後始知安放不下，遂把抽屜統統去掉，但去掉以後又只能放滿三櫃，所以兩櫃至今空着。櫃門外描有金彩龍紋，四個大金字是「欽賜龍藏」，花紋雖尚清晰，但這五個櫃確是經過禍難來的。最近是道光年間寺曾荒廢，破屋被三數個戲班作寓，藏經雖非全被損毀，但零落散失了不少。咸同間，某年循舊例於六月六日曬經，而不料是日下午忽有狂雨，寺裏全體和尚一齊下手，還被雨打得個半乾半濕，那時老夫子還年輕，也幫同搬着的。但經有南北藏之分，南藏紙質甚好，雖經雨打，涼了幾天也就好了；北藏則從此容易受濕，到如今北藏比南藏還差遜一籌。雖說宋代藏經，其實只是宋版明印，不過南藏年代較早，是洪武時在南京印的，北藏較晚，是永樂時在北京印的。老夫子並將南藏缺本鄭重的交我閱看，知紙質果然堅實，而字跡也甚秀麗……

陝西藝術空氣的厚薄，也是我所要知道的問題。門上貼着的書畫，至少給我一個當前的引導。詩畫雖非新作，但筆致均楚楚可觀，決非市井細人毫無根柢者所能辦，然仔細研究，此種作品無非因襲舊套，數百年如一日，於藝術空氣全無影響。唐人詩畫遺風，業經中斷，而新芽長發，為時尚早。我們初到西安時候，見招待員名片中，有美術學校校長王先生者，乃與之接談數次，王君年約五十餘，前為中學幾何畫教員，容貌清秀，態度溫和，而頗喜講論。陝西教育界現況，我大抵即從王先生及女師校長張先生處得來。陝西因為連年兵亂，教育經世異常困難，前二三年，有每年只能領到七八個月者，或半年者，但近來秩序漸漸恢復，已有全塗之希望。只要從今以後，三兩年不動兵戈，一方實行

省長所希望的兵農兵工各事業，一方趕緊興修隴海路，陝州到西安鐵道，則不但教育實業日有起色，即關中人的生活狀態亦將大有改變，而藝術空氣，或可藉以加厚。我與王先生晤談以後，頗次乘暇參觀美術學校。一天，偕陳定謨先生出去閒步，不知不覺到了美術學校門口，我提議進去參觀，陳先生也贊成。一進門就望見滿院花草，在這個花草叢中，遠處矗立着一所剛造未成的教室，雖然材料大抵是黃土，這是陝西受物質的制限，一時沒有法子改良的，而建築全用新式，於以證明已有人在這環境的可能狀態之下，致力奮鬥。因值星期，且在暑假，校長王君沒有在校，出來應答的是一位教員王君。從他這里，我們得到許多關於美術學校困苦經營的歷史。陝西本來沒有美術學校，自從上海專科師範畢業回來，封至模先生從北京美術學校畢業回來，西安纔有創辦美術學校的運動。現在的校長是王君，在中學時的教師，此次王君創辦此校，乃去邀他來作校長。學校完全是私立的，除靠所入學費以外，每年得省署些須資助。但辦事人真能幹事，據王君說，這一點極少的收入，不但教員薪水，學校生活費，完全仰給於他，還要省下錢來，每年漸漸的把那不合學校之用的舊校舍，局部的改換新式。教員的薪水雖然甚少，僅有五角錢一小時，但從來沒有欠過。新教室已有兩所，現在將要落成的是第三所了。學校因為是中學程度，而且目的是為養成小學的美術教師的，功課自然不能甚高，現在圖畫、音樂、手工三科，課程大抵已臻美備。圖畫、音樂各有特別教室，照這樣困苦經營下去，陝西的藝術空氣，必將死而復蘇，薄而復厚，前途的希望是甚大的。所可惜者，美術學校尚不能收女生。據王君說，這個學校的前身是一個速成科性質，曾經舉過一班業，其中也有女生的，但甚

爲陝西人所不喜，所以從此不敢招女生了。女師校長張先生說，女師學生尙有一部分是臃尼的，然則不准與男生同學美術，亦自是意中事了……

現在再回過頭來講「苦雨」。我在歸途的京漢車上見到久雨的痕跡，但不知怎樣，我對於北方人所深畏的久雨，不覺得有什麼惡感似的。正如來信所說，北方因爲少雨，所以對於雨水沒有多少設備，房屋如此，土地也如此。其實這樣一點雨量，在南方真是家常便飯，有何水災之足云。我在京漢路一帶，又覺得所見盡是江南景色，後來纔知道遍地都長了茂草，把北方土地的黃色完全遮蔽。雨量既不算多，現在的問題是在對於雨水的設備。森林是要緊的，河道也是要緊的。馮軍這回出了如此大力，還在那裏實做「搶堵」兩個字。我希望他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水災平定以後，再做一番疏濬並沿河植樹的功夫，則不但這回氣力不算白花，以後也可以一勞永逸了。生平不善爲文，而先生却以秦遊記見勗，乃用偷懶的方法，將沿途見聞及感想，拉雜書之如右，敬請教正。

(選自伏園遊記)

愁來碰人

臧克家

「千家笑語漏遲遲，憂愁潛從物外知，

愁來碰人

獨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

吃罷了親手治辦的年餃，四處的爆竹已經響成了炸豆，聽著深汀和從遠方來的一位友人在
敲著棋子，在一盞燈光下我記起了黃仲則的這詩句來。

在封建時代，逢著鷄犬不驚的太平盛世，在鄉村裏度著年夜，那情味是再神祕沒有的了。而我們
的詩人偏捨開圓圓的家庭在這家家笑語瀟瀟遲遲的時分一個人跑到淒涼的橋頭去看一個星
斗，這行動看來古怪，想來却並不古怪。中國以往的詩人，大半是善於尋愁覓恨的，「爲寫新詞強說
愁」是「愛上層樓」的原因，那麼獨立市橋看星斗又何足怪呢？

在這天涯的年夜裏，守著一壁燈光，就讓心硬如鐵也免不了「憂愁潛從物內知」了。這一夜
真有些不同，你不想想什麼，而什麼偏紛紛的叫你非想不可。

在這活著大不易的中國，年關真是個鬼門關。在都市裏只覺得錢包緊，看見一張張紅貼把一
些商店的大門封死了，報不下歇業因而自焚的也儘有。經濟的繩索緊扣在每個人的頸上，多少性
命就這樣被絞死了。鄉村本像一個瘦鬼，一聽見「年關」馬上筋銷肉化，一變而爲骷髏。人背上
負着重債，身上連件棉衣也做不上，每家大門前你會看見人和人爲着錢爭吵，廝打，凶惡的狗抱住
要賬人的杆子，好也會變成了「時下生心」的強盜，拿一柄菜刀躲在山溝裏候着財神，一匹布，
一吊木會把你弄成個「路倒」。年關一近，人的膽好似頓然大了，而悲慘的新聞也新陳代謝的被
大家講論着了。

前天一個住在鄉下的學生寫來了下面的信：「現在我的鄉村破產的不成個樣子，整日裏聽不見別的，只聽得這家賣宅，那家當土，因為連年旱災，蟲災弄的五穀不收，人民衣食不足，就我們本地說，每年每畝地應攤的官稅私稅不下一元多錢，你想衣食都不充足，這些錢向那裏去出，典地當土沒有人要，有的把自己的女兒賣了，有的逃債不敢回家。有一個名詞不知老師知道不知道，就是「報鼓」。這是說負債還不起，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全出賣淨，最後請債主們一桌客，還上清的也就算了。這「報鼓」的事我鄉下常有，快到年的這幾天更利害。再者，過年過不去窮人有的上了吊，有的花五六分利取錢。我家經濟破產，下學期爸爸不讓我再幹了，我一直哭了三天，也沒法！老師你想想這是個什麼世界呀！」

今夜我想起了這個可憐的學生，我想起了破產的鄉村和都市，想到了天下的一切痛心的事情。我不跑到市橋上去看屋斗，坐在這燈光下，憂愁在鞭炮聲中却來碰我的心了！

舊年夜。

（選自「自由談」）

小品六章

郭沫若

1. 路畔的薔薇

小
品
文
章

清晨往松林裏去散步，我在林蔭路畔發見了一束被人遺棄了的薔薇。薔薇的花色還是鮮豔的。一朵紫紅，一朵嫩紅，一朵是病黃的象牙色中帶着幾分血暈。

我把薔薇拾在手裏了。

青翠的葉上已經凝集着細密的露珠，這顯然是昨夜被人遺棄了的。

這是可憐的少女受着薄倖的男子的欺騙，還是不幸的青年受了輕狂的婦人的玩弄呢？昨晚上甜蜜的私語，今朝的冷綠的露珠……

我把薔薇拿到家裏來了，我想找個花瓶來供養他。

花瓶我沒有，我在一隻牆角上，尋着了一個斷了頸子的盛酒的土瓶。

——薔薇啊，我雖然不能供養你以春酒，但我要供養你以清潔的流泉，清潔的素心，你在這破土瓶中雖然不免要淒淒寂寂地飄零，但比遺棄在路頭被人踐踏了的好罷。

2. 夕暮

我攜着三個孩子在屋後草場中嬉戲着的時候，夕陽正燒着海上的天壁，眉痕的新月已經現在鮮紅的雲縫裏了。

草場中放着的幾條黃牛，不時地曳着悠長的鳴聲，好像在叫牠們的主人快來牽牠們回去。我們的兩匹母雞和幾隻鷄雛，先先後後地從隣寺墓地跑回來了。

立在廚房門內的孩子們的母親在門外的沙地上撒了一握米粒出來。

母雞們咯咯地叫起來了，雞雛們也嗚嗚地爭食起來了。

——今年的成績真好呢，竟養大了十隻。

歡愉的音波，在金色的暮氣中游泳。

3. 水墨畫

天空一片灰暗，沒有絲毫的日光。

海水的藍色濃得驚人，砥岸的微波吐出羣魚喋喻的聲韻。

這是暴風雨欲來時的先兆。

海中的島嶼和烏木的雕刻一樣靜凝着了。

我攜着中食的飯匣向沙岸上走來，在一隻泊繫着的漁舟裏面坐着。

一種淡白無味的淒涼情趣——我把飯匣打開，又閉上了。

回首望見松原裏的一所孤寂的火葬場，紅磚砌成的高聳的煙囪口上冒出了一筆灰白色的飄忽的輕烟……

4. 山茶花

昨晚從山上回來，採了幾串次實，幾簇秋楂，幾枝蓓蕾着的山茶。

我把牠們投插在一個鐵壺裏而掛在壁間。

鮮紅的植子和嫩黃的次實襯着濃碧的山茶花——這是怎麼也不能描畫出的一種風味。

黑色的鐵壺更和苔衣深厚的岩骨一樣了。

今早剛從熟睡裏醒來時，小小的一室中漾着一種清香的不知名的花氣。

這是從甚麼地方吹來的呀？

原來鐵壺中投插着的山茶，竟開了四朵白色的鮮花！

啊，清秋活在我壺裏了！

5. 墓

昨朝我一人在松林裏徘徊，在一株老松樹下戲築了一座砂丘。

我說，這便是我自己的墳墓了。

我便揀了一塊白石來寫上了我自己的名字，把來做了墓碑。

我在墓的兩旁還移種了兩株稚松把牠伴守。

我今朝回想起來，又一人走來憑弔。

但我已經走遍了這莽莽的松原，我的墳墓究竟往那兒去了呢？

啊，死了的我昨日的屍骸喲，哭墓的是你自己的靈魂，我的墳墓究竟往那兒去了呢？

6. 白髮

許久儲蓄在心裏的詩料，今晨在理髮店裏又浮上了心來了。

你年青的，年青的，遠隔英山的姑娘喲，你的名姓我不會知道，你怨我只能這樣叫你了。

那回是春天的晚上罷？你替我剪了頭，替我刮了面，替我盥洗了，又替我塗了香膏。你最後替我分頭的時候，我在鏡中看見你替我拔了一根白髮。啊，你年青的，年青的，遠隔河山的姑娘呀，飄泊者自從那回離開你後又飄泊了三年，但是你的慈心替我把青春留住了。

(選自沫若小說戲曲集)

夕陽

郭沫若

在此地我很感覺着缺少了兩樣東西。一種是松林中沒有木凳，一種是海上沒有渡艇(Boat)。假如有木凳時，我想摹仿幾克翰的歌德，也坐着照張像來，留爲我日後的紀念。假如有渡艇時，我很想在星月夜中，在那平如明鏡的海波上飄搖，就雪誅一樣，在海水中淹死，我也情願！

日光之中大海明，

顏色如黃金。

友們呀，假如我死時，

請沈我屍入海心。

海涅這節詩，真是悲麗呀！我每在日暮時分，在海濱上散步時，看見海水在夕陽光中現着黃金

的顏色，總要想起這節悲麗的詩來。不管有沒有 Mermaid 或 Sirens 在裏面居住，就是海自身的誘惑已經大了。能如雪隸一樣死在海裏並得長眠在她懷中，不是免悼了沈屍的一段手續嗎？但是，我在此處寫幾句遺言：朋友，假如我是早死時，請也把我的屍首沈在海心裏罷！因爲

我倆原來是相親

我有愛海情，

海用她柔潮，

時常冰爽我方寸。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再版

現代創作散文選 全二冊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編輯者 姚 乃 麟

校訂者 儲 菊 人

出版者 上海中央書店

發行者 上海中央書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中央書店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